

年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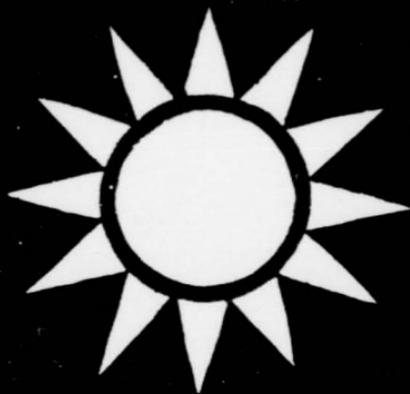
期

第

2

第

12



# 新 生 命

第 十 二 號

第 二 卷

## 新生命月刊簡章

- 一、本刊定名為新生命月刊，於每月一號發行。
- 二、本刊之宗旨，在闡揚三民主義、研究建設方案，并介紹批評各國社會思想學說及政治經濟制度。
- 三、本刊之態度，在以正確忠實的研究，為學理底闡明，不載浮囂褻激之文字。
- 四、本刊內容包含下述各項：(甲)論說，(乙)研究，(丙)國外思潮介紹，(丁)世界政治經濟狀況述評，(戊)研究資料，(己)文藝，(庚)通信。
- 五、本刊文稿除由社員供給外，並歡迎社外投稿，但須與本刊之宗旨及態度相合。
- 六、對於社外投稿，酌致酬金，每千字三元至五元，如有長篇鉅著，特別從優致酬。

## 投稿簡章

- 一、投寄之稿，須與本刊的宗旨態度及內容相合。本刊宗旨態度及內容見本刊簡章。
- 二、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并加新式標點符號，最好能按照每頁二十行每行二十五字繕寫。
- 三、本刊文稿以語體文為原則。
- 四、投寄之稿，如係翻譯，請將原文一併附寄。
- 五、投寄之稿，無論登載與否，原稿概不退還，惟未登之稿，在五千字以上，且附寄郵費預先申明者，不在此例。
- 六、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改。
- 七、登載之稿，照本刊簡章所定辦法，酌與薄酬。
- 八、投稿請逕寄上海霞飛路霞飛坊十九號本社編輯部。

## 本刊徵文啓事

- 本刊徵求下列各項著作或譯述，望讀者踴躍投稿。
- 一、關於知難行易學說之哲學的，與心理學的研究。
  - 二、關於三民主義之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經濟學的、與哲學的研究。
  - 三、關於建國大綱，實業計劃之理論的與實際的研究。
  - 四、關於本黨一切政綱之理論的與實際的研究。
  - 五、關於中國民族史之研究。
  - 六、關於中國各地民族狀況的調查與研究。
  - 七、關於中國民族移殖之調查，及關於移民之發展獎勵保護等之計劃。
  - 八、關於中國社會、政治、經濟之歷史及制度之研究。
  - 九、關於中國各地勞動狀況之調查。
  - 十、關於中國各地財政經濟現狀之調查。
  - 十一、關於各種社會主義之研究。
  - 十二、關於各國革命史的研究。
  - 十三、關於各國政黨之研究。
  - 十四、關於各國社會政治、經濟現狀及國際關係的研究。
  - 十五、關於各國社會政治經濟法律制度的研究。
  - 十六、關於各國勞動狀況及勞動政策的研究。
  - 十七、關於各弱小民族現狀之研究。

# 新生命第二卷第十二號目錄

- 一、人權與憲法……………梅思平
- 二、論國民會議……………蕭成
- 三、國際政治現勢力的解剖……………李立俠
- 四、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朱佩我
- 五、唐代之賤名制度……………方岳
- 六、美國的資本輸出……………胡愈之
- 七、芬蘭的農地改革……………彭補拙
- 八、資本主義十年的危機(續完)……………瓦爾加
- 九、最近十年來關於中國的英美俄德文獻……………趙亦民
- 十、社會問題研究……………林民
- 十一、國際近事……………樊仲雲
- 十二、玩悲劇的人(小說)……………陳醉雲

附載 新生命第二卷總目錄分類一覽表

調查社會實情  
評述中外大事

時

事

月

報



第二期十二月一日出版

△要目▽

導淮計劃之過去與現在

江蘇農民銀行組織及其現狀

國際勞動會議之經過

汎太平洋會議

英美海軍談判

海牙會議與德國賠款問題(續)

十六個育嬰堂之調查

國內新聞 外交 財政

金融 教育 立法等

時事插畫及攝影

國外新聞 四十餘國

零售 每冊 二角五分

預定 全年十二冊 二元五角

行發 社報月事時 京南



# 人權與憲法

梅思平

在最近，我們言論界發生了極可注意的事：就是一月以前新月雜誌第二卷第二期和第四期上面，我們看見有胡適之先生的『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有憲法』和『知難行亦不易』等文章。『知難行亦不易』一文，我始終沒有讀過，而且，因為這是哲學的問題，我個人沒有什麼研究，不敢發表意見。現在只就前面兩篇文章，發表個人的批評意見：

我讀過了這兩篇文章，覺得胡先生的主張，約有下列三點：

- 一 人權非約法或憲法不能保障——這是他的基本觀念。
- 二 現在人權方面最大危險，即是政府侵犯人權——他關於這點，舉了許多事實做證明。這是他最近的感觸，亦其文章之第二論點。

三 訓政時期定要一部憲法或約法，始可以實施訓政！他以為沒有憲法或約法是不能訓政的。關於這一點，他不但於現狀有所批評，而於 總理的理想亦有所懷疑。

以上三項，為胡先生三大論點，但在批評三者之先，有一個根本問題須加討論。即人權二字，根本發生問題。現在為討論便利起見，分為下列四項，來研究：

- 一 根本便無所謂人權，胡先生用人權二字已有錯誤。
- 二 人權非憲法或約法所能保障。
- 三 法律的存在和法律的執行。
- 四 訓政時期決不能有什麼憲法或約法。

人權二字在中國已經很普遍了。我說根本無所謂人權似乎有點奇怪，但此非我個人極端之理論，乃現在二十世紀一般法學界政治學界所承認者。人權 *Right of Man* 學說，在理論方面，根據於十八世紀之哲學思想，事實方面，則根據於法國大革命時代之人權宣言，然法國大革命時代之人權宣言，亦基於十八世紀之哲學思想，故所謂人權者，直認其為十八世紀哲學之產物，亦無不可。他們講人權的，承認個人原來是孤立的，社會與國家，是以後產生的。所以他們承認人生而有權，這些權是天賦與他的，和別的人沒有關係。現在要問這個觀念是否合理。經十九世紀以來，社會科學發達，乃知此種觀念，完全錯誤。盧梭等說人生而自由，社會科學的結論却是人生而不自由。與其說人生而天賦與權利，無甯謂人生而社會賦與義務。十八世紀學者注意於權利，二十世紀的學者却注意於義務。人生在社會上面，社會給他種種義務。一舉一動，莫不為社會所限制。

現在社會連帶法學派，根本否認權利。這是法學界中之權利否認說。他們認定社會上個人只有義務，法學上所以有權利之規定者，其基本便是義務。這派學說，雖然僅為法學中之一派別，但在中國現狀，是值得提倡的。中國人

自私自利的觀念太發達了，我們在中國講法學，便應該提倡義務說。所以人權二字，便講不通，我們只能講義務，不可更講權利。如果胡先生聽到這句話，一定要說：現在政府已侵犯人民之權利，你更去提倡義務？則人民權利被損害不是更利害嗎？我們可以回答說：政府和人民要有一樣的義務。在社會上，一個人責任愈大，則他的義務亦愈大。譬如學生只要守校規便了事，教職員責任重些，他的義務便大些。政府管理人民，乃是義務，不是權利，政府的責任大，而人民之責任小。故政府之義務，比人民更大的。由此可見本黨之統治中國，亦是一種義務，並不是什麼權利，一般同志看錯了，以為以黨治國，乃是本黨一種權利，殊不知救中國建中國都是每個黨員的義務，決不是黨員的權利。

個人有個人的義務，一黨有一黨的義務，所有黨員，除了有國民的義務外，還加上黨員的義務。在中國現在情形之下，中國國民黨的責任比什麼團體都要大些，換言之，中國國民黨的義務比什麼團體都要多些。我們提倡這種學說，定可以掃除許多流弊。黨人如果都要明瞭這一層，則可以注意到人民的利益，我們不必講權利，只要注意義務，則政治上許多流弊可以免去了。

由此看來，權利說實遠不若義務說之適宜合理。在義務說的觀點下，普通所謂人權，即所謂自由。自由之意義，無非使大家得有平等發展之機會，與其說為自由，無甯說是平等，因自由是以平等為基礎的。要大家有平等發展之機會，如何可以做得呢？最重要的要求，便是法治。個人要守法，政府亦要守法。在現在，講個人的權利，還不如去講守法。法治的觀念，我們可以承認的。胡先生鼓吹人權，他基本的錯誤，便是不明瞭人權的基礎却在於義務上面。關於這一層，是要胡先生格外注意的。

## 二

人權（自由）決不是憲法或約法所可能保障的。我們既然明白，人權觀念，根本不能承認，而普通所謂人權，只是法律上給大家以平等發展之機會。不過這種人權如何保障，當然是很大的問題。胡先生以為有憲法或約法才能保障人權，這是很大的錯誤。我們知道：憲法之能保障人權，是很有限的。法國大革命以後，憲法上面，都有保障人權之規定，把人權的內容，分別的列入憲法條文之內，但是從一七九一年到十九世紀中葉，法國人的人權是最沒有保障的。在恐怖時代，人權保障，在憲法中規定最多，而法

國人權被蹂躪者至甚，直至一八七五年訂定憲法，這部憲法，是由三部憲法合併而成的，人權宣言，却沒有放進這部只能抵得一部中華民國政府組織法大小的憲法裏面，然一八七五年以後比之於一七九一年後的一段，法國人權比較有保障的得多了。所以由法國一國看來，人權不能由憲法來保障，是很清楚的事實了。

再就英國來看：英國沒有一部憲法，是規定保障人權的。大憲章等法，並沒有像法國人權宣言之例舉人民應有之權利而加以保障者，所以英國的保障人權，僅靠普通法律上的規定而無憲法上之特殊的保障。在實際上，世界各國，却以英國人民之人權最得保障。他却並沒有什麼憲法或約法。再就其他各國來看：一九一九年的德國憲法，一七八九年的美國憲法，其憲法中均有保障人權之規定，表面看去，似乎美國德國的人權，都有賴於憲法之保障。實際上並不如此。美國德國等先進國家，其人權保障不在於憲法，而在於一般法典，如民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尤以刑事訴訟法一項為最重要。如果說因為美德的憲法上有保障人權規定而獲此效果，則太不懂得法律了。

中國亦有一個時期，曾把人民應有之權利，明定於憲法條文之內。臨時約法第六條，規定了人民身體非依法律不

得逮捕，以及人民有財產自由結婚自由居住自由遷徙自由信教自由等等。這種抽象的條文，是否能夠保障人權呢？我們只要看他起頭使用「非依法律」等字，可見憲法之保障人權，尚有賴於普通之法律了，如果一國人民，只靠此幾條抽象條文的保障，則這保障一定等於沒有。總而言之，保障人權決不能靠憲法的明文規定。反而言之，憲法上即沒有保障人權之規定，如英國的情形，因為普通法律的完備，人權反而可得多少的保障。如果其他法律不完備，則人權保障雖有憲法之規定而不得奏效，袁世凱時代，臨時約法還存在，當時的人權保障是否比現在高明些呢？胡先生以為現在沒有約法，故人權不得保障，然而當時臨時約法尚在，中國的人權有沒有保障呢？胡先生自己難道不知道嗎？

所以人權的保障，非簡單抽象之憲法或約法所可奏效，現在中國國民黨黨治之下，人權有無保障呢？胡先生在他文章裏面，引四月二十日國民政府保障人權之命令以為責難，他問在國民黨黨治下，到底有什麼法律可以保障人權的。這樣一問，好像中國國民黨已被他問倒了。其實，中國國民黨治下何嘗沒有法律，因為官吏執行之力，與司法制度之未能改良，有時人權失此保障，是不免的，但保

障人權的法律總是存在的。他看到了四月二十日國民政府的命令，便馬上發生這個問題，我想，這一問也太過笨了。民法刑法，都是可以保障人權的。胡先生問財產有什麼保障，其實保障財產就是民法。在現在雖然僅公布了民法總則，然而許多重要問題，如債權物權，都有判例存在，可以依據，其効力和法律相同。民法方面，以債權物權二部分為最要，只要能依照判例去執行，則很夠保障了。財產被損害更利害之時，有刑法做你的保障，譬如今天胡先生在上海南京路被強盜搶去了千塊錢，則你可以向臨時法院呈訴，他自然會替你處置的。他每年向商務印書館抽千多塊錢版稅，如果商務的老板不給時，他也可以向上海地方法院去控告啊！因為他天天生活在法律裏面，故不知道有法律保障他。更進一步說，現在中國保障人權之抽象的法律原則，也未嘗沒有。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規定了人民應有的種種自由，其性質與法國革命時代之人權宣言相同。中國國民黨的宣言，應該以法律相看待，因為現在以黨治國，黨的宣言，不但是給國民一種限制，同時給自己以一種拘束。所以許多黨的宣言，都是我們的法律。說到身體自由，刑法中大部分都是為保障身體自由而規定的。譬如今天在南京路上有刮胡先生一個耳光

，則他馬上可以向法庭起訴。現在中國固然沒有約法或憲法，然具體的事實和保障人民的法律，依舊存在。胡先生只看見憲法條文，而忽略了實際，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 三

胡先生又舉出好幾件事實，以證明現在中國人民的人權如何受政府的侵害，這些事實，在法律上研究起來，是很有興趣的。他自己根本不懂法律，他說：國民政府四月二十日之命令中，說個人或團體不能侵犯他人之財產，他很懷疑，如果政府侵犯了人民的財產，則便不要受其他制裁嗎？政府本身決不會侵犯人權的，要是人權被政府侵犯，則不是政府而是官吏。他分析不開官吏和政府；官吏還依然是一個「個人」，不過他的身分和其他個人不同，官吏是國民的身分更兼官吏之身分的。他所舉的各種事實，即使不錯，至多也只能說是官吏侵犯人民的自由。官吏侵犯人民自由，當然有法律為人民之保障的。官吏犯瀆職罪是處罰的。譬如前幾天報紙上登載，有大家女子，在馬路上經過，巡捕硬說他是出來拉客的，把他拉進捕房中去。巡捕以良家女子為娼妓，是犯了瀆職之罪，所以法院便加他以處分。一個行政官，如誤殺一個人，自然有法律為制裁

，如果誤殺或誣殺者是軍人，則有陸軍刑法去處置他的。胡先生所舉的幾個例子，至多只能說法律沒有執行，法律沒有執行和法律之有無存在，是有分別的。古今中外無無法之國，在英國法國，沒有一天沒有人犯法的，依照胡先生所舉的事實，我們只能說在中國現在，有許多瀆職犯罪的官吏，不能說中國現在沒有保障人民的法律。而且，法律能夠執行的地方，至少，會比法律不能執行的地方多些。

胡先生舉出他自己言論不能自由的事實，以為這是政府侵犯人權的證據。言論自由，在各國原則上是承認的。但所施的制度，各各不同。英國法律中無所謂言論自由，英國從沒有保障言論自由之法律，可是，却有言論不自由的法律。例如在書中畫中或其他印刷物中，只要有罵人或污辱他人的地方，便可以構成污辱之罪名。這個罪名，在英國法律上是很容易構成的。在胡先生「知難行亦不易」的文章裏，聽說有許多地方是罵人的。如「頑固頭腦……」「執符子弟……」等，都是謾罵人們的，如果是在英國，胡先生便要在法庭裏面吃官司了，因這是一個罪名，而起碼可以罰你幾塊錢。而且，不但胡先生要吃官司，我自己也是犯着罪名的。因為在英國法律的規定，轉述他人罵人的話

，是不許的，現在我把胡先生的話轉述一遍，不是犯了這個罪名嗎？所以於英國的法律看來，也可以說言論是很自由的。現在工黨組閣，保守黨對於敵黨即有所攻擊，亦非常大方，不像中國報紙之開口就是幾聲大罵的。不過在英國，出版方面除了構成刑法上的罪名外，却是完全自由的，這是英國保障言論自由的制度。

再就法國來看，法國的出版自由，在人權宣言上面，是大書特書着的。一七九一到一八三〇年間，法國訂定了好幾種憲法，對於言論自由，都有明文之規定，表面上法國對於言論自由最為重視，其實際結果，法國的言論却是最不自由。自一七九一年後，報紙的檢查非常利害，直至一八三〇年的憲法訂定，因感覺到檢查的制度太不好，所以把這一項規定取消了。但是所謂取消也者，只是取消了明文之規定，而實際上檢查制度仍是進行着，只算是無名有實的制度罷。到了拿破崙第三時代，這個制度更來得兇。法國是著名的保障言論自由的國家，然而實際上也不能做到。現在在原則上，政府還可以干涉出版自由的。其他大陸國家，亦莫不如此。大陸國家和英國有一個很大區別，便是大陸國家政府對於人民思想，取干涉之態度，說好聽一點，是政府要領導人民的思想。英國却是相反，除了構

成刑法上的罪名外，於人民出版自由是不加干涉的。

我們想，在中國的情形，尤其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我們對於人民思想，應該取英國的不干涉主義，或取大陸之干涉主義呢？我們如果採取後一種主義，我們也不見得違反人權啊！因為法國是人權宣言的國家，也採取着後一種主義哩！中國政府對於出版物實行檢查制度，在原則上是很對的。如果不加干涉，則一切反革命的理論都要來了。

我們現在試退一百步，假定胡先生所舉的各種事實，承認他是事實，也只能說現在有人犯法，而不能說根本沒有法律存在。他更舉了許多例子，說政府可以隨便加人以反革命、土豪、劣紳等名義，而沒收他人之財產。我們由此更可以證明胡先生沒有把事實和法律分別清楚。現在因為加上反革命及土豪劣紳的頭銜而受冤枉的事，不能說是沒有。但是反革命治罪條例，我們早有明文存在，並不是要由政府隨便加個反革命名義而即沒收人民財產的。這個條例，以前有特別法庭執行，現在特別法庭廢除，歸普通法院執行，較為妥善。這是一種特別法，然仍是根據民法總則而來的。凡誣告者也同樣可以受罪，我們雖然不知道因為此事冤枉了多少人，然而我們知道對於誣告者辦罪，是

法律所允許的。土豪劣紳之治罪，亦有專門的法律存在，胡先生閉着眼睛，口口聲聲說中國沒有法律，人權沒有保障。實則中國國民程度之幼稚，法治精神未發達，冤枉了的事情當然不免，但是這並不是專門土豪劣紳們吃着黨員的虧，黨員吃土豪劣紳的虧更大哩！

在現在的中國，因為人民幼稚、官吏幼稚，造下許多冤枉的事情。不過我們曉得，這種現象，在各國都不能免。如果胡先生請政府特別注意這些事實，以圖將來避免冤枉事情發生，那是很合理的。他一口咬定現在根本沒有法律，則是很不對的。現在黨外的人，以胡先生舉出了這些事實，真是國民黨不行的鐵證了。實則胡先生根本把官吏和孫府兩個觀念弄混了，把法律之有無和執行之程度弄不清楚。我們知道，國民政府四月二十日之命令，官吏當然包括於個人一項裏面，而且這個命令，還教行政院司法院特別注意，則政府保障人權的用意，很明顯可見了。胡先生所舉的幾件事實，又何曾有損乎政府命令於萬一呢！

#### 四

胡先生的主張，在訓政時期，要有一部憲法。他的話中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他說，民主政治同時也是施行政治

的教育，如果有一部憲法，於是人民才可以得受憲法之訓練而完成訓政之工作。他所主張的憲法，是用以訓練人民的，無憲法無以施訓政，這是他最主要的意見，我想，胡先生把憲法的內容和憲法的形式，看做一樣東西了。憲法的內容是可以訓練人民的，至於憲法的形式，却是毫不關重要的。總理說：在訓政時期，人民享有地方自治權。這種規定，便是憲法的內容了。憲法的形式，原是可有可無的，如果有憲法的形式才可謂之憲法，則英國到現在還沒有經過訓政哩！英國人民之受政治教育，比其他各國較完善些，而英國並沒有成文的憲法。所以施行政治教育，憲法的形式是不一定需要的。他把憲法和「憲法典」二名辭混不清楚了，所以有這樣的錯誤。

他所下憲法的定義，非常可笑。憲法的定義，學者所下的不知多少，然而現在下憲法定義的人，決沒有認一部法典為憲法的。除是十八世紀的法學家，才為這樣的觀念。胡先生不是法學家，我們批評他當然不能太過於嚴格。如果他有一點法學知識，則亦只能算一位十八世紀民約論的法學家而已。他的哲學是可以佩服的，他的法學却是不行。憲法最妥當的定義，是說憲法乃是規定政府基本組織及行動的法典或習慣。凡是一個國家只要有這種習慣，雖沒

有明文之法典，亦可說是有憲法的。現在中國沒有特別的憲法法典，但憲法仍舊是有着的，建國大綱是憲法，國民政府組織法及訓政綱領也是憲法。並且進一步說，中國憲法的法典也可以說完備了：這便是國民政府組織法。國民政府組織法的內容，可抵得法國在一八七五年所頒布的三部憲法，如果胡先生向我要中國憲法法典，我便可以把這個東西給他，如果他更要一點，我便把建國大綱給他。他所奇怪的只是這些憲法上面為什麼沒有人民自由的規定，因為普通的憲法，劈首總是例舉人民有多少自由的。我們認定這是無妨的。對於這一點英國某法學博士來華的時候，亦曾提起，經謝瀛洲先生詳加批評，這裏不能再述。

總理為什麼主張訓政時期不要憲法法典呢？總理實有很深的意思在內。憲法的形式是不重要的，但是很有關係的。因憲法如果定得不好，便非常危險。剛性憲法和柔性憲法之利弊，在以前者有許多人討論過了。英國是用柔性憲法的，因他的人民程度較高，故憲法時常可以為通應時代需要而更動，且不發生流弊。總理為着這個問題，想

謀一個適當的解決，故主張於訓政時期先行試驗，到了相當把握之後，再定下法典，使將來再不會發生危險。

總理對於憲法史有很深的研究，故能有此種有價值之發現。在訓政時期試驗到有相當效果，再行訂定的法典，在實施上決不會感覺困難的。以前天壇草案曹錕時代之憲法，其內容不能不謂完滿，然如實行時之感困難乎？法國在大革命以後，陸續的訂了十多部憲法，都弄得糟糕，沒有結果。中南美各國，也時常宣佈憲法法典，亦沒有好的結果。所以頒布一部憲法法典，不能隨便憑着理想，這不是可以開頑笑的事，要到處試驗才有把握。胡先生是一位實驗主義者，為什麼在這種地方却不講實驗了。他知道臨時約法及曹錕時代的憲法不能實行，但他僅只曉得謾罵而不去問一問為什麼這憲法不能實行。憲法要有實際上的効力，在法典公佈之後，便可實行，才是有用的憲法，如果只憑理想，而濫行頒佈，則只有失憲法之尊嚴，養成人民破壞憲法之習慣而已，所以主張先有憲法法典而後訓政，其說法未免過於幼稚。





## 論國民會議

蕭成

在北洋軍閥支配之下，每於政局糾紛沒有辦法的時候，即有一部分的人出而主張恢復國會。他們的動機如何，現在姑且不說，至於他們的見解，則大約如次。——國會是代表民意的，政局糾紛則由於一二人意見的衝突，所以若能召集國會，使其解決一切，那末，政局的糾紛一定可以消滅。

這個見解是不錯的，公意本來可以打倒私意。但是公意可以打倒私意，不過是一種「可以」的問題，至能實現為事實者，必須公意有了強行力。同樣，國會能夠解決政局的糾紛，亦必須國會有了絕對權力。

政治問題是一種力的問題 (eine Machfrage)，政局的糾紛則為力的衝突，即這一個力同那一個力衝突。在力的本身，固然有是非善惡的區別，然勝敗之數則決定於力的

大小。中國國會是累次被人解散又解散的，被人解散而不能反抗，這已可證明牠沒有力量了。何況國會是言論機關，並不是執行機關，財權是在當局者的手裏，兵權是在當局者的手裏，國會所有的武器，只惟舌與筆，則牠更何能說服有實力的武人，使其服從於己呢？

更進一步觀之，國會能夠有絕對權力的，除了歷史的關係之外，尚須國會本身是一種統一的集團，有一種共同的目標，能夠表示統一的意思強迫當局實行。但是這個條件，中國國會是沒有的。既然沒有，則在開會之時，牠本身已將分離為無數的小集團，自相攻訐，何能發表堂堂的政見，一面使國民贊成，同時使當局實行呢？

若觀察各國的歷史，則更可知：在政局發生糾紛的時候，只惟最高的權力（黨的、階級的、或個人的），才能解

決一切，至於像國會那樣的言論機關，則不過增加糾紛，絕對沒有建設政治的能力。像國會那樣的言論機關，雖然沒有建設政治的能力，但有時却可成爲革命的導火線，如法國革命前的 Etais Generaux，便是一個例子。然在這個時候，亦須有統一的黨權指導牠而後可。統一的黨權對於牠，好像軍隊中的司令部，司令部沒有力量，軍隊也是沒有力量的。

可憐當時的人不知道這個理田，而乃於政局糾紛的時候，實行國會的恢復，段祺瑞恢復了國會，吳佩孚也恢復了國會，弄到結果，國會竟變成豬槽，而釀成曹錕的賄選總統。

我們何以要重提舊事呢？因爲知道過去，便可知道現在，又可知道將來。過去國會的失敗，實可證明此後要解決政治，絕對不宜召集像國會那樣的機關。政治的解決，只惟力！

反對我們的將說：你們既然主張像國會那樣的機關不能解決國是，那末，便是主張在現在或最近的將來，像國會那樣的機關不要召集。然而總理遺囑上面不是有「……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麼？國民會議的分子和組織雖與國會不同，但其性質不是一樣

麼？

不錯，總理遺囑是有這樣文句的，但我們讀了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都不能發見國民會議的根據，然這四種遺著乃是總理遺囑我們必須「依據」的。建國大綱上面，雖有國民大會的機關，但我們若看牠的組織、權限、和召集時期，又可知道牠不是於政局糾紛之時所能召集的了。

先就組織說，建國大綱第十四條說：「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後，得選國民代表一員，以組織代表會，參預中央政事。」由這條看來，便是國民大會是由每自治縣所選出的代表組織的了。但是一縣不是自治縣，又怎樣地決定牠呢？建國大綱第八條說：「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會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會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暫行革命之主義，則爲完全自治之縣。」換句話說，每縣能否成爲完全自治之縣，除了清查人口、測量土地、辦理警衛、修築道路、訓練四權之外，尙以該縣人民暫行革命之主義（即建國大綱第一條的「革命之三民主義」）爲條件之一。所以國民大會實由全

國各縣的三民主義者所選出的代表，以組織之。

次就權限說，建國大綱第廿三條說：「……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第廿四條又說：「……即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有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有複決權。」所以國民大會的權限乃為憲法和法律的修改及制裁公僕的失職。

三就召集時期說，根據上面所述（關於國民大會的組織），已可知國民大會是在各縣完成其自治的時候，才可召集的了。建國大綱第廿三條又說：「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所以國民大會的召集時期，明明白白是在於各縣的自治完成了之後。

就組織說，就權限說，就召集的時期說，都可知國民大會，不是於短時間的所能召集，更不是用以解決政局的紛糾了。這就是說建國大綱上的國民大會，與遺囑上的國民會議，完全不同。

那末，國民會議是甚麼東西呢？這個名稱在總理指示我們必須「依據」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上面雖然沒有，但却可發見於北上宣言之中，又可發見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總理對上

海新聞記者所作的演說詞之中，更可發見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總理對長崎中國學生會所作的演說詞之中。原來國民會議既然載在總理遺囑上面，而總理遺囑又作於北上臨終之際，所以遺囑上的國民會議，便是北上宣言上的國民會議，又是上述二個演說詞上的國民會議。我現在試把北上宣言及上述二個演說詞為根據，說明國民會議的組織、職權、召集日期，由此以證明國民會議在今日是否尚有存在的價值。

先就組織說，北上宣言說：「……而在國民會議召集以前，主張先召集一預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事。預備會議以左列團體之代表組織之，（一）現代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共同反對曹吳各軍，（九）政黨。以上各團體之代表，由各團體之機關派出之。人數宜少，以期迅速召集。國民會議之組織，其團體代表，與預備會議同，惟其代表須由各團體之團員，直接選出，人數當較預備會議為多。」此外又於對上海新聞記者所作的演說詞中說：「大概講起來，是要開一個國民會議，用全國已成的團體做基礎，派出代表來共同組織會議。」更於對長崎中國學生會所作的演說詞中

說：「所以我們國民黨提唱的國民會議，主張用全國有組織的團體，來做基礎，這是很容易辦得到的。甚麼是全國已經有了組織的團體呢？就是（一）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反對曹吳各軍隊，（九）各政黨。」由此觀之，可知國民會議乃以已成的團體做基礎，國民黨在這些團體之間，不過一個 Beulah。所以第一當問當時存在的團體，現在是否存在，如其有些團體已經消滅，那末，須怎樣地湊成才可，由是在開會之前，便有一番爭論，延而害及國民會議本身不能成立了。第二當問國民黨是否放棄「以黨治國」的主張，即放棄自己的領導權，而下與其他一切團體為伍，如其不然，則國民會議豈可容許其開？若開，那末，國民黨一定失去領導權，雖現在那樣的地位也不能維持了。

次就職權說，北上宣言會說明國民會議的目的，在「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而總理對上海新聞記者所作的演說詞，更明白地說：「現在所應該注重的大綱，一共只有兩點：第一點是國內人民的生活，究竟要用甚麼方法，可以救濟；第二點是中國受外國的種種壓迫，究竟要用甚麼方法，可以挽救。」又說：「我門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在國

民會議席上，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此外對長崎中國學生會所作演說詞中亦說：「我們組織國民會議的目的，是要解決兩個大問題。這兩個大問題，一個就是解決國內民生問題，二個是打破列強的侵略。要打破列強的侵略，就是要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收回海關租界和領事裁判權。」民生問題的解決和帝國主義的打倒，我們是要求不已的，但要達成這個目的，實在不是國民會議所能成功，（總理也是知道其不成功的，但總理所以主張開國民會議，乃有其他目的待後再說。）不過當時北洋軍閥的賣國政府，絕對沒有能力實行這個使命，所以乃主張國民會議。要是全國已經統治在國民黨之下而又主張國民會議，即就是滑稽到極端了。

三就召集時期說，總理對上海新聞記者所作的演說詞中，有一段話：「說到中國人數，向來都是號稱四萬萬。但是真正戶口冊，總沒有調查清楚，如果用的確人數做基礎，不是短時間辦得到的事，在短時間內辦不到，便失去了這個機會。」由這一段話看來，可知總理在當時乃欲在最短時間之內，召集國民會議，現在距當時，已經有五六六年之久，現在的環境已經與當時不同，所以現在實在不必主張開國民會議。

其實，在當時，欲用國民會議，以解決國是，也是沒有成功的希望的。既然沒有成功的希望，而乃主張召集國民會議者，乃有其他目的，我現在試把這個目的，詳細說明一下。

政治問題是實際問題，對付政治問題的政策，當應政治環境而變化。在總理北上之時，就中國說，就中國國民黨說，其環境都與現在的不同。一面曹吳已倒，段張馮三個勢力鼎足而立，誰都不能支配誰，即當時沒有一個最大的勢力，可以駕御一切，同時國民黨的勢力又只局限於廣東一省，而在廣東一省之內，又到處有反革命的勢力，與國民黨抗衡。總理應這個環境的要求，所以挺身北上，主張國民會議。就是總理主張國民會議，第一是適應於當時中國的環境，第二是適應於國民黨的環境，一面欲乘北洋軍閥的勢力平衡，創造了一個較大的勢力，同時則欲把國民黨的勢力，由廣東擴張到全國尤其是封建勢力較深的中國北部。

國民會議的無結果，總理是知道的。然總理的見解，則以為軍閥有兵隊，我有民衆，兵隊與民衆相遇，一定是兵隊敗而民衆勝，所以北上宣言歷陳袁世凱吳佩孚的失敗經過，并說：「帝國主義之援助，終不敵國民之覺悟。」

但是國民是散在各地的，要使散在各地的國民成爲一個力量，必須國民有組織，這個組織在當時則爲工會、農會、商會、學生會、政黨等等。能夠集合這些組織，則其力量更大，集合的方法，便是國民會議。

如上所言，當時國民黨的勢力是很微弱的，不過國民黨比較其他團體，有一定的主義，有鞏固的組織，所以國民黨若能召集成功，那末，國民黨便可利用國民會議，以擴張自己的勢力。北上宣言說：「本黨所主張之國民會議實現之後，本黨將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列之政綱，提出於國民會議，期得國民澈底的明瞭與贊助。」讀了這些文句，就可知道總理的目的所在。

更進一步觀之，如前所言，集議機關雖然沒有建設政治的能力，但有時却可成爲革命的導火線。同樣，國民會議雖然沒有力量，但召集了之後，又不難使其成爲革命的原動力。總理對上海新聞記者所作的演說詞中說：「若是武人還執迷不悟，我們國民只可以宣布他們的橫暴。」由全國民衆宣布他們的橫暴，其影響所及，自然是很大的。然要使其爆發爲全國的革命者，又須有一個最高的權力引導牠們而後可。在當時，國民黨的勢力雖然不甚大，然由有主義和有組織這二點上說，却比國內任何團體的勢力都大

，因此，國民黨又不難應着環境的要求，出來指導革命。這樣看來，可知總理當時主張國民會議，實在不是要利用國民會議以解決國是，乃是要利用國民會議以擴大革命運動。換句話說，國民會議若能召集成功，則不論其成敗如何，都可用以喚醒民衆出來作革命運動。

這樣的情形，是總理由廣東出發而至於乘危時的現象，所以彌留之際，尙以速開國民會議相囑。就是國民會議乃應付當時政治環境而發生，其能否成功，惟在於最短期間內決定。這個期間過了之後，國民會議不但沒有成立的希望，而且成立了之後，又沒有甚麼效用，所以遺囑上面又有「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文句。

綜括上面所述，我們可得結論如次。就是中國及國民黨的環境，如果還和總理逝世當時一樣者，則本黨同志，應該於最短期間之內，促開國民會議。反之，中國及國民黨的環境，如果已和總理逝世當時不一樣者，則本黨同志應該根據建國大綱所定的革命方略（軍政、訓政、憲政）完成國民革命。

於此，我們便有一查現在中國及國民黨的環境到底是怎麼樣子的必要。誰都知道現在中國乃統一於國民黨之下，國民黨實是現在中國的惟一的權力者。雖然各地尙有反革

命的軍閥，然此不過一時的現象，而與俄國革命之後，白軍在西比利亞一帶反對的事實完全一樣。但是，若要消滅這些反革命的軍閥，只有提高黨權，建設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實行總理所規定的革命方略，才有功效。如果於此之外，再欲召集國民會議，那就不過徒徒增加糾紛而已。

革命後的紛糾，是一種必然的現象，要消滅這個紛糾，自然必須中央政府的行政合於民意，然中央政府能夠實行合於民意的政治者，又須以強固的集權為第一前提。俄國政府的行政是好是壞，現在姑且不論，然俄國政府的權力，的確是很偉大的，特洛斯基不行，即把特洛斯基免職，布哈林不行，即把布哈林免職，有這樣強固的政府，才能實行預定的計劃。在今日中國，最重要的，即在於建設一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由實力創造出來的，并不是由會議議決出來的。沒有強力的中央政府，任何方法都不能解決中國今日的問題，這是理之至明的。召集國民會議，仍把中央政府所應解決的事，委託於烏合團體去解決，這種辦法在東西古今的歷史上，都沒有成功的先例。

何況國民黨是主張「以黨治國」的，黨的力量，已經打到長江，打到黃河，使全國掛了青天白日的旗幟。現在又於

國民黨之外，召集各種團體，甚者如其他政黨，如各種軍隊，亦許其有派遣代表的權限，那不是破壞國民黨的黨權而何！那不是造成反動政黨有活動的機會而何！那不是使軍人干政而何！

國民革命能不能成功，完全看乎總理所定的革命方略有沒有循守。革命方略是載在建國大綱上面的，牠分革命時期爲軍政、訓政、憲政三期。在軍政時期，是主張用兵力以掃除國內的障礙的；在訓政時期，最重要的是主張籌備地方自治，以造成憲政的基礎的；到了憲政時期，而後再召集集議機關的國民大會，使其解決一切。所以中國目前的最大問題，乃爲國內障礙的掃除，和地方自治的籌備。這些二者完全依靠於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沒有權力，任何良策都難實行。然國民會議則不能創造一個權力出來，所以在政局紛糾之時，若主張召集國民會議者，不但不能解決紛糾，而且增加紛糾。

現在的情形已與十三年時候不同了。在民國十三年，國民黨可由國民會議，擴大其革命運動。在現在，則國民黨將由國民會議的召集，失去一切力量，而破壞革命運動。

何以呢？現在中國是統一在國民黨之下的，國民會議則於國民黨之外，尙許可其他團體共同出席會議，所以國民會議開了之後，國民黨在會議內所處的地位，不過與其他團體相同，而爲會議中的一個分子。然革命事業，是要有統一的權力，而後才能實行的。國民黨是今日革命的惟一權力者，現在乃細分國民黨的權力，一部給與工會、一部給與農會、一部給與商會、一部給與學生會、一部給與軍隊、一部給與其他政黨、試問牠們能夠和衷共濟麼？若其不能，則何能表示統一的意思，而實行一定的政策。何況近日民主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又復勃勃欲逞其野心，他們實可利用國民會議，破壞國民黨的權力呢？這樣一來，豈但國民黨歸於消滅，便是國民革命，也要中途失敗。

要之，國民黨如果現在還是在野黨，那便無妨主張國民會議，乘此以擴大對於軍閥的革命。反之，國民黨如果是一個執政黨，那末，國民會議便將爲他人所利用，而釀成對於國民黨的革命，所以在現在，國民會議是萬萬不可召集的。



新生命書局出版

# 帝國主義研究

帝國主義與國際經濟

實價八角

奧其詳著 資本主義的發展從國民經濟到了世界經濟，於是帝國主義，故帝國主義與國際間的經濟關係，實是密切的連帶著。本書即以此為根據，申說帝國主義的成立，及其向外發展，搶奪市場，獨占資源等等，可說是一部未經探的暴露帝國主義各國的眞面目的書。

帝國主義與文化

【二版】實價三角

烏爾佛著李之隨譯 本書著者為英國有名經濟學家，他指出白人與亞洲非洲人的惡感，決不是人種的惡感。人種的分野決不是際國不平等的原由，其原因實在於帝國主義。而此現代的帝國主義與希臘羅馬的世界帝國主義不同。凡研究帝國主義者不可不人手一書。

## 帝國主義之基礎知識

馬智民著 【二版】實價四角

本書是帝國主義的原理的說明，詳細分析資本主義生產，工業資本，金融資本，及帝國主義的矛盾，把帝國主義的發生源頭本末的敘述了出來，是要知道帝國主義的怪物的來歷所不可不讀的書。



# 國際政治現勢的解剖

李立俠

## 一 總論

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終熄以後，國際形勢因着大戰而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第一是蘇聯十月革命成功，推翻了沙皇統治，而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因為蘇聯的穩定，使全世界形成了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兩個不並存的壁壘。第二是殖民地民族主義的覺醒，爆發了十年來弱小

民族不斷的反帝運動，又因近東土耳其革命成功，中國革命高潮的刺激，使得各弱小民族很清楚的認識了自己力量。第三是新興的日美代替了戰敗的德奧，為爭奪原料及分割市場，與英法各帝國主義者角逐，引起了帝國主義間的絕大衝突。

現在仍然是帝國主義時代，現在國際問題，不過是帝國主義本身矛盾和反帝運動勢力互相構成的一個反映而已。

根據前一段的分析，現代國際政治，實包含了三種鬥爭：

一種是蘇俄與帝國主義的鬥爭，一種是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鬥爭，另一種是帝國主義本身間的鬥爭。

我們要分析國際政治現勢，勢必對於這三方面都要有一精確的觀察，同時政治建築是以經濟為基礎，研究國際政治與研究國際經濟是不能分開的。因此，我們不能不先看大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趨勢。

★ ★ ★

大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趨勢，可以分作三個階段。第一期是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之間，這一期是資本主義全部動搖時期，這一期的特徵，一方面是歐洲各國受了大戰的影響，同樣發生了生產機關破壞，民衆購買力薄弱，交通阻塞，幣制紊亂種種毛病。另一方面是各國國內社會革命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興起，如一九一八年芬蘭勞動者革命，日本米騒動，德奧政變，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一九二〇年德國卡普(Kapp)暴動，土耳其革命，一九二

一年布爾加里亞無產階級革命等等。

第二期是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間，這一期是資本主義部分穩定時期。這一期特徵，是各國經濟因為國際匯兌的恢復，中立國與殖民地購買力增高，國際市場大為擴張；又因高度保護關稅政策的施行與投資（Dumping）政策的採用，使國內經濟漸漸復興。同時西歐各國無產階級因為改良派社會民主黨的叛變而敗北，羣衆直接革命行動受着重大打擊而銷沈，世界革命勢力已由攻勢而改取守勢。一九二三年德國工人失敗，一九二五年英國礦業鐵路運輸工人聯盟罷工失敗，便是最明確的例證。

第三期是在一九二五年以後，這一期是資本主義表面全部穩定時期。這一期特徵，是資本主義因着產業合理化的成功，世界金融貿易額已經恢復或超過了戰前的標準，資產階級廣大進攻無產階級，（如一九二六年四月英國停閉煤礦，激起空前四百萬工人大罷工，資產階級政府，不惜犧牲一切，與勞動者以嚴酷打擊，使罷工全部失敗。）資產階級機關急劇的施行合理化主義（Rationalisation）取消勞動者在第一期所得的權利。資產階級政府又盡力鎮壓殖民地民族運動（如英之于印度、埃及，法之于摩洛哥）使民族運動銷滅。

★ ★ ★

本來，在大戰以後，帝國主義之席不安枕者，厥為資本主義動搖問題。如何穩定資本主義，正是帝國主義者十數年來苦心焦慮共同進行的的一個工作。在這種共同進行穩定資本主義行為當中，消極方面，就有所謂產業合理化運動，（產業合理化之意義，即是資產階級對於產業機關之整理。）積極方面，第一是打擊國內勞動階級，第二是鎮壓殖民地民族運動，因為要打擊國內勞動階級和鎮壓殖民地民族運動，于是又必須制止以「扶植弱小民族」和「援助無產階級」為號召世界革命的口號的蘇俄，所以積極方面第三件工作，也就是最重要的工作，即為共同制俄。

在消極方面講，產業合理化運動，表面上似乎已經得着了很顯著的成功，世界金融貿易額早恢復或超過了戰前的標準，資本主義已呈再度穩定狀態。然而一究其實，則知這種穩定是不可靠的，是假的。這種穩定內部却潛伏了更深刻的危機，內部更包含了許多不可解的矛盾。第一是：

世界資本主義的生產和貿易的增進，表示出一個很明顯「不均等」進展的特徵，世界經濟的焦點，已經由歐洲向美洲遷移，美國金融資本差不多支配了全世界，由下列兩表可以看出：

美國對外投資表

(單位千美金)

年	別	全	年	上	半	年
一九二五年	年	一・三〇七・三九八	年	一九二五年	五	六七・〇〇六
一九二六年	年	一・三四九・七九三	年	一九二六年	六	一六・四五八
一九二七年	年	一・七一八・七九六	年	一九二七年	七	九二・七二六
一九二八年	年	—	年	一九二八年	一	一六三・三三八

美國重工業占世界產量百分數表

(單位千法噸)

類	別	世界總產額	美國產額	百分數
石	炭	九六・五五二	四一・七三三	百分之四二
銑	鐵	六・八一四	三・一三六	百分之四八
鋼		八・五四四	四・二七八	百分之五十

第二世界生產類的進展，到現在已經恢復或超過了戰前的標準，生產既然增加，銷售市場又成了現代資本主義中心問題，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蘇俄，已經脫離了資本主義活動範圍，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抬頭，爭奪市場國家日形增多，生產過剩，市場缺乏，以致釀成販賣市場問題尖銳化，商品輸出問題尖銳化的危機，其結果必引起國際

市場再度分割，必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此為近代資本主義內部第二個矛盾。

又因產業合理化的成功，機械使用之普及，使職工日益減少，於是勞動者失業問題，又成為現代資本主義內部第三個不可解的矛盾。讓我們看一看近幾年歐洲失業者的狀況。

人數統計表

(千)

失業人數	時間	失業人數	時間	失業人數	時間
英國	一九二三年	英國	一九二四年	英國	一九二五年
一・三二五		一・一三五		一・三二七	
英國	一九二六年	英國	一九二六年	英國	一九二六年
一・七三七		一・七三七		一・七三七	

歐洲各國歷年失業 (單位)

比 利 時	波 蘭	義 大 利	德 國
一四	六五	一八三	一三九
二一	一五二	一一八	五二六
三一	一七五	二八八	一九七
五六	三二四	四一四	一〇七四一

法國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之間，失業人數，陡然增加到二百多萬。美國雖沒有精確統計，但據聯邦準備局所發表的工場就業指數，以一九一九年就業指數為百分之百計，則一九二六年就業指數降為百分之九六，一九二七年為百分之九二，一九二八年為百分之八九，即以此點，便可證明美國失業人數日形增加。

再其次就是資本過剩問題，這多金為患的病，特別在美國作祟得利害，因為美國所貸出一些款項，無非是些貨物的代價，購買物品代墊的支票而已，現金極少支出，據美國哈代統計，全世界現金，存儲在美國銀行者，約占總額百分之四八，美國現金既難輸出，勢必尋找投資市場，現在的市場，已經分割殆盡，在今日而想找新的市場，除以武力掠奪外，是絕對不可能。

近代資本主義既包含了「生產和貿易的增進不均等」、「原料場與銷售場的缺乏」、「失業之恆久化」、「資本過剩」

四大矛盾，使資本主義的安定受了重大的威脅，而形成了資本主義更深刻更普遍的危機，反映到政治方面，帝國主義者為爭奪原料場，爭奪銷售場，而不能不打擊殖民地民族運動，不能不打擊國內勞動階級，更不能不制止以「扶植民族運動」為號召口號的蘇聯。同時在這幾點上，帝國主義者利害是不能一致的，於是彼此間更免不了鬥爭，合此三種鬥爭，而成爲一部繁雜的國際問題，茲將此三種鬥爭情形分別詳述之。

## 二 蘇聯與帝國主義之衝突

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後，他向世界上提出兩個口號：一個是援助東方民族革命，一個是扶植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姑無論此兩口號是出之于誠意或策略，然而這兩個口號，却是資本主義的致命傷，所以蘇聯之存在，實爲資本主義穩定或進展上一個大障礙物。反轉來講，共同制俄的方策與

行動，已成爲穩定或發展資本主義之切要的工作了。大戰後以至於現在，各帝國主義者差不多是站在同一戰線上向蘇聯進攻。不過事實的表現，這種猛烈的攻擊，並沒有使蘇聯受大的創傷，最多只不過制止其一部份對外活動而已。而國家經濟之急速發展，反使蘇聯愈呈穩固狀態，讓我們看一看各國制俄方策與行動，和蘇俄政治現勢、經濟情形、外交政策，就可以知道。

#### A. 共同制俄政策和行動

各帝國主義者共同制俄政策和行動，由時間上可以分作四個時期。第一期是在大戰剛剛終止，蘇聯社會基礎沒有穩定的時候，西歐帝國主義國家如英法，乘着這個機會，彰明較著的派遣大軍，侵入俄境，援助白俄，不授援助之師，勞而無功，同時各國國內經濟破產，革命運動爆發，于是各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放棄其武力侵略政策，而轉入第二期所謂經濟封鎖。

一九一九年末，英相路易喬治與法總理普恩加齊會議于倫敦，就決議放棄武力，改用經濟封鎖政策。但蘇聯新經濟政策實行後，國內產業，漸次恢復，而當時法德感情破裂，德國爲防止法國的威脅，有與蘇聯携手的必要，俄德聯合，則俄國有大宗原料供給德國，德國有精

巧機器供給俄國，西歐各帝國主義將因此根本動搖，所以這一企圖，也終於失敗。

各帝國主義者眼見「武力侵略」「經濟封鎖」均告失敗，于是改頭換面，又與蘇聯妥協。一九二四年一月，英國即首先承認蘇聯政府，這種改變，當然是帝國主義者一時的策略，籍以緩和國內革命空氣，企圖找新的方式去攻擊蘇聯。所謂新的方式者，第一是「拉攏德國向西去」使俄國孤立，因爲在這個時候，俄德不但有聯合的必要，而且開始在聯合了。俄德聯合，中歐西歐將立即變化，故拉攏德國，在帝國主義者改頭換面而攻擊蘇俄政策中，是有重大意義的。英國有名政治記者俄根(O'Garra)在所著「反抗文明的蘇維埃」一書中說道：「……在反蘇維埃聯邦的戰爭同盟中，含有一個決定的任務，即德國加入同盟是也。因此，英國不可不盡引導德國企業家加入干涉權力之戰線之各種手段……」拉攏德國到反蘇聯陣上去，德國勢必需要相當代價的。如要求撤退萊茵河駐兵，減少賠款等，德國不能取得這些代價當然不得替英法做反蘇聯工具。在這種情形之下，于是又有所謂道威斯(Dawes)計畫，羅加諾(Lokano)會議出現。道威斯計畫，是決定德國支付一千三百廿萬金馬克賠款計

畫，是用美國金融來救濟德國經濟破產計畫。羅加諾會議，就是締結反蘇聯同盟。道威斯計畫實行後，關於德國賠款問題，是已經有了相當的解決。羅加諾會議，經英前外相張伯倫的擺佈，反俄的外交統一陣線，也似乎有成立可能。可是不幸得很，法國藉口「二重保障」，不肯撤退萊茵駐兵，同時德國加入羅加諾會議，是以取得國際聯盟會常任理事為交換條件的。但是法國在國聯會議中，又嚇使巴西波蘭西班牙三小國，與德爭鬥，法德利害不能調和，反蘇聯統一陣線因而動搖。英國雖然在這個時候，盡力聯合波羅的海諸小國，如芬蘭、愛沙利亞（Astonia）、立陶宛、拉脫利亞（Letonia）等，使他們作防俄的前線，作大英帝國的屏障，然而立陶宛與波蘭因畫分國界而起的爭執，使得這個聯合中途崩潰。

妥協政策既告失敗，帝國主義防俄政策又折轉入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第四期，也就是最近的一期，這一期

是用的硬攻政策，這一期重要的表現，就是英俄絕交，帝國主義者所採用積極的消極的穩定資本主義方法，除掉防俄外，都得到了相當的效果。帝國主義者現在已毫無顧慮的向蘇俄進攻，當然，誰也曉得英國搜查俄使館以至于絕交，是英國向蘇俄挑戰的表示，蘇俄在這孤立于國際的時候，除了無抵抗外，也是沒有什麼好路可走。我們不能承認這種無抵抗的屈服就是帝國主義者足以顛覆蘇俄的明證，我們要推測帝國主義者是否能顛覆蘇俄，則我們要進一步研究蘇俄政治現勢與其外交政策。

B. 蘇俄政治現勢

要知道蘇俄政治現勢，我們只要看一看蘇俄近來經濟狀況，因為前者無非是後者一個反映，據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蘇俄「國家經濟局」的統計數字所示，蘇俄這幾年的產業，確實有了驚人的發展。下表即蘇俄經濟指數，以一九一三年（戰前生產率）為百分標準。

甲. 工業

	石	炭	煤	油	銑	鐵	金	屬	棉花織物	橡皮鞋	食	鹽
一九二四——二五	五五.三	七六.一	三〇.六	三九.六	六七.〇	五六.四	六八.二					
一九二五——二六	八四.一	八九.九	五二.四	六四.一	九〇.六	九〇.七	八〇.三					
一九二六——二七	一〇七.二	一〇九.七	七〇.五	七六.三	一〇五.四	一〇九.六	一〇二.〇					
一九二七——二八	一二四.一	一二〇.七	八二.三	八五.二	一一二.〇	一三二.六	一四四.二					

乙. 農業

一九二四—二五	八四·四	—	—	九一·〇	—	八三·〇	三〇·〇
一九二五—二六	八九·四	—	二一九·〇	一一〇·〇	五六·〇	一五〇·〇	六七·〇
一九二六—二七	九五·一	九六·九	二四五·〇	九七·〇	五六·〇	一三四·〇	六〇·〇
一九二七—二八	九七·六	一〇二·八	—	一一一·〇	—	一四八·〇	—

丙. 運輸

一九二四—二五	八一·〇	一〇八·〇	五一·〇	一四九·〇	—	四一·〇
一九二五—二六	九四·〇	一〇九·〇	七六·〇	三七六·〇	—	六五·〇
一九二六—二七	一〇八·〇	一二〇·〇	一〇五·〇	二七七·〇	九九·一	六三·〇
一九二七—二八	一〇四·〇	一二七·〇	九四·〇	二七八·〇	一一四·〇	五七·〇

由上表看，蘇俄國內生產除掉很少的幾項和農業中砂糖，運輸中大麥外，都已經超過了戰前的標準，商品輸

出，雖然有些和戰前有點變更，但普通也和戰前輸出相差不好久。

戰前俄國主要出品物(一九一三年單位百萬盧布)

穀	產木材及木產	麻	雞	牛	油皮	革煤	油	金屬鑛物	紡織	橡皮品	金屬品	糖	其他
五八八	一七〇	一一六	九〇	七一	五四	五〇	三八	四六·五	五·八	八	二七	二五六	

戰後蘇俄主要出品物(一九二五年單位百萬盧布)

木	產	漁	獵	牲畜產品	農產品	礦產	燃料	紡織	工業	金屬製造品	礦	苗
一八·三	七六·六	八六·六	二二三·五	八一·五	二三·四	五·七	二二·七					

再其次我們看蘇俄戰前輸入和戰後輸入比較表，很明顯的知道戰後輸入銳減了，輸入減少，就是表示蘇俄國

內工商業進展，戰前進口貨多的原因，在于外國貨比本國貨精緻而便宜的原故。

戰前輸入和戰後輸入比較表(單位百萬盧布)

	食料	原料及半製品	牲畜	製造品	共計
一九一三	二二七·九	六六八·〇	一七·六	四五〇·五	一·三三四
一九二三	一八·〇	一二六·〇	—	六四·〇	二〇八

由上面三個表，蘇俄國內經濟狀況，我們已知其大概，生產額增高，輸入額減少，都證明蘇俄經濟基礎之穩定，是千真萬確。就是一九二七年英俄絕交，蘇俄在經濟上也並沒有受一般所預想的不良的影響。日本「國際」

- 一、偵察隊——四五中隊
- 二、驅逐隊——二八中隊
- 三、爆發隊——二二中隊
- 乙·海軍用——二三中隊

月刊第一卷十一號曾載着下面一段話：「蘇俄一九二七年的經濟政策是照預定計畫實行的，而蘇俄共和國以鞏固的勢力及普羅列塔利亞之漸次堅強的經濟及政治上之精力，蹈入新經濟的年限。」

- 丙·氣球隊——一三中隊

同時蘇俄爲防止帝國主義武力侵略，對於海陸軍擴張，是不遺餘力。尤其是空軍的兵力，現在已侵侵乎駕於列強之上。其現有空軍實力如左：

蘇俄經濟既已穩定，國防設施，又有很完善的準備，雖然帝國主義在外面聯盟進攻，內部是有黨派的爭執，及下級幹部人員腐化，技術工作人員缺乏種種缺點，然而很客觀批評，帝國主義企圖傾覆這個國家，在最近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航空旅團司令部——一三

甲·陸軍用——八五中隊

C. 蘇俄外交政策

蘇俄外交第一個時期，在共產黨奪取政權後不久，這時蘇俄進行世界革命的計畫，是向西歐進攻，他一方面援助西歐各國共產黨暴動，一方面用兵力向波蘭首都華沙進攻，企圖完成德俄聯合。但各國共產黨力量太薄，不能領導無產階級以與資產階級抵抗，同時法國又以大批軍械接濟波蘭，擊退紅軍，又指使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與波蘭訂立攻守同盟，於是西進政策遂失敗。

西守東進，是蘇俄第二期外交政策，這時期蘇俄在西方極力聯德，一九二六年乃有『俄德新約』的協定，協約中規定『任何國攻擊蘇俄時，德國須嚴守中立』俄德新約成立後，蘇俄在西方，已是沒有多大後顧憂了。在援助東方弱小民族口號之下，拼命向東方進展，然而結果印度革命因着英帝國主義武力鎮壓而失敗。中國革命又因各帝國主義的挑撥，及中國共產黨盲目的暴動，致喪失了中國民衆的同情，進而至于斷絕兩國邦交，蘇俄失掉了東方根據地中國，西守東進政策，又告失敗。

蘇俄向西方與東方都受了嚴重打擊，在國際上已成了孤立地位，第三期所採取的外交政策，完全是沈默的。在西方盡力聯德，在東方拉攏日本，一九二八年一月，與日本簽訂改正漁業條約，及桂太郎之赴俄，均爲日俄

聯歡的例證。同時在可能範圍內，避免與各帝國主義者直接衝突，生聚教訓，以期作最後之一戰。最近英國保守黨下台，勞動黨出而組閣，英俄邦交，或有一個新的開展。蘇俄外交政策，將由此新開展中而轉換新的方向，亦未可知。

### 三 殖民地反帝民族運動之進展

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一個階段，就是帝國主義。到了這個階段，現存社會的生產關係已爲生產力發展所桎梏，除掉高度掠奪殖民地以爲其過剩商品銷售場外，實已無路可走。正因爲帝國主義的壓迫加緊，殖民地半殖民族意識日益顯明，反帝民族革命戰爭，在大戰終結以後，就如雨後春筍般爆發于太平洋沿岸及北美中歐之間，土耳其革命之成功，中國革命潮流的高漲，更給與各弱小民族以好的佐證。不幸整個國際革命勢力，已爲反動勢力所壓服，民族革命戰爭，在整個反動勢力反攻之下，竟先後失敗了，然而我們以唯物的眼光去觀察，民族革命雖然是暫時的潛伏，而民族革命客觀的條件依然存在，殖民地民族意識因着反動壓迫加緊而更深刻化。在這失敗中，已埋下新鬥爭的種子，在這潛伏中，更培養了新鬥爭的力量，不久的

將來，帝國主義間因着矛盾不可解而發生衝突，蘇俄與帝國主義內着不能並存而發生鬥爭的時候，民族革命戰爭，將因此而更廣大的爆發，由這一戰，世界革命史上將產生一燦爛之花。茲將各殖民地十年來之反帝運動，及帝國主義者加諸于殖民地之慘酷的壓迫，擇要述之：

A 印度 印度是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地，英國工商業之發達，大部靠掠奪印度人民而來，大英帝國之安危，實與印度民族運動之興衰有密切關係，大英帝國為帝國主義中之魁首，大英帝國之衰落，亦即全世界帝國主義崩潰之預兆，所以印度革命如能成功：不啻與全世界帝國主義者以重大之打擊，故我們對於印度民族運動，不可不特別注意。

印度民族運動，已有五十餘年之歷史，主持此運動之機關即為全印度國民會議 (All India Congress Committee) 印度國民會議，成立于一八八五年，第一次會議，即於該年十二月在孟買舉行，此為印度民族運動之萌芽。

一直到一九一六年，印度民族運動，才轉入一個新階段，在這階段前，印度民族運動，是軟弱的、是妥協的、是以和平的手段，祈求大英帝國的哀憐，准許印度表

而自主。在這階段後，因為受民族自決口號的刺激，以及歐戰中所給與印人之教訓，于是此獨立運動，一變而為熱烈的革命民族運動了。不但在政治上需要獨立，即在經濟上亦需要脫離供給原料的「外府」的地位，這階段是從一九一六年印度國民會議在盧加拿開會起，一九二〇年通過甘地不合作主義時，革命精神，就具體表現了。大英帝國駭得無所措手足，逮捕甘地，壓迫國民會議的種種卑鄙手段，都一齊和盤托出，印度民族運動，因此受了一個挫折，不合作主義終于一九二三年的國民會議中推翻。

一九二五年後，因着太平洋沿岸民族之紛紛興起，尤其是中國革命高潮的刺激，使得中途受折的印度民族運動，重新蓬勃起來。反帝政策日益左傾，反帝精神日益熱烈，在去年第四十四次全印國民會議中，通過了許多重要的議案。雖然這許多議案中還有些保持妥協的精神，如「……印度國民會議，以建設自治聯邦為目的。但英國須在一年內允許，否則即採取和平的不合作運動。……」。但有些如「反對參與英國戰爭」、「抵制英貨」、「抵制西蒙使團」、等等，都是很好的決議案。

而印度下級民衆的左傾，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去年

英國派往印度調查憲法的「西蒙使團」，行經沙河與盧加拿的時候，該地民衆，在國民黨指導之下，一齊罷工罷市罷課，並遊行示威；持着反對「西蒙使團」及「請西蒙回去」的旗幟，與英帝國警察的走狗警察肉搏。羣衆領袖拉拉巴雷被警察擊傷，他就高聲呼道：「今天英國警察多打他們一下，就是多給英國政府棺材釘一個釘子。」這話很可以表示當日示威的勇氣，就這點講，印度民族運動，前途正方興未艾也。

B 埃及 埃及也是英國重要殖民地之一，他是英國輕工業的主要原料出產地，所以英國對於他的壓迫，是不肯放鬆的，何況埃及又接近蘇一士運河，而蘇一士又爲英國軍事上運輸上重地呢！

一九二二年英國對於埃及的宣言，好像表面上已承認埃及獨立自主。然而宣言中却保留下列四項問題，這四項問題是任何獨立國家所不能忍受的。

- (一) 英國在埃及交通上安全保障問題，
- (二) 直接或間接的對於外國侵略或干涉的埃及之防禦問題，
- (三) 埃及國內外僑及少數民族之保護問題，
- (四) 蘇丹 (Sudan) 問題。

因爲有以上四個保留條件，埃及在名義上雖然是獨立，其實還是受英帝國的支配，所以埃及民衆的獨立運動，並未因此中止，一九二四年議會普選，蛙敷 (Ward Park) 黨得勝。蛙敷黨領袖柴魯爾出而組閣，以堅強的民族主義政策，勇往直前，以期達到國家的完全獨立，反英空氣，彌漫全國，結果遂有英帝國駐埃統領斯塔克被刺之事，而英帝國乃藉口謂英政府有保護留埃外人之權力，除苛索賠款，懲兇道歉外，並威迫柴魯爾辭職，而以媚英首領沙華特 (Cavalat) 出而組閣。

沙華特組閣以後，民衆反英運動，更形激昂，埃王富特 (Fuat) 更於此時與英國訂立十四條密約，密約內容，最後由沙華特 (Cavalat) 宣佈，喪權辱國，埃民實已不能再忍，乃由蛙敷黨號召全國民衆，誓死反對，爲英帝國所忌，乃遣派海陸軍來埃及，大事屠殺，埃及學生之死于此役的，已有數十人，埃及民族運動，經此挫折，表面已呈消沈狀態，然而一遇到帝國主義武裝衝突的時候，埃及民衆，必然的會起來作打倒英帝國主義的主力軍，埃及獨立運動，必然的能得着最後的勝利。

C 朝鮮 自從日本以武力合併朝鮮後，朝鮮革命運動就在愛國黨人領導之下，不斷的進行，最初有安重根之

刺殺伊藤博文，復次有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全國對日示威運動，前者可謂與日人以當頭棒喝，後者足以顯示朝鮮民族之民族意識並未泯滅。

巴黎和會及華盛頓會議，朝鮮臨時獨立政府，均派有代表參與，代表在會議中，曾請求各國代表對於日本在朝鮮之野蠻行動，予以公正的仲裁，並請求各國代表援助朝鮮獨立運動。自然，這種搖尾乞憐的和平運動，是一定要失敗的，因為各帝國主義者對於殖民地之鎮壓，是大體一致的，在不侵害本國權利範圍下，彼此行動差不多是守望相助。朝鮮民族，想以和平手段，在帝國主義之前，而解放其本身束縛，是何異于當強盜之羣，而求開放呢！不過這次運動，雖然是失敗，由失敗中朝鮮民族却得了一個很大的教訓，即民族解放運動，只有在民族本身崛起以後，才有實現的可能。

尼之勢。

最近（一九二八年）朝鮮獨立運動，更形緊張，鴨綠江圖門江之間，常常發現朝鮮義勇軍隊，武裝整齊，聲勢頗大，而滿洲方面，朝鮮革命黨人之潛入內地起事者，日有數起，日人實已防不勝防，雖大批派遣軍隊，嚴佈警察，于事實上無多大補益，反足見其心慌意亂而已。

D 爪哇 爪哇為荷蘭殖民地，荷帝國主義者剝削爪哇之唯一機關，為東印度公司。自東印度公司一六〇二年成立後一直到現在，五十萬爪哇民族在東印度政府鐵蹄之下，過度其非人的生活，他們曾為 Contingent 法令所迫，無條件地呈貢他們以血汗所換得的農產品，來充實東印度公司的資本。他們又曾為 Cultu Stelsel（譯為強制栽培法）法令所迫，無條件地作一年五分之一的勞動，來補救東印度公司的窮困。

自從這次失敗，朝鮮的獨立運動，已轉入一個新方向，朝鮮民族，在恢復祖國口號之下，前仆後繼與日本帝國主義者肉搏，壓迫愈緊，反抗愈烈，嚴密而大規模的革命組織，遍佈于全國，虎之門二重橋兩役之後，接着又有漢城景復宮之炸藥，而他們領袖李東輝，復與日本革命領袖大屋一雄合作，更使日帝國主義者有無從措手

真的，爪哇民族歷年來受荷帝國主義之壓迫，實開有史以來之新紀錄，近數十年來，爪哇民族，泰半淪為乞丐，即幸而得有職業，亦不過為最下等之旅館侍者或女傭而已。我們由下面一段話可以看出荷帝國主義者每年在爪哇經濟剝削的程度，這程度確實使我們聽了可怕，而這段話是由代表荷帝國主義者壓榨爪哇人民膏脂的前

爪哇銀行行長克利遜氏，在他凱旋回荷報告功績的演講中所摘錄出來，自然是千真萬確的。

「……荷領東印度（即爪哇），在經濟上的確幫助荷國不少，但荷人在東印度所運回的利益，都是荷人被剝削，開關而來的。統計每年由東印度農園運回的利益，總在二萬五千萬盾（Roopee）（按：荷幣每盾約合華幣八角多），政府徵收稅金，可得六千二百萬盾……」

在這樣極端殘酷的壓迫下面，爪哇民衆已開始組織其反荷帝國主義勞動同盟了，這勞動同盟運動，始于一九一九年，在一九二五年後，集聚于勞動同盟旗幟之下的爪哇勞動者，已超過三十萬人，這同盟運動的目標，不在于日常經濟鬭爭，而在于反帝運動，這同盟也只有民族意識，而並沒有階級意識，這偉大運動的高潮，一天一天侵入爪哇民衆腦子裏，荷帝國主義的統治，在偉大高潮下面，總有全部傾覆的日子。等着罷！可憐的爪哇五千萬民衆！

關於民族獨立運動，以上不過舉其大者，而尤偏重于太平洋沿岸；因為沿太平洋兩岸的領土，多為各帝國主義者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十餘年來民族運動之進展，率以太平洋為中心，而太平洋民族運動革命的意義，亦在此不顯。

的鬥爭中昭示出來。國際月刊五月號「太平洋殖民地運動之發展」一文中，首段即謂：「世界大戰以後，國際資本主義之發展，必然地對於殖民地問題須加以注意，環繞太平洋的許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目前各帝國主義經濟的政治的轉換的關鍵，同時以太平洋為中心的民族運動的進展，對於未來的世界革命，也負有特殊的負擔。」

自然，我們對於北美南非和中歐的民族革命，依然是一樣注意的。在非洲，里夫（Rif）民族反德的戰爭，北美墨西哥的反美，敘利亞（Syria）摩洛哥（Morocco）的反法，波斯、阿拉伯的反英，……等等，已表示民族運動，已普及于全世界，而被壓迫民族，對於帝國主義者在經濟上政治上所施與之壓制，亦有深刻而具體的認識，民族獨立運動，將以太平洋為中心點，而廣大爆發于未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更必定佔有重要的一幕。至于中國民族運動的成功與失敗，事實已很清楚的陳列在我們面前，無容作者多有所申述。

#### 四 帝國主義本身間的衝突

全世界的惡魔——資本帝國主義——快要沒落了，我們在第一節總論中已經將牠必須沒落的原因——資本主義內

在矛盾，詳細分析過。窮兇極惡的帝國主義者，還想從從滅的餘燼中，作最後掙扎，於是盡力鎮壓殖民地民族運動，並打擊國內勞動階級；而他方面則每個帝國主義者，為挽救自身資本主義的危機，不能不力圖損害別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的昌榮，而造成本國資本主義勢力獨霸世界。因此，帝國主義本身間就免不了衝突。

本來，今日的世界，就是力與力鬥爭的世界，無所謂公理，更無所謂和平。力與力均衝了，國際局面就可暫時相安，均勢一破，戰爭之神也跟着降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最大原因，即為英德兩帝國主義者，爭奪世界霸權之不能均衡。

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以後，德意志雖一敗塗地，然而北美大陸，又崛起了一個美帝國主義，與大英帝國，互爭世界霸權；在中歐方面，法蘭西代替了德意志而為中歐盟主，引起英法衝突，英國對於法國之陸軍航空隊，極端猜忌，乃幫助戰敗的德國以制法；意大利想壟斷巴爾幹半島及地中海的航運權，又惹起法意的衝突；法德為世仇，最近更因萊茵撤兵與賠償問題，益使兩國關係，日趨險惡；遠東的日本，又以美國在太平洋與在中國勢力之膨漲。認為有妨礙其在太平洋與中國之特殊地位，謀以陸海軍兵力一

舉而覆滅之。各國一方運用其操縱捭闔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更盡力擴充陸海空軍勢力以作外交的後盾，戰雲已瀰佈世界大陸，太平洋沿岸更充滿了火藥氣味，和平之神早警告我們，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即在目前。

全世界資本主義強國已陷于極端錯綜複雜矛盾的對立狀態，就中以英美對立，較為顯明，較為尖銳，擴張海軍的競爭，鋼鐵戰煤油戰海運戰之激化，英領殖民地加拿大、印度的美國經濟勢力的侵入，其他如產業輸出的衝突，里他里亞的橡皮等等，均為英美戰爭的導火線，英美戰爭一爆發，其他各資本主義國家將隨着本身的利益而倒在這兩大之中一個的懷抱裏，所以在這兒我們先分析英美的衝突，次及于英法、德法、法義、日美的衝突。

#### A 英美衝突

一、擴張海軍的競爭 英國孤處三島，與大陸隔絕，欲保持其海上威權，勢必須有絕大海軍實力不可，在一九〇五年前，英國海軍政策，一向保持其所謂「二強比例」，（二強比例，即英國海軍，隨時須具備抵禦二強國聯盟海軍之兵力。）一九〇五年後，此種政策，遂為抱統一全世界野心之德意志所擊破，大戰以後，德雖覆滅，而繼德而起者，又有北美合衆國，新興美國，挾其

黃金威力以與老大的英國爭衡，使得素以海上霸王自豪的英吉利帝國有應付不及之勢。

華盛頓會議，美國以五五三比率限制英日海軍，就大體上講，美國海軍兵力已追及英國；日內瓦會議中，美國復圖以同等比例，限制補助艦勢力。自然，這于英國是大不利的：第一，英國殖民地，遍及于全世界，為顧及遠距離的航行，所以必須有多量的巡洋艦（因為巡洋艦速率比戰鬥艦高）。第二，建造戰鬥艦一隻之費，動輒需數千萬金，這巨大的款額，在外強中乾的英國，是不容易籌措的，所以只有添加補助艦（補助艦包括巡洋艦、驅逐艦、魚雷艇、潛水艇在內。）以為救濟。第三，就上次大戰中的經驗，戰鬥艦價值在海戰中是極微薄的，將來大洋中的活動，完全要靠高速度的巡洋艦和輕便的驅逐艦來維持，所以英國雖然同意關於戰鬥艦的五五三的限制，但以五五三的限制施之於補助艦，這是他萬萬不能承認的，所以在日內瓦會議中，英國就聯合日法反對美國這個提議，日內瓦海軍會議因而破裂。

日內瓦海軍會議破裂以後，英美關於海軍的競爭，更為露骨，英美完全處於敵對地位，英國海軍的擴張，以壓制美國海軍為標準，美國也是一樣。英國除了工黨政

府在一九二四年已造軍艦一四三。九八五噸外，保守黨登台，即由海軍部決議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三〇年完成下列艦隊：一萬噸巡洋艦九隻，八千噸巡洋艦七隻，驅逐艦廿七隻，潛水艦廿三隻，大潛水艦一隻，潛水母艦兩隻。美國一九二四年參議院通過以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建造八艘巡洋艦，改裝六艘鐵甲艦，驅逐艦十艘，大型潛艇卅六艘，日內瓦海軍會議破裂以後，美國海軍部長威爾波亞氏即又提出擴充海軍的計劃，這計劃是預定以七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金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在五年之內，完成一萬噸巡洋艦二十五隻，三千噸航空母艦五隻，潛水艦三十二隻。

除了競造軍艦之外，英國保守黨又恢復在一九二四年工黨內閣所推翻之新嘉坡建築軍港案。新嘉坡軍港完成，使英國能在極東太平洋經常保持强有力的海軍，對於美屬殖民地菲律賓，與以重大的威脅；對於這個威脅，美國也是有惡狠狠的報復的，她努力于芳色卡海灣之建立與尼加拉瓜運河之開鑿，和新嘉坡軍港針鋒相對。美國艦隊在夏威夷大操以後，又出巡太平洋，這舉動英國當然是明白，英國賀特爵士 Sir Archibald Hurd 在 *Fortnightly Review* 裏面，特撰一文，描寫美國這次

巡洋的結果，內面有一段這樣說：『從前大英國旗曾巍巍高懸過的太平洋，她保護了英國的商業，她作了英國強硬外交的後盾，她保持了英國人民和平的精神。可是現在却轉變了，在夏威夷操演歸來，而正在巡狩的美國海軍，已成為太平洋的主人翁了，與日本海軍，共爭霸權，英國已降為第二等地位，而英國對於這種動作，還沒有認為不對的感覺。』

美國所發起的凱洛格 Kellogg 公約，是想藉這來限制英法對德的武力行動，限制英國對殖民地的武裝運用，所以凱洛格公約一發起，英法海軍協定也同時簽定，反對這個協定最力的是美國，因為這個協定內容，是于美國不利的，據俄國報載，英法海軍協定共七條，大概為：『法國允許英國擴大海軍，英國允許法國擴大陸軍，對德對美取一致態度。』英法聯合，美國在中歐的勢力，一定要受好大的打擊。

二、英領殖民地加拿大印度美國經濟勢力的侵入英國殖民地雖多，但佔最要位置的，却要首推加拿大及印度，加拿大是大英帝國環繞全球路線中一個連鎖，是大西洋太平洋聯絡的一個關鍵，煤、鐵及麥的產額，在世界出產總額中都佔很重要的地位，然而因為地域接近和

政治關係相同的反故，在名義上雖然還是大英帝國一個附屬地，其實早已投到合衆國的懷抱裏了，尤其是經濟關係講，加拿大與合衆國之間，更締結了不解之緣。

在一九一八年加拿大外國資本共有二十一億金元，其中英國佔十四億餘，美國資本只有四億餘，在一九二三年，加拿大外國資本有四十八億金元，美國資本佔二十四億，英國却只有廿億餘，由大戰後到現在，美國投入加拿大資本，已超過七十億美金，而英國還不足四十億，僅僅就這點看，就可以看出英美兩國在加拿大勢力升降的比較，何況就地理環境、歷史淵源、經濟與政治的關係看，北美洲始終是一個整個的，所以加拿大在事實上終久要脫離英國而與美國合併。

在前一節殖民地民族運動之進展中，曾經把印度和大英帝國的關係，些微講過。印度不但在政治上為英國侵略東方民族一個根據地，且在經濟上亦為英國最重要的一個富源，所以大英帝國在印度勢力的興衰，與大英帝國本身存亡有密切關係。在大戰以前，印度一向是大英帝國掠奪商品原料，和消售過剩商品的市場，這個的經濟關係，一直繼續到大戰爆發以後，就漸漸轉變了，轉變的原因：第一是印度本地工業急速發展，英國沒有力

世界鋼鐵生產量表(單位千法噸)

乙. 鋼 甲. 鐵

世 界	英 國	美 國	各年月平均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五年
三·三三七	三·一四	一·六二八	七·〇一四	一九二六年
七·〇二五	六二五	三·七三七	三〇四	一九二七年
七·八三四	三〇四	三·七九四	七七〇	一九二八年 上五個月
八·五四四	七二八	四·二七八	七二八	

世 界	英 國	美 國	各年月平均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五年
二·九〇七	二二二	一·四〇一	五·九三六	一九二六年
五·九三六	五三〇	三·〇八二	二〇八	一九二七年
六·〇六五	六一八	三·三〇八	六·六三九	一九二八年 上五個月
六·八一四	五八一	三·一三六	六·八一四	

量去阻止她。第二是美日經濟勢力，尤其是美國經濟勢力，侵入印度，使英國在印度貿易上漸漸衰落。第二種原因，間接顯示出來，美國過剩資本，並沒有因為已經博得北美南美及中歐德國的市場，而中止其對外經濟侵略；並且把他侵略目標，漸漸由近東移到遠東，由大西洋移到太平洋，最後竟鑽到世界霸王大英帝國的重要殖民地去了！

三、鋼鐵戰煤油戰海運戰之激化 英美都是工業國家，所以鋼鐵在英美都是必需的原料。英國國內雖有很豐

富的鐵礦，但是因為開採鐵礦的原料——煤的供給日形缺乏，影響到鐵的生產上面，也就逐漸低落了。同時英國產業上現在所用的機械，大半是老舊的，而美國現在是全部採用新式的機械，兩相比較，英國重工業生產如鋼鐵等類，自然是遠不及美國。

依照國際聯盟統計月報的報告，世界鋼鐵生產量，美國是一天一天的增多，英國却有望塵不及之勢，一九二八年上五個月，美國鐵的出產量，已佔全世界總額百分之四十八，鋼已佔全世界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

其次談到煤油問題，因為產業革命新的進展，在生產機關中佔有重要位置的石炭產業，已經由他種原動力代替了，這種新興的原動力，就是煤油。在現在各大規模工廠中，尤其是在交通機關如輪船火車等內，煤油的使用漸漸普及，一切軍事上用品如飛機坦克車，都是以煤油為發動原料，煤油供給缺乏，則一切戰爭武器，馬上就要失去其作用，美人 Loves Fischer 在他所著的 (Oil Imperialism) 一書中曾說過「現在帝國主義的基礎，是建築在煤油上面，一個國家沒有充分煤油的供給，這個國家不能成為獨立的帝國主義者。」

全世界有兩個煤油橫斷的組織，一個是美國的 Standard Oil Co. 即美孚公司，一個是以英國為中心的 Royal Dutch-Shell (在中國稱亞細亞公司)，這兩個公司，在世界各地不斷的爭奪煤油產地，她們鬥爭的舞台，計有：印度、蘇俄、墨西哥、番裏瑞拿 (Venezuela) 等處，這兩

個公司都是有國家做後台老板的，所以這鬥爭內幕，是一幅很清楚的英美關於煤油的掠奪圖；而英美在墨西哥之衝突，也無非為爭奪煤油而引起的一幕滑稽劇而已。再其次談到海運問題。英國完全是一個島國，而他的殖民地又遍佈于世界五大洲，連貫這些殖民地，靠陸路交通是不可能的，只有海上交通才能把他們連接起來。所以英國的勢力，是建築在海權上，而海上運輸的競爭和航路的保護，已成為大英帝國的傳統政策。無論如何，他在海上運輸方面，總要保持「第一」的位置。同時在美國方面講，他的位置是處在大西洋太平洋之間，商品輸出和原料輸入，都要靠海上運輸，所以海運競爭之對于美國，也是一件最切要的工作。

在最近，英國雖然還能保持他「海運業」的第一位置，然而美國的急速進展，我們相信不久就有追上英國的一天，下表是英美汽船噸數最近的統計。

	一九一三年	對世界總額之百分比	一九二七年	對世界總額之百分比
美國	一・九七一・九〇三	四・六	一一・一七一・二八三	一七・七
英國	一六・八四九・二六七	四六・一	二一・八七七・九六九	三四・六
世界	四三・〇七九・一七七	一〇〇	六三・二六七・三〇二	一〇〇

關於英美間衝突，如擴張海軍的競爭，世界市場的爭奪，鋼鐵煤油海運業的競爭等等，在上面都約略講過，自然，這不能包括英美衝突的全部，不過是衝突中比較重要比較明顯的一部份而已，其他爭鬥點很多，在這裏也不能一一盡述。

B 英法衝突 英法衝突，基于下面幾點：

一、歐洲大陸霸權的爭奪 英美衝突，是起于爭奪世界霸權；而英法的衝突，則起于爭奪中歐大陸的霸權，大戰以後，雄踞中歐的德意志，已一蹶不振，代德而起者，即為法國。莫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因為沒有充分的煤油和鋼鐵的供給，所以他始終不能成爲一個完全獨立的帝國主義國家。與法蘭西爭歐陸盟主的，實際上就只有一個英吉利了。

二、對戰敗德國利害不一致 法德爲世仇，戰後法對德的政策，在務使德國國家破產，永不能復仇爲止。故巴黎和會開幕時，法即提出要求德國賠償一三二億馬克的賠款，及限制軍隊不得過十萬的條文，並以武力強奪亞爾薩斯(Alsace)羅倫(Lorraine)兩產煤鐵區域。戰前英德爲爭奪世界霸權，彼此間本極端猜忌，殆戰後德既覆滅，此種猜忌，遂亦消失，同時英國爲制止法國的雄

圖，及活動歐洲的經濟，反有聯德制法的必要。所謂加諾會議、道威斯計畫、拉德國入國際聯盟等等，固然這裏面作用，有一部份是爲着防俄，然而其他的一部份，却是爲着制法呢。

其他如法國擴充陸軍及航空隊潛水艦，都足以使英國猜忌的；而英國之新加坡築港計畫，對於法領遠東殖民地——印度支那，亦不啻與以重大威脅。法國曠使巴爾幹半島三小國聯盟，英國則援助波羅的海岸四小國與之抗，針鋒相對，處處都表示英法關係的惡化。

C 法意衝突 意大利雖然因本身缺乏煤鐵，而不能成爲一個完全帝國主義國家，然而莫索里尼雄飛中歐的野心，並沒有因此而終止的。他垂涎法國的亞爾薩斯、羅倫，他更垂涎法國勢力支配下的地中海沿岸諸小國，他尤其垂涎地中海貿易權。因此，他一方面聯絡英國，在地中海牽制法國。他方面更直接向南斯拉夫挑釁，南斯拉夫是有法國做後台的，以南斯拉夫與意大利的衝突，其實就是一幕法意的衝突。

D 法德衝突 法德爲世仇，無論就地理環境、歷史淵源、政治關係講，這兩個國家是不能並存的。亞爾薩斯、羅倫，在德法之間，奪來奪去，已經有了三次了。戰

後，法國集全力以注意德國，在和會中課德國以有史以來所未有的一三二億馬克的巨大賠款，限制德國武裝不得過十萬人，務使德國經濟破產，永立于萬劫不可復生的地位。

這種計畫法國竟失敗了，德國的經濟，因為道威斯計畫成立後美國的投資，不但沒有破產，而且有進展的趨勢，這于法國是感覺大不安的，他藉口賠償問題，而派兵強佔魯爾 (La Ruhr)，對於萊茵河駐軍，抗不撤退，希圖以武力來制服德國，然而結果又惹起英美的不滿，英國是絕對不容許法國在歐洲佔有絕對優勢的，而美國又以德國為其在歐洲投資範圍，對於法國這種行動，當然也不能漠視。德國民族，是富有堅強的毅力，和忍辱不屈的意志，法國這種無理的壓迫，在事實上只會惹起德人更激烈的反抗。

日美衝突 日美衝突，是以太平洋及遠東中國為中心，日本希圖佔取太平洋支配權，及在中國造成特殊地位。美國之對於太平洋，自然也是很重視的，因為本國和殖民地菲律賓等地之相互的聯絡，完全要靠太平洋；對於中國，現在每年已經有七千萬元的貿易關係，而美國多金為患的病，正需要攫取中國這樣廣大的市場，以

為投資區域。

因為爭奪太平洋支配權，所以日美競相擴充海軍，華府會議中，日本戰鬥艦雖限制于五五三比率而不能與美國抗衡，但是美國因此而放棄了關島及美尼拉的建設海軍根據地計畫，美國海軍在太平洋中如沒有重要根據地，太平洋空間是不易征服，華府會議中，日本雖有多處失敗，然就這一點，日本依然是得着最後勝利了。

太平洋中日美一有戰事，日本海軍是要佔優勢的，因為一切助戰的原料如食品煤炭等，他比較容易得到，而日本又沒有防禦遠方殖民地的需要，他的海軍是可集全力量以抵抗美國。在美國就感覺許多困難了。第一他的軍艦速率遠不及日本，他本國與日本相隔有八千哩遠，就是夏威夷的珍珠港，離橫濱也有三千四百哩，美國海軍要在日本領海，即太平洋西部，與日本海軍作戰，那末一切糧食的供給，煤炭的接濟，都成了很難解決的問題，同時在上次歐戰中所得的經驗，「一隊戰艦在作戰的海面範圍內，不能停留四日以上，而且沒有一位海軍大將肯指揮他的戰艦離開本國很遠的洋面上去作戰，因為戰艦多離開本國一哩，便多冒一些不測。」所以日美海戰一爆發，美國是沒有叫他的海軍到日本領海去作戰的

勇氣。然而日本也並不是沒有顧忌的，假若美國的潛水艇隊封鎖日本海面維持到三星期，日本國內就有絕食的危險，戰事延長到一年以上，日本國內經濟，並有破產的可能。所以日美衝突雖然一天一天的尖銳化，但是日美戰爭的爆發，還沒有英美戰爭那樣更可能，這正因為彼此間還有許多顧忌。

關於對華政策，日本的口號，就是「滿蒙特殊地位」、「黃人之亞洲」。美國的口號，就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這雙方的口號，是針鋒相對的，日本則極力以武力政策，進攻中國；而美國則極力拉攏中國大資本家和中國政府要好，凡此，都是兩國衝突，集體的表現。

在這裏還有幾點要注意的，即太平洋與中國的問題，雖然是日美衝突的中心，但同時也是英日、英美衝突的焦點，換言之即是國際帝國主義者爭鬥的一個目標，今日的太平洋與中國，已成了第一次大戰中的地中海及巴爾幹，浩浩蕩蕩的太平洋，及平沙無垠的中國，在國際第二次大戰中，早畫為預定的戰場。

## 五 結論

總合上面幾節的分析，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立足點之

根本不能相容上，而斷定帝國主義與蘇聯戰爭之不可避免；由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相反的關係上，而斷定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戰爭之不可避免；由資本主義內在的危機——市場分割和原料爭奪上，而斷定帝國主義本身間的戰爭之不可避免。

這三種戰爭，不是分開的而是連環的，爆發了其中一個，則他兩個自然而然的會跟着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就是由這三個相互對立的關係而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應取怎樣的態度呢？這確實是目前迫切而重要的一個問題。我相信，除了毫無知識的人外，沒有人敢說在二次大戰中，中國還能保持在第一次大戰中所取的態度的。瑞士議員芮恩施 (Reinhard) 在他所著之「帝國主義在遠東政策」一書中說到：「……下屆戰爭，中國問題當為導火線，中國便是最初的戰場……不論在中國有無利益關係的各國，不論他是中國的苦力，或是歐美的農工，一個也逃不走，都得參加這次名實相符的真正世界大戰……」

的確，這次大戰，中國是跑不了的，而且必然的是這次大戰中重要的角色。不過要在這裏，討論到我們應取的態度，是不大可能，因為這不是很簡單的一回事，這與中國

生死存亡，都是有好大的關係的。

不過這點大前提是可以決定，中國無疑慮的是與各種殖民地弱小民族一致反帝國主義的。

看啊！敵人營壘已經充滿了衝突與矛盾，世界革命勢力的日見抬頭，早已使帝國主義者在我們面前發抖！英國保

守黨塌台了，田中軍閥也滾蛋了，一切反革命勢力的顛覆

和後退，正表示革命勢力的前進與高漲，我們的陣線日益堅固了，我們的旗幟日益顯明了。我們的力量日益雄厚了。去吧！你這兇頑的帝國主義者！你這全世界的惡魔！

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社會科學常識叢刊

# 革命論之基礎知識

陶希聖 著 不日出版

久當與讀者相見之革命論的基礎知識，現改由陶希聖先生執筆，不日出版。這本書是革命社會的研究，把革命過程中社會階級之推移，革命之發展及衰落，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之不同，一一指出。全書目錄，錄於下：

## 第一章 總論

一 革命的意義——二 革命的發生及發展——三 革命發展的兩條路綫

## 第二章 前資本主義社會之革命

一 都市國家與農民國家——二 平民暴動——三 農民戰爭——四 革命中農民的作用——五 革命的變質與革命集團的轉化

## 第三章 資本主義社會之革命

一 階級的推移——二 革命的轉化——三 恐怖與反動及革命之再起——四 民族革命

## 第四章 中國之革命

一 資本主義時期之革命——二 帝國主義時期之革命



# 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

朱佩我

## 一 前言

中國之所以貧弱，是因爲受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以中國革命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反對帝國主義。不能防止帝國主義的侵略，則中國永遠不能脫離其次殖民地地位，國內經濟永遠沒有發展的可能，被壓迫人民永遠沒有解放的日子。

帝國主義對於一切經濟落後國家的侵略，雖然有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各種手段，而牠的目的是在經濟的侵略。因爲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的形態；資本主義工業之大量的生產，需要廣大的銷貨市場及大宗廉價原料的供給，所以掠奪殖民地市場及原料，成了產業先進國的必要的手段。但是要進行這種經濟的掠奪，必須利用各種

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力量。沒有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大英帝國的經濟勢力就無從侵入中國；自然，大英帝國如果不在中國進行經濟侵略，也不必以軍事的力量壓迫中國，也不會有鴉片戰爭。一切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侵略都是一樣，牠的目的雖是在把一艘艘偉大的商輪裝滿了精製的工業品去換回廉價的原料，但是在商輪前面必須有巨大的砲艦作引導，因爲沒有砲艦，商輪就不能達到牠的目的。中國自從鴉片戰爭開始被帝國主義的砲艦征服後，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就開始在中國猛烈的發展，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生命差不多完全爲帝國主義所操縱，中國人民的膏血，差不多爲帝國主義所吸盡了；其中最厲害的，尤其是英國和日本。

我們知道，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是我們全國國民的任

務；但在研究怎樣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之前，必先了解帝國主義侵略的實況。關於英國，我豫備另篇詳論，在這裏只專敘日本。

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之最大敵人，這差不多是誰都知道的。但是人們往往只因爲日本輪船撞翻一艘中國輪船，或是一個日本水手殺死一個中國車夫，就以爲是奇恥大辱，至於去年五三的濟南屠殺，那是更不用說了。其實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比對中國的屠殺更可怕萬倍！屠殺是顯明的，經濟侵略是無形的，是更廣大萬倍的屠殺，看了日本在中國的經濟勢力，就可以知道了。

## 二 落後的中國與後起的日本

占世界陸地十五分之一，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其在世界經濟意義的重要，是不言可知的。不僅是領土廣大、人口衆多，而且物質條件也很豐富，寒溫熱三帶的產物無一不有，而且無一不豐。就近代工業中最重要的一些項目而言，也都是非常豐富。煤的儲量據歐美日本的專家的估計，至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以上，實占世界第二位，祇有美國較多於中國。鐵的儲量約占世界第五位，歐戰後世界各大國的鐵的儲量約如下表：

美國	四〇二〇〇〇〇〇〇噸
德國	三〇六〇〇〇〇〇〇噸
法國	三〇三〇〇〇〇〇〇噸
英國	一〇三〇〇〇〇〇〇噸
中國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噸

石油的儲量雖還沒有正確的統計，但中國石油儲量之豐富，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據歐美專家的估計，中國石油儲量至少當在美國的石油總儲量十分之三以上。錫的產量占世界第三位，就一九一八年的統計，世界產錫最多的國家，是馬來及波利維亞；波利維亞的產額爲二八〇〇〇噸，約占全世界產額百分之一五〇；中國產額爲一二〇〇噸，約占全世界產額百分之九。五〇。銅的產量在一九一八年統計雖僅占世界第十二位，但中國銅的儲量也非常豐富，不過開採的很少。錫的產量占世界第一位，十年來，中國錫的產量約占世界總產額一半以上。中國的金鑽也很豐富，一九一七年中國產金額爲價值三〇六〇〇〇〇元美金，占世界第六位。此外，如水銀、汞等各種礦產，也都非常豐富而爲世界所鑒羨。

農業生產方面，更足以表示中國的偉大。中國的森林非常豐富，木材的產量全世界除了俄國外，要推中國最多了。

。棉的產量約占世界第三位，除了美國和印度外，中國是世界產棉最多的國家。茶的產量占世界第一，一九一三年世界重要的產茶國的產額，計印度約三億萬磅，錫蘭約二億萬磅，日本約一億萬磅，爪哇約七千萬磅，總計不過六億七千萬磅，合全世界計之，中國約占一半以上。絲的產量本占世界第一，現其地位雖為日本所奪，降居第二位，而絲業的發展，亦未可限量。豆及豆餅的產量也占世界第一位，每年產額約在一千萬噸以上。此外，如米、麥、麻、煙草、糖等，也有極豐富的產量。

拿中國來比日本，則益見日本的渺小。日本帝國的總面積共有二十六萬方英里，約當中國十六分之一，而人口則包括朝鮮台灣在內，一共祇有八千萬，約當中國五分之一。而且日本又是著名的火山國，國內現有活火山十九處，休歌火山三百餘處；地震是時常有的。又因地勢狹隘，山脊峻削，全國可耕的土地，不及面積百分之二，主要的糧食生產不足供給本國人民的需要，其他工業原料的缺乏，那更不用說了。但是這樣渺小的日本，竟征服了偉大的中國。事情似乎是很奇怪，可是從辯證法的唯物論的見地上看來，這又是自然而必然的。

中國地大人多，物產豐富，而其產業却反落後的原因，

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必須經過資本之原始的蓄積這一個階段。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形成，需要下面這兩個條件：（一）有自由出賣勞動力，而且非出賣勞動力不能生存的階級的存在；（二）大量資本的存在。這兩個條件就是資本之原始的蓄積。中國雖然地大物博，而這兩個條件是完全缺乏的。關於第一個條件：中國幾千年來，完全是一個農業國家，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農民。在西歐資本主義勢力沒有侵入中國的時候，中國的農民都能夠自立自給，他沒有到市場上去售賣他的勞動力的必要——近代勞動階級的存在，都是非出賣勞動力不能生存的經濟生活壓迫的結果。第二：中國是一個小農經濟國家，一般人民的生活，祇能夠自立自給，沒有過分的經濟恐慌，也沒有大宗資本的集中。缺乏了這兩個條件，歷史的運命已經註定祇有落後。加以正因為中國之地大物博，物質條件非常具備，人民生活不憂缺乏，所以不思進取，處處墨守舊法，這都是資本主義不能發展之客觀的原因。因此，具備了資本主義發展之各種條件的西歐先進國家，開始向中國侵略，立刻征服了中國。

最先征服中國的是英帝國主義。中國自被英國勢力侵入後，其他各國繼之，中國的東方老大帝國的威望完全掃地

，同時因為內部的腐敗，實力毫無，於是後起的日本帝國主義，也隨着西歐先進國之後，以全力侵略中國，成了宰割中國的重要主人之一。

### 三 日本侵略中國之史的發展

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很得力於對中國的侵略；沒有對中國的侵略——更具體的說，沒有甲午中日戰爭所得二萬萬兩的賠款，沒有中日戰爭所得的國際地位的突增，沒有廉價的中國的原料；漢冶萍的煤鐵，滿洲的農產物，江浙的棉花等；沒有廣大的中國的市場，日本一定沒有現在的地位。即就現在而論，失去了對中國的侵略，日本就不能維持其東方大不列顛的地位；所以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始終非常積極，也可說是非常野蠻。

日本勢力開始侵入中國，是在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

三月，日本政府藉口台灣生番害殺琉球難民的事件，派兵侵入台灣，攻下許多地方；滿清政府也派兵入台援救，兩國幾乎開戰，後來駐華英使調停，結果就締結了下面的三條和約：

銀四十萬兩；

(三) 約束生番，自後不再加害航民。

琉球本是中國的屬地，但條約上將琉球難民認為日本人民，滿清政府竟加以承認，於是中國的琉球就憑這個條約，斷送給日本了。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即甲午年）因朝鮮問題，日本進兵朝鮮，不顧中國抗議，延不撤兵，因此有中日之戰，結果中國大敗，訂立了馬關條約十一款，中國所受的重大損失，約如下列各點：

(一) 朝鮮脫離中國，歸日本所有；

(二) 台灣、澎湖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完全讓於日本；

(三) 奉天省南邊地方，從鴨綠江口，溯該江以抵安平河口；又從該河口劃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止，劃成折綫，以南地方，所有前開各城市皆包括在內，該綫抵營口之遼河後，即順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為界，遼東海岸及黃河北岸，在奉天省所屬諸島嶼，一併割歸日本；

(四) 開重慶、沙市、荊州、蘇州、杭州、等處為中

日通商口岸；

(五) 賠償銀二萬萬兩。

(一) 日本此次征台灣，係保民義舉，中國不認為不是；

(二) 中國賠償撫恤難民銀十萬兩，賠償台灣修道建屋費

自從中日戰爭後，日本勢力，遂大伸張於中國。至一九〇年，義和團事起，日本參加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結果締結辛丑和約，中國方面蒙更重大的損失，而日本在中國之勢力，也從此更爲擴大。

當時因日俄兩帝國主義互爭滿洲利益，發生戰爭，結果俄國大敗，日本在滿洲勢力，益爲擴大，乘戰勝之威，迫中國訂立中日滿洲善後協約三款，附約十一款，除將俄國的遼東租借地和東清鐵路的權利完全占有外。又得着安東鐵路的建築權及其他許多權利。

日本在滿洲地方，除上述的各種不平等條約，取得各種權利外，更恃強橫行，於法定範圍之外，攫取各種非法權利，於是中日之間，又發生了下面五個問題：

- (一) 撫順煤礦問題；
- (二) 間島問題；
- (三) 新法鐵路問題；
- (四) 營口支綫問題；
- (五) 吉長新奉鐵路借款與吉會鐵路問題。

這五種問題，都和滿洲有極大的關係，清政府起初也抗議日本這種非法的侵略，但是到了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

），日本政府乘中國政變之際，突然提出最後通牒，強迫

滿清政府，滿清政府無力抵抗，只得和日本結成了間島協約，滿洲五案協約，於是日本在滿洲的勢力，更根深蒂固，不易動搖。此後，從滿清末年到袁世凱政府以及安福系、直系、奉系等軍閥執政時代，對日本有不少的政治外債，這些外債都附有極苛刻的條件。

一九一三年，日政府向袁世凱提出滿蒙五鐵路建築權的要求：

- (一) 開原到海龍城；
- (二) 四平街到洮南府；
- (三) 洮南府到熱河；
- (四) 長壽到洮南府；
- (五) 海龍城到吉林。

結果袁政府完全承認，於是日本的勢力，又由滿洲侵入蒙古去了。

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發生，日本政府乘此機會，對德宣戰，奪取爲德國所占有的我國的青島，中國政府向日本索還，不但不允，而且於一九一五年提出最苛刻的二十一條（文長不備錄）。

此外，歷年來各種小交涉不知有多少，每項交涉都是日本無理，但結果總是中國吃虧。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的濟

兩屠殺，更是中國的奇恥大辱。總之，日本帝國主義實在是中國國家中國人民的死敵；日本帝國主義者無時無刻不在預備屠殺中國人民，掠奪中國人民。

#### 四 日本的對華貿易急進

我們現在來考察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的實況：

第一、我們先來考察中日間的貿易關係，因為在這裏，就可以看出日本對華經濟勢力的消長。現在我們引證海關報告中的幾個統計表：

##### (一) 日本對華貿易的趨勢(單位海關兩)

年次	進口	出口	合計
一八七〇	一、二六六、〇〇〇	三、四八〇、〇〇〇	三、七六六、〇〇〇
一八八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〇〇	五、七〇〇、〇〇〇
一八九〇	七、元九、〇〇〇	四、八三三、〇〇〇	三、三三〇、〇〇〇
一九〇〇	二五、七五三、〇〇〇	一六、九八〇、〇〇〇	三、六九一、〇〇〇
一九一〇	六、七六六、〇〇〇	六、六〇〇、〇〇〇	一、元、五二〇、〇〇〇
一九二〇	九、〇〇〇、〇〇〇	六、二〇九、〇〇〇	一、四、一五五、〇〇〇
一九三〇	二九、〇〇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〇	一、四、九一〇、〇〇〇
一九四五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六六六、〇〇〇	一、七、〇六六、〇〇〇
一九七七	三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七、〇〇一、〇〇〇

一九二九	一、四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五、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一、九〇七、〇〇〇
一九三二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三、二二〇、〇〇〇	三、元、四二〇、〇〇〇
一九三三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五二七、〇〇〇	四、元、〇五三、〇〇〇
一九四〇	三、〇〇、七六六、〇〇〇	一〇一、二六六、〇〇〇	四、〇二、〇三二、〇〇〇
一九四五	三、九七、七六六、〇〇〇	一、八六、三三七、〇〇〇	四、八四、〇九三、〇〇〇
一九五二	三、三六、九〇〇、〇〇〇	三、一三、二〇〇、〇〇〇	五、五〇、一〇〇、〇〇〇

上表中可以看出日本對華貿易額的增加，是如何可驚；

而日本輸出的增加數，比較中國輸入的增加數，更超過數

倍，所以中國對日貿易的入超，也年年增加，下面的表，

可以看出中國對外貿易入超額中日本的地位。

##### (二) 中國對外貿易入超額各國所占數(單位同)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中國對外貿易入超總數	一、四、四七〇、〇〇〇	一、七、五三三、〇〇〇	三、九、九三六、〇〇〇
對日貿易入超	二、六六五、〇〇〇	二、元、九九九、〇〇〇	一、九八二、〇〇〇
對美貿易入超	八、四三三、〇〇〇	出超四、四九六、〇〇〇	一、四、九三三、〇〇〇
對英貿易入超	七、五〇四、〇〇〇	四、八八四、〇〇〇	五、九七七、〇〇〇
對香港貿易入超	二、九三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元、四七〇、〇〇〇

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最占勢力的，本來是英國，現在這個地位被日本奪去了，如下表：

##### (三) 日英美在中國對外貿易上所占的百分比

年分 日本 英國 香港 美國

一九三〇	二一・五三	二四・八一	四・六四	八・五〇
一九二九	二一・四〇	二五・四九	四・〇〇	一五・四四
一九二八	一六・四〇	二〇・三二	三・三三	六・七六
一九二七	三・六六	二・八五	六・九二	二・一八
一九二六	二・七〇	二・〇〇	二・五〇	一七・七〇
一九二五	二・五〇	二・〇〇	二・五〇	一七・七〇
一九二四	二・五〇	二・〇〇	二・五〇	一七・七〇
一九二三	二・五〇	二・〇〇	二・五〇	一七・七〇
一九二二	二・五〇	二・〇〇	二・五〇	一七・七〇
一九二一	二・五〇	二・〇〇	二・五〇	一七・七〇
一九二〇	二・五〇	二・〇〇	二・五〇	一七・七〇

上面這三個統計，表示出單是中日貿易一項，日本所掠奪中國的，為數已非常可驚了。

### 五 日本在華經營的銀行事業

銀行事業是近代工業的核心。因為近代的大工業生產需要大量的資本，這就需要銀行。無論怎樣規模偉大的工廠

，離開了銀行就完全失去了牠的作用。所以帝國主義要掠奪殖民地，必須擔任這個地方的金融支配機關，換句話說，必須利用銀行。

日本在中國進行經濟侵略，自然也必須利用銀行。日本在中國各地開設的銀行，據最近調查，有如下表：

行名	所在地	實收資本額(單位元)
正金	分行徧南北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台灣	上海漢口廈門 廣州福州汕頭	五二,五〇〇,〇〇〇
朝鮮	上海天津及 東三省各處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井	上海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菱	上海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住友	上海漢口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吉林	吉林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商工	遼陽	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哈爾濱	哈爾濱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大連	大連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大連商業	大連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教育	大連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綏遠	大連哈爾濱	九,五〇〇,〇〇〇
庶民	大連	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長春實業	長春	五〇〇・〇〇〇	遼東	大連錦州	一・五七五・〇〇〇
安東實業	安東	一二五・〇〇〇	滿洲商業	安東	二・二七五・〇〇〇
滿洲貨款	瀋陽	五〇〇・〇〇〇	協成	安東	二五〇・〇〇〇
營口	營口	三〇〇〇・〇〇〇	南滿	安山	三七五・〇〇〇
振興	牛莊	三二五・〇〇〇	旅順	旅順	四八七・〇〇〇
中日	鐵嶺	一・〇〇〇・〇〇〇	鞍山	安山	二五〇・〇〇〇
開源	開源	五〇〇・〇〇〇	奉天	瀋陽	一・二五〇・〇〇〇
四平街	四平街	一五一・〇〇〇	東華	瓦房店	八二五・〇〇〇
平和	大連	二〇〇・〇〇〇	滿洲	大連瀋陽撫順本溪 安東鐵嶺長春吉林	八・六一九・〇〇〇
大昌	遼陽	二五〇・〇〇〇	上海	上海	一五〇・〇〇〇
天津	天津北平	二五〇・〇〇〇	橫濱正金銀行	係一八八〇年設立於日本橫濱，及後在中國上海設立分行，現該行在中國分行多至二十餘處。中國東北方面的金融，幾為該行所壟斷，近年其勢力延及中部及東南各地。據一九一七年該行報告，在中國所發出之鈔票，計有二千零二萬餘元。又至一九一八年止，該行投資中國，合計有日幣一億五千五百餘萬元。台灣銀行於一九六六年設於台灣台北，設分行於中國各地，尤其是在粵閩等南方各省，有偉大的潛勢力，該行華人存款，計有七八千萬元之多。其對於中國投資，據一九一九年調查，共有一億零七百二十萬元，又八十八萬八千五百兩。朝鮮銀行	
濟南	濟南青島	二五〇・〇〇〇			
華商	台灣廣州	七・五〇〇・〇〇〇			
新商	福州廈門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大連興業	大連	二〇〇・〇〇〇			
中華匯業	北平天津上海	五・〇〇〇・〇〇〇			
大市	北平天津上海	六一〇・〇〇〇			
日華	鐵嶺開源	一・〇〇〇・〇〇〇			
正隆	大連撫順錦州營口 瀋陽旅順長春開源	九・五〇〇・〇〇〇			
龍口	大連哈爾濱青島 安東安山公主嶺	五・七五二・〇〇〇			

係一九〇九年設立於韓京漢城，在中國分行有二十餘處，在東三省方面，有偉大的勢力，計該行在東三省方面所發行的兌換券額共達四千餘萬元，南滿一帶約三千三百餘萬元，北滿一帶約七百餘萬元，沿海洲一帶約五百萬元；共放債總額，約三萬萬元。

此外如中華匯業銀行，正隆銀行等，名雖為中日合辦，而實際則中國僅有其名，實係日本獨有，故不能算為中日合辦也。

## 七 日本在中國經營的交通事業

交通事業對於近代工業關係的重要，是不用說的。簡直可以說，交通事業是近代工業的命脈。要發展工業，第一必須發展交通事業；交通不發達，工業決沒有發展的可能。

交通事業在社會經濟關係中既如此重要，所以帝國主義要在經濟落後國家進行侵略，必然努力於交通事業方面；各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也是如此。日本自從開始侵略中國後，即異常注意於交通事業。

交通方面最重要的是鐵路和航業，茲就這兩項方面分析日本的勢力。

先從鐵路方面說。中國鐵路事業還非常幼稚，這是誰都知道的。而且連這非常幼稚的鐵路，大部是外人的勢力。日本在中國鐵路方面的勢力，可分為兩項：一是對於鐵路完全有所有權，一是因借款或其他關係，有管理權或他權利。

完全有所有權者；即為南滿鐵路。南滿鐵路長一。六一二。六〇公里，除中東路外，為中國境內最長之鐵路。關於南滿鐵路，後面當另段詳述。除南滿路外，日本又有下面幾條鐵路的建築權：

(一) 四平街洮南線 二二〇哩

(二) 長春洮南線 一八〇哩

(三) 開原海龍線 一二三哩

(四) 海城吉林線 一一二哩

(五) 洮南熱河線 四七〇哩

至於中國鐵路之有日本借款者，約如下表：

借款名稱 本息折合銀元數

四鄭鐵路借款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膠濟鐵路國庫券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正金銀行借款 一〇〇三〇〇〇八二五〇〇

平漢鐵路三井洋行枕木借款 一〇〇〇八五一一五〇三八

津浦鐵路三井洋行做車債款

一〇八〇一〇一九四・五四

津浦路三井洋行車租借款

一〇〇四四・一四五・五九

津浦路祥泰木行枕木債款

九五八・二七三・八四

平綏路三井洋行機車債款

四〇一二八・二九八・九六

平綏路三井洋行枕木及機車配件債款

一〇五一二・七三六・四一

湘鄂路材料借款

不詳

平奉路新奉借款

三六・五五五・五六

平奉路短期借款

不詳

平奉路唐榆雙軌借款

四〇七四四・一六四・四二

平綏路東亞興業會社第一次借款

三〇三二一・三五六・八三

平綏路東亞興業會社第二次借款

四〇一九三・五一五・四五

平綏路展築京門枝路借款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平綏路鄂葛嶺借款

一四四・五二・五〇

吉長路改訂借款

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吉長路南滿墊款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洮路短期借款

三四・八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洮路墊款

九一・五七九・八四

濱黑墊款

一〇〇〇五・〇〇七・四一

南海路

不詳

以上以一九二五年底為標準

此外，尚有許多所不知道的借款。總之，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鐵路方面的勢力是很偉大的，尤其是在滿洲。

其次關於航業方面。航業方面，大別可分為三種：遠洋

航路，沿海航路與內河航路。遠洋航路是各國相互間來往

，沿海航路與內河航路是本國沿海及內地來往。中國遠

洋航路方面，祇有外國船開到中國來，中國沒有一艘輪船

開到外國去。來往中國與各國間的日本輪船，據我所知的

，如下表所列：

公司名 船數 航路

日本郵船公司 八一 中歐中美中印中奧日滬華比中日

東洋汽船公司 一〇 中美(太平洋大西洋)

大阪公司 八一 中歐中美中奧中日中南洋印度

三井洋行 二七 中美中日近海

三菱洋行 不詳 中日

天華洋行 三 中日

其他 不詳

不僅遠洋航路中國不能與日本及其他各國競爭，而且連

內河航路與沿海航路也為外人所操縱。本來世界各國對於

沿海航路與內河航路都有專有權，外人不能過問；但中國

因不平等條約而把沿海航業與內河航業的專有權斷送了。

日本自馬關條約締結，獲得宜昌重慶上海蘇州杭州間的內河航行權後，即積極擴充其勢力。大阪商船公司以該國政府爲後盾，侵入長江航路。一九〇三年，日本郵船公司以二百五十萬元的代價，買得屬於英國麥邊公司之上海匯山碼頭，開始航行長江一帶。第二年，又創立湖南輪船公司，從事於漢口湖南間之航路。後來，日本郵船公司大阪商船公司等與從事於蘇滬間小輪航業之大東公司等合組成日清輪船公司，勢力頓增，後擴充航路至南昌常德等處。此外，在滿洲大連等處的航業，幾乎完全爲日人所操縱。茲將所知之各航路日本船隻噸數列表如下：

航路 船隻 噸數

宜昌重慶間

四·五一九

北洋航路

一三

青島航線

一一

日本在華海運上之勢力，在其對華貿易船舶之多，就可知道。下面的表是歷年日本在華貿易的船舶的噸數。

礦質 地點

礦權者

煤 奉天本溪湖

本溪湖煤鐵有限公司

煤 本溪湖廟兒溝

本溪湖煤鐵有限公司

煤 熱河阜新新邱

大典公司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一年

三·四三·四七 三·五三·四九 元·二九·五三 三·七六·六三

## 八 日本在華經營的礦業

煤鐵是近代工業的基礎，要發展工業，必須開發煤鐵礦產。中國的煤鐵礦儲量都很豐富，已如前所述。而日本則非常缺乏，所以對於中國的經濟侵略中，也特別注意於礦業。

中國煤鐵礦之在名義上實際上都爲日本占有者，有南滿鐵道會社之撫順煤礦，撫順煤礦自一九一三年以來，其產煤量已超出開採以上，爲關內第一產煤最多之區，今完全爲日本所有，真是中國工業的一個絕大的打擊。此外，如吉林寬子城之煤礦，奉天遼陽縣之煤礦，均爲日本所有。至於名義上爲中日合辦而實際上爲日本所操縱者，其主

要如下表：

成立年

資本或礦區面

一九一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五

煤	熱河阜新新邱	大新公司	一九一五	
煤	山東濰縣坊子村		一九〇八	
煤	山東淄川縣費山		一九〇八	
煤	山東益都金嶺鎮		一九〇八	
銀銅	吉林延吉縣天寶山	天寶山公司	一九一六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鐵	奉天遼陽弓長嶺	弓長嶺鐵礦公司	一九一九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煤	安徽懷寧縣董家冲等	中日實業公司	一九一六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銅	鳳城		一九一八	一八二〇畝
煤	撫順石門寨		一九一九	九三三畝
煤	撫順得古土口子		一九一九	一五九八畝
煤	撫順四鄉	大興公司	一九一六	九二一畝
煤	西安半截河子		一九一九	四二九七畝
煤	西安半截河子西嶺		一九二〇	一七一畝
煤	西安東孟河旁		一九二〇	三六六二畝
煤	錦西縣東北六十里		一九一八	五三七八畝
煤	錦西縣正北等處		一九一九	二九三一畝
鉛	開源縣東南等處		一九一九	四五一畝
煤	章邱普濟鎮	旭華公司	一九二一	二九方里四三五畝

以上二十一條所要求者尚不在內。

此外，如中國最著名之漢冶萍公司，名義上雖為中國所

有，而實際則因借款關係，主權完全操於日本，尤為中國

產業的致命傷。

## 九 日本在中國經營的其他主要工業

日本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一樣，不僅在中國掠奪廉價的原料，換以貴重的商品，來剝削中國，而且直接在中國開設工廠。

中日馬關條約第六款第四項載有：「凡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業製造。……」自從這個不平等條約締結以後，上海青島漢口等處就有了不少的日本工廠，直接的進行經濟的掠奪。茲將日本經營各主要工業情形略述如次。

**棉紗業** 中國是著名的產棉國家，但中國的棉紗業並不發達。甚至在國內處處受外商——尤其是日本商的壓迫。中國棉紗業的中心是上海青島武漢天津無錫南通等處，尤以前三處為重要，茲將該前三處之日華紗廠勢力比較如左：

	上海	武漢	青島
華商 廠數	三三	五	一
華商 錠數	六七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
日商 廠數	一	九	九
日商 錠數	九元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	一九五〇〇〇

上面華商的錠數雖與日商相差無幾，而日商資本雄厚，經營得法，又有不平等條約之種種便利（註），故發展甚速，而中國則日形落後。茲將日本在華紗廠之名稱資本額及所在地列表如下：

名稱	成立年	資本額	錠子枚數
上海紡織公司	第一廠	一八六	二〇、元三
	第二廠	一九五	二五、四〇
	第三廠	一九六	五〇、五三
日華紡織株式會社	第一廠	一八五	三〇、三六
	第二廠	一九八	三〇、三六
	第三廠	一九八	三〇、三六
	第四廠	一九三	三〇、三六
嘉和紗廠	第一廠	一九三	三〇、三六
	第二廠	一九四	三〇、三六
	第三廠	一九二	三〇、三六
	第四廠	一九三	三〇、三六
內外棉株式會社	第五東廠	一九五	六〇、四〇
	第五西廠	一九五	六〇、四〇
	第七廠	一九九	三〇、三六
	第八廠	一九九	三〇、三六

第九廠	一九〇六	三三・三五六
第十二廠	一九一九	三〇・八〇〇
第十三廠	一九二一	三三・一〇〇
第十四廠	一九三三	三三・一〇〇
第十五廠	一九三三	三三・〇〇〇

以上十三廠其資本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東華紗廠

第一廠	?	四二・〇〇〇
第二廠	?	四二・〇〇〇
第三廠	?	四二・〇〇〇

同興紗廠

第一廠	一九三三	四二・〇〇〇
第二廠	一九三三	四二・〇〇〇

公大紗廠

第一廠	一九三三	四二・〇〇〇
第二廠	一九三三	四二・〇〇〇

公茂紗廠

第一廠	一九三三	四二・〇〇〇
第二廠	一九三三	四二・〇〇〇

大康紗廠

第一廠	一九三三	四二・〇〇〇
第二廠	一九三三	四二・〇〇〇

豐田紗廠

第一廠	一九三三	四二・〇〇〇
第二廠	一九三三	四二・〇〇〇

裕豐紗廠

第一廠	一九三三	四二・〇〇〇
第二廠	一九三三	四二・〇〇〇

以上在上海

內外棉株式會社第六廠

第七廠	一九三三	六三・一〇〇
第十一廠	一九三三	六三・一〇〇

富士紗廠

第一廠	一九三三	三七・九〇〇・〇〇〇
第二廠	一九三三	三七・九〇〇・〇〇〇

鐘淵紗廠

第一廠	一九三三	四二・六〇〇
第二廠	一九三三	四二・六〇〇

日清紗廠

第一廠	一九三三	四二・六〇〇
第二廠	一九三三	四二・六〇〇

長崎紗廠

第一廠	一九三三	四二・六〇〇
第二廠	一九三三	四二・六〇〇

大康紗廠

第一廠	一九三三	四二・六〇〇
第二廠	一九三三	四二・六〇〇

泰安紗廠

第一廠	一九三三	四二・六〇〇
第二廠	一九三三	四二・六〇〇

滿洲紡織株式會社

第一廠	一九三三	四二・六〇〇
第二廠	一九三三	四二・六〇〇

內外棉株式會社金州分廠

第一廠	一九三三	四二・六〇〇
第二廠	一九三三	四二・六〇〇

滿洲福紡株式會社

第一廠	一九三三	四二・六〇〇
第二廠	一九三三	四二・六〇〇

織布業

日本在中國的織布工場有：  
上海紡織公司第一廠 上海 三七六

地址 布機架數 每日出布疋數

第二廠 上海 五一〇 ?

公茂紗廠 上海 五一五 ?

第三廠 上海 九八三 ?

豐田紗廠 上海 四〇〇 ?

日華紡織株式會社 上海 五〇〇 一四・四〇〇

鐘淵紗廠 青島 八六〇 ?

內外棉株式會社 第七廠 上海 八〇〇 ?

滿洲紡織株式會社 遼陽 五〇四 六・〇〇〇

第九廠 上海 八〇〇 ?

麵粉業 日本在中國單獨經營的麵粉公司，其著名的如

同興紗廠 上海 九五二 ?

下：

名稱 地點 成立年 資本 每日製粉數

滿洲製粉會社 哈爾濱 一九一八 ? ? 八・〇〇〇袋

北滿製粉會社 哈爾濱 一九一八 ? ? 一七・五〇〇普得

滿洲製粉會社 長春 一九二二 ? ? 四・八〇〇袋

滿洲製粉會社 鐵嶺 一九〇八 日金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二・〇〇〇袋

濟南分工廠 濟南 一九一八 ? ? 二・八〇〇袋

青島製粉會社 青島 一九一八 ? ? 一・二〇〇袋

三井製粉工廠 上海 一九九六 三〇〇・〇〇〇元 一・八〇〇袋

名為中日合辦而實占日占實力的，有：

壽星麵粉公司 天津 一九一六 ? ? 三・〇〇〇袋

萬福興 傅家甸 一九一七 二五〇・〇〇〇盧布 二・五〇〇普得

中華製粉會社 長春 一九二〇 一・二〇〇・〇〇〇元 四・〇〇〇袋

亞細亞製粉會社 開源 一九一九 三五〇・〇〇〇元 二・〇〇〇袋

和豐麵粉公司 漢口 一九〇五 六〇〇・〇〇〇元 九〇〇袋

新式製油業 日本在滿洲經營大規模之新式製油廠五六家，名稱資本額不詳。

糖業 日本在滿洲經營糖業，極有成績，其最著者如南滿製糖株式會社，資本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日金，規模甚大。

煙草業 日本在中國經營的煙草業，其著者有東亞煙草會社，資本日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於營口等處設工廠；奉天大安煙公司，資本日金五〇〇・〇〇〇元等。

此外，日人在各重要工業中之勢力，尙未可計數。據我手頭所有的材料，下面的幾個重要商號，均係日辦或名爲中日合辦，而實際爲日人所操縱者。

名稱	所在地	成立年	資本額(單位元)
鴨綠江採木公司	滿洲	一九〇八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上海絹絲製造公司	上海	一九〇六	四〇〇・〇〇〇
鐵嶺電燈局	鐵嶺	一九一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
昌圖株式會社		一九〇六	三〇〇・〇〇〇
營口水道電燈公司	營口	一九〇五	二・〇〇〇・〇〇〇
瀋陽馬車鐵路公司	瀋陽	一九〇六	一・九〇〇・〇〇〇
日清火柴公司	長春	一九〇七	三〇〇・〇〇〇
信泰公司	長春	一九〇九	三〇〇・〇〇〇

鴨綠江製材有限公司	安東	一九一五	五〇〇・〇〇〇
大連交易所	大連	一九一三	一・〇〇〇・〇〇〇
瀋陽保信公司	瀋陽	一九一六	五〇〇・〇〇〇
開源交易所	開源	一九一六	五〇〇・〇〇〇
長春交易所	長春	一九一六	五〇〇・〇〇〇
電氣興業公司	?	一九一七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上海電氣公司	上海	一九一七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公興鐵廠	?	一九一七	二〇〇・〇〇〇
安川製鐵所	?	一九一六	二・五〇〇・〇〇〇
天圖鐵路公司	?	一九一八	一・〇〇〇・〇〇〇

### 十 南滿鐵路公司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其視線集中於滿蒙，所以現在的滿蒙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中心點，幾乎成了第二個朝鮮。

要研究日本在滿蒙的侵略，首先會使我們聯想到南滿鐵路公司。

誰都知道英國藉東印度公司來滅了印度，現在日本的南滿鐵路公司，就是從前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南滿鐵路公司雖然是營業的組織，實在是日本侵略滿蒙的急先鋒。該公

司的條例上雖規定中日兩國政府和兩國人民都可以入股，而實際上，條文是空設的，從開辦到現在，該公司的股份都是日人，而且十分之九是日本政府的，所以南滿鐵路公司不是尋常的商業機關，而是日本在滿蒙的代理人。公司的正副經理都由政府指派；最奇怪的，該公司有指定何人應派為駐滿日領之權。

南滿鐵路的幹綫是大連至長春間的南滿鐵道，支綫有旅順支綫、柳樹屯支綫、營口支綫、烟台支綫、撫順支綫等。該公司除了經營本公司直轄的幹支各綫外，還經營許多別種事業，如採礦、水運、電氣、工程、教育等。該公司對各種事業之投資額，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底，有如下表：

種別	投資額(單位日元)	百分比	年	分	收	入(單位元)	支	出(單位元)
鐵道	二二〇・七八八・八六四	三六・九%	一九一四	二二・二七五・一三二	二二・二七五・一三二	八・三五四・二八六	八・三五四・二八六	一一・八%
工廠	一一・〇一二・一七六	二・〇%	一九一五	二二・五三二・一一八	二二・五三二・一一八	八・一七四・五二〇	八・一七四・五二〇	八・〇%
船舶	四・三八七・七二七	〇・七%	一九一六	二七・八一五・三四九	二七・八一五・三四九	八・四三三・九三九	八・四三三・九三九	八・〇%
港灣	四六・六八四・二二四	七・八%	一九一七	三四・四五七・九二三	三四・四五七・九二三	一〇・八五八・七三四	一〇・八五八・七三四	一〇・〇%
礦山	一二八・四〇二・一八四	二一・四%	一九一八	四四・九九二・八七二	四四・九九二・八七二	一七・〇三八・一五七	一七・〇三八・一五七	一七・〇%
製鐵廠	四五・三一〇・八八五	七・六%	一九一九	六七・〇六〇・七二〇	六七・〇六〇・七二〇	三〇・五二八・九三八	三〇・五二八・九三八	三〇・〇%
電氣	二〇・二三八・八七五	三・四%	一九二〇	八五・三一六・八〇六	八五・三一六・八〇六	三六・七六〇・二六四	三六・七六〇・二六四	三六・〇%
旅館	二・七八六・七〇三	〇・四%	一九二一	七八・二〇四・一三二	七八・二〇四・一三二	三三・一七二・七六一	三三・一七二・七六一	三三・〇%

地方設施 七〇・四五一・二七九 一一・八%  
 其他設施 四七・六六二・九四三 八・〇%  
 合計 五九八・七二五・八六〇 一〇〇%  
 該公司鐵道方面歷年的總收支如下：

一九二二	八七·八一·二〇二九	三四·一六九·二八五	一九二二	七·五二三·五九九	五·八九五·三八四
一九二二	九二·二六九·七〇四	三五·七八七·五八九	一九二四	八·二八〇·二五九	六·八一·六四六
一九二四	九二·五六一·七三三	三六·五五三·二九七	一九〇七	二·三三三·三二五噸	

大連港埠頭歷年的總收支如下：

又該公司經營撫順煙台兩煤礦，歷年的產量如下：

收入(單位元)	支出(單位元)					
一九〇七	五七二·四九三	五六〇·一五一	一九〇八	八四六·六七六	一九〇九	七〇六·〇四二
一九〇八	一·〇二〇·八二八	八四六·六七六	一九一〇	一·一三三·二九二	一九一一	一·三八二·五二四
一九〇九	一·三八〇·七三二	一·〇二六·二七六	一九一二	一·〇二六·二七六	一九一三	一·五一三·二五四
一九一〇	一·一六七·八一八	九七一·四二九	一九一四	一·一七二·五五八	一九一五	二·二八〇·七五三
一九一一	一·〇九一·三九九	一·一七二·五五八	一九一五	一·二八三·七四五	一九一六	二·二四〇·二七一
一九一二	一·三八八·五六八	一·四七八·六二九	一九一七	一·六九八·五三五	一九一八	二·一三一·二二三
一九一三	一·五〇〇·二二二	一·四七八·六二九	一九一九	二·〇一四·〇三〇	一九二〇	二·三八九·五八四
一九一四	一·八一一·三八七	一·四七八·六二九	一九二一	二·二五四·七一一	一九二二	二·六二七·五三二
一九一五	二·〇一四·〇三〇	一·六九八·五三五	一九二二	二·五四五·七一一	一九二三	三·〇三八·三五三
一九一六	二·二八一·三·四九二	二·五四五·七一一	一九二三	三·八九七·五八三	一九二四	三·〇三九·三三三
一九一七	三·七九四·二三九	三·八九七·五八三	一九二四	六·六五二·二一一	一九二五	三·二〇九·三八三
一九一八	五·二九五·五六五	六·六五二·二一一	一九二五	六·八〇二·一五〇	一九二六	二·七一八·四七七
一九一九	六·九一〇·七七八	六·八〇二·一五〇	一九二六	七·一七四·二七二	一九二七	三·九二一·七二七
一九二〇	七·一七四·二七二	五·六八九·二七三	一九二七	八·二一二·八七八	一九二八	五·〇二九·五六一
一九二一	八·二一二·八七八	六·〇三二·七六七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二四 五〇六四二・四六四  
 至於該公司歷年的純益金額，則如下表：

一九〇七	二〇〇一六・五八五元
一九〇八	二〇一一三・五八二
一九〇九	五〇七七一・五九九
一九一〇	三〇七〇八・三六一
一九一一	三〇六六七・四二八
一九一二	四〇九二六・〇四五
一九一三	七〇一六七・二七九
一九一四	七〇五四一・〇九一
一九一五	八〇〇八〇・四九九
一九一六	一〇〇二〇七・六〇八
一九一七	二二〇一九三・一七一
一九一八	二四〇三七四・九六四

一九一九 二七・三九一・九八五  
 一九二〇 三一・三八六・一三九  
 一九二一 三五・〇八〇・二四四  
 一九二二 二四・七九五・五九二  
 一九二四 三四・五五二・九一四  
 一九二六 三四・八六五・二八〇

從上面的各種統計表中，可以看出該公司的勢力是如何的偉大了。

### 十一 結論

不僅如此，日本帝國主義者野心勃勃，正在得寸進尺，企圖南滿路而侵入中東路，由滿蒙而擴大至全中國。我們要發展中國的社會經濟，要使中國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要解除人民的痛苦，必須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必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 唯物史觀的文學論

Mare Iakowicz 著  
 樊仲雲 譯

書已付印  
 實價七角

文藝作品向來以為是崇高的精神的表現，是理想的美麗的花朵，但是精神寓於肉體，美麗的花朵必須植根於土壤，為上層建築，為社會意識的表現，但其基礎則為經濟的構造。本書即以唯物史觀的立場，分析的論述文學作品的各方面，分上下二篇，前篇論各派的藝術觀，如觀念論者，社會學者，弗洛特派及馬克斯派，下篇唯  
 物史觀分析各種文學作品，如小說、戲曲、詩歌等，並引名著多種，以為例證，全書共十萬言，立論深入而淺出，譯筆明白而流暢，是一部最新的文學概論，用作學校教本，亦極相宜。

新生命書局  
出版

# 三民主義

## 研究專籍

### 三民主義政治學

著者 孟武 再版 實價九角

本書是陸孟武先生最近傑作，用科學的方法，一面綜合研究，總理各種的學說，同時更開明過去現在將來社會的一切情形，內分五大章：第一章過去社會的觀察，用民生史觀以說明過去社會如何進化；現在社會，可當做一部社會學；第二章現實社會的解剖，把經濟政治帝國主義一剖析以證明其必然的崩壞，可當做一部政治學經濟學；第三章將來社會的建設，說明三民主義的理論和實際，讀此一章即可知道國民黨的種種主張；第四章如何由現實社會推移為將來社會，由中國之經濟的培植，以說明國民革命的進行；第五章誰有擔改造的責任，說明中國國民革命的基礎和黨治問題，三民主義有了周佛海先生的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成為科學化，有了這本書，更可以深刻化，凡是中國的人民不可不看這一本書。

### 三民主義社會學

著者 王斐孫 三版 實價二角

修習及講授社會學者，皆感學善民的自修本與教科書之難覓，自國民革命勢力，遍達全國以來，從前流行的社會學書籍，大抵不能適應革命思潮，尤與三民主義相扞格，或竟相背馳，三民主義不是三個政治方案實為一自成系統的社會思想，本書由此點出發，以科學的方法與深刻的思考，作綜合的敘述，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社會之起源與發達，第三章論社會的變革與進化，第四章論社會的結構與本質，第五章論社會思潮，第六章論社會問題，尤于中國社會問題與三民主義有甚深之研究，全書計五萬言，特低廉其定價，以備編授與自修社會學者之採擇。

周佛海著

### 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 三民主義的基本問題

十版 實價八角  
三版 實價六角

讀過「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的人，自然知道周先生對於三民主義研究的深刻和解釋的正確。不過關於三民主義還有許多基本問題，在「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裏面還沒有討論得到「三民主義之基本問題」，為周先生最近的傑作，篇首有周先生自序文，長八千餘言，說明研究三民主義的方法，周先生研究三民主義，不採取支學的方法，也不用勉強的形式，邏輯完全以社會科學的方法，根據社會進化的原則，以闡揚三民主義的真精神，這兩本書實為絕好的姊妹篇。



## 唐代之賤民制度

方岳譯

時論家常說中國沒有社會階級，但是我們一開史卷，便看見貴族與農奴之對立。自秦漢以後自由民與奴隸之對立，仍刺激吾人之眼簾。民國十四年十二月發行之清華學報載有梁啓超之中國奴隸制度一文，稍在此前，社會科學季刊第三卷三號載有王世杰之中國奴隸制度。民國十六年發行之國學論叢第一卷一號載有何士驥之部曲考，作一部分的研究。在日本，大正五年發行之經濟大辭典「奴婢」條下中國之部爲東川德治所起草。玉井是博於大正十二年史學雜誌第三十四編第四號唐代之社會史的考察一文涉及奴婢問題。昭和四年發行之朝鮮支那文化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學法文學會編）又載有玉井氏唐代賤民制度及其由來一文。奴隸雖不能叫做階級，却是一種披着法律的外衣的階級。有了奴隸制度，則體力勞動便專屬於奴隸。與此以體力勞動爲特徵之奴隸相對立，乃有游閑士大夫。聊譯玉井氏此文以告彼主。張中國沒有階級之論者。

題目說賤民，賤民是什麼呢？賤民之語已見於左傳，哀公十七年載：

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

但是唐律及其疏議只與「良」或「良人」相對而稱「賤」，却沒有稱爲「賤民」之例。唐律疏議是高宗永徽四年編修的書，

高宗即位以後，避太宗的諱，世民二字雖不運用也要避改，所以此書沒有良民賤民之語是當然的。但是宋刑統是稱良人賤人，明律集解也是一樣，那末，良人賤人之語也不必是避唐太宗的諱使然。所以，應當說是「賤人」制度，今從普通用語。

在唐代，良賤是不可混淆的兩大階級，這由唐律疏議卷廿四戶婚下而可見：

人各有偶，色類相同；良賤既殊，何宜配合？

不獨禁止良賤間的婚嫁，依唐律，良賤的法律上權利義務亦各不同。唐代的賤民並不是尋常為一般人所賤視的人，乃是與法律上受特殊待遇的良人異其權利義務之階級。這是賤人所以為賤人之基本的特性。對於法文為門外漢之著者，暫把賤人解釋為法律上與良人受不同的待遇的人。因此，雖為社會所賤視而法律上仍與良人受同一待遇者，姑置於論述之外。

## 一 官賤民

唐代賤民大別為二種。其一是隸屬於官的賤民，姑稱為官賤民。其二是隸屬於私家的賤民，姑稱為私賤民。官私賤民各分為幾個等級。

屬於官賤民者有官奴婢、官戶、雜戶、工樂、太常音樂人。依次說明於後。

### 官奴婢

官奴婢大部分是由反逆相坐之法而發生的。

唐六典卷六尚書省刑部都官條有下列之記載：

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

沒官，皆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命遠京邑，配嶺南為城奴。）

這個條文見唐律賊盜律：

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男夫年八十及篤疾，婦人年六十及廢疾並免。（餘條婦人應緣坐者）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異。

謀反與謀大逆，是十惡之罪，依唐律之法，謀反是「謂謀危社稷」，謀大逆是「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依律文，凡實行反及大逆者不用說，即令圖謀反及大逆者，本人斬，父子年十六以上者絞，父子年十五以下，母、女、妻、妾、子之妻妾、祖、孫、兄、弟、姊、妹、部曲、奴婢、資財、田宅，一律沒收。律文雖不娶奴婢，但依疏議「奴婢同資財，故不別言」，所以私奴婢也是沒收的。這些沒收入官的，都成了官奴婢。

沒收入官的奴婢，隸屬那些官司，執行那些勞役呢？依

前引六典之文，男年十四以下隸屬司農，十五以上遠配嶺南為城奴。然而六典又說：

凡初配沒，有伎藝者從其能而配諸司，婦人工巧者入

於掖庭，其餘無能，咸隸司農。（註二）

則無技能之多數人雖隸屬司農，而有特殊技藝者卻依其技藝而配諸司，婦人之工巧者則配掖庭。雖說「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而配司農者亦不限於男子。司農寺「掌邦國倉儲委積之政令」（六典卷十九司農條），其下有鈎盾署，「掌供邦國薪芻之事。」（六典卷十九鈎盾署令條）六典又說：

凡華生鵝鴨雞彘之屬，皆令官奴婢爲課養之。

這可見司農寺所屬官奴婢執行什麼勞役之一斑。但這不是全體的勞役。六典卷六「刑部都官」條載：

男子入於蔬圃，女子入廚膳。

由文氣上看來，雖是就官奴婢官戶及雜戶一般來說的，但是我們可以設司農寺的官奴婢以此爲主要的勞役。至於婦人之工巧者入掖庭，是說內侍省的掖庭。唐書百官志：

掖庭令二人，從七品下；丞三人，從八品上；掌宮人

簿帳女工。……婦人以罪配沒，工縫巧者隸之。無技

能者隸司農諸司。營作須女婢者，取於戶婢。

六典說「工巧者」，這鬼說是「工縫巧者」，可知配掖庭的官婢，其主要的勞役是裁縫。但是，如清代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十九「沒入掖庭」條之所舉，代宗母章敬皇后，宣宗母

孝明皇后都是配掖庭之婢而得寵者，唐代有這種例，這是

可以注意的。又唐代內侍省中有所謂奚官局者。六典載：

奚官局令，掌奚隸二役。宮官品命，丞爲之貳。凡宮人有疾病則供其醫藥，死亡則給其衣服，各視其品命，仍於隨近寺觀爲之修福，無品亦如之。

這是統率奚隸而掌宮人疾病死亡的官司。奚，鄭玄周禮注

（天官酒人之條）：

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知以爲奚。今之

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

隸，左傳襄公二十三年之條：「初，斐豹隸也，著於丹

書。」杜預注：

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

可知奚是官婢的一種，隸是官奴。又可知內侍省奚官局也

是官奴婢之所隸屬。又唐會要卷八十六「奴婢」條：

如意元年四月十七日勅：逆人家奴婢及緣坐等色入官

者，不須充尙食尙藥局驅使。

尙食尙藥局都是殿中省所屬的局。由此可知殿中省也配有

官奴婢。又六典都官之條：

凡諸行宮與監牧及諸王公主應給者，則割司農之戶以

配。

其中配於行宮及監牧的奴婢也是官奴婢。又六典卷二十七

「太子家令寺典倉署」條：

凡戶奴婢及番戶雜戶，皆給其資糧及春冬衣服等，數如司農給付之法，若本司用不足者則官給。

依此則隸屬太子的奴婢叫做戶奴婢。我雖覺得這是「官奴婢」之誤寫，但是唐書百官志同樣載「戶奴婢」之語。而資

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六唐紀：

（貞觀十五年六月）甲辰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云云。太子惡其書，令戶奴何玄素早朝，密以大馬鞭擊之，幾斃。

也可見有隸屬太子的戶奴。則六典所稱戶奴婢，不能說是錯誤。元代胡三省注通鑑之戶役，以爲：「戶奴，官奴掌守門戶。」依釋守門人爲「戶者」之例來說，固可解釋戶奴爲守門奴，但六典與唐書把戶奴與番戶雜戶並舉，便不能不認爲一階級之總稱。或者隸屬東宮的奴婢叫做戶奴婢罷。

六典都官之條有下列的記載：

每歲孟春，本司以類相徒，而疏其籍以申，每歲仲冬之月，條其生息，閱其老幼，而正簿焉。（每歲十月，所司自黃口以上並印臂，送都官閱貌。）

這就是就官賤民全體來說的，抑或是就官賤民某階級來說的，不甚明瞭。但是依六典此文，官奴婢之籍是要在每年正月由所司造成送尙書省刑部都官的。（註三）都官是刑部四司之一。六典載：

都官郎中員外郎，掌配沒隸簿錄俘囚，以給衣糧藥療，以理訴訟雪免。

這是總領官賤民之事的官。都官不獨監領官奴婢之籍，並且每年十一月須親閱官奴婢之貌。在十月，諸司送所屬官奴婢於都官，都官于其翌月閱其貌。「印臂」是說印賤民階級名或所屬司名。

官奴婢的生活是怎樣呢？六典都官之條說「其官奴婢，長役無番也。」官戶及雜戶只是在番值的期間充役，反之官奴婢則不分番而每日供本司的驅使。六典卷六刑部都官條：

凡元冬寒食喪婚乳免，咸與其假焉。（官戶奴婢，元日冬至寒食放三日假，產後及父母喪婚放一月，聞親喪放七日。）

又衣糧醫藥之類皆由官給。此種規定詳載於六典都官之條，可以參看。發給醫藥的是太常寺的職務；公糧之發給，是由尙書省戶部之食部總領，而由太常寺以太倉之糧供應

，這依六典而可知；衣服之發給，恐怕是由尙書省戶部總領，由太常寺供應。

官奴婢的婚嫁，限於官奴婢階級之內。與良人不許婚嫁不用說，與別種賤民階級婚嫁也禁止。養子之制也與婚嫁一樣，限於同階級之內。六典都官之條：

男女既成，各從其類而配偶之。（並不得養良人之子及以子繼人。）

同書卷十九司農寺之條：

凡官戶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媿偶。

唐書百官志司農寺之條也載「官戶奴婢……以類相偶」  
（官戶二字恐衍）。唐律疏議卷十二戶婚上引唐令：

依戶令，雜戶官戶皆當色爲婚。

同書卷十四戶婚下引唐令，更加樂工：

其工樂雜戶官戶，依令，當色爲婚。

比他們的身分更卑的官奴婢，當然是「當色爲婚」了。又戶婚律：

諸與奴娶良人女爲妻者徒一年半，女家減一等，離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因而上籍者

三千里。

這是禁私娶良人女，而此條疏議又認定私奴娶客女爲不

法：

若有爲奴娶客女爲妻者，律雖無文，卽須比例科斷。

客女是比私奴身分較高一等而爲私賤民之一種。私奴不得娶別種賤民階級之女，則與私奴同等待遇之官奴也禁止娶別種官賤民階級之女，這是應當承認的。官奴婢不得以良人爲養子，良人亦不得以官婢爲養子，依前引六典之注文可知。戶婚律更載：

諸養雜戶男爲子孫者徒一年半，養女杖一百，官戶各加一等，與者亦如之。

其疏議說：

雜戶養官戶，或官戶養雜戶，依戶令，雜戶官戶皆當色爲婚，據此卽是別色，準法不得相養，律既不制罪名，宜依不應爲之法。

由此則官奴婢也只可當色相養，而禁止別色相養，可以推知。

官奴婢的身分傳於子孫。但六典都官之條載：

一免爲番戶，再免爲雜戶，三免爲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之總稱，非謂別有一色。）年六十及廢疾，雖赦令不該，並免爲

番戶，七十則免爲良人，任所居樂處而編附之。

由此可知官奴婢年六十及廢疾免爲番戶，年七十則免爲良人。又有時依特別的敕令免官奴婢爲番戶，而番戶雜戶則有時免爲良人。

官奴婢由叛逆相坐以外的事情而發生的也有。試舉一兩個例。

通鑑卷一百八十九武德四年七月條：

癸酉，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諸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鐘，裴寂賜一鐘，聽鑄錢；自餘敢盜鑄錢者身死，家口配沒。

這個規定，唐律除却了。此外又有戰爭中所獲俘虜沒爲官

奴婢的習慣。例如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九上高麗傳：

初攻陷遼東城，其中抗拒王師應沒爲奴婢者一萬四千人，並遣先集幽州，將分賞將士。太宗感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準其直以布帛贖之，赦爲百姓。其

衆歡呼之聲三日不息。（新唐書高麗傳之文亦同）

又有由地方貢獻者。唐會要卷八十六奴婢之條：

大曆十四年五月，詔曰：豈府獻貢奴婢，使其離父母之鄉，絕骨肉之戀，非仁也。宜罷之。

豈是唐代所置的州名，其治在今之廣西邕寧縣。

官戶是什麼？唐律疏議說明如下：

官戶者，亦謂前代以來配隸相坐，或有今朝配沒，州

縣無貫，唯屬本司。（卷三名列例三）

官戶隸屬司農，州縣原無戶貫。（卷六名列例六）

官戶亦是配沒官，唯屬諸司，州縣無貫。（卷十二戶

婚上）

官戶亦隸屬諸司，不屬州縣，亦當色婚嫁，不得輒娶

良人。（卷十四戶婚下）

撮要言之，可得如下之四點：

(一)官戶是配沒的罪人；

(二)官戶隸屬諸司；

(三)官戶籍在本司，州縣無籍；

(四)官戶當色相娶，不許異色相娶。

此四點與官奴婢全同，並沒有指出官戶的特性。官戶與官奴婢相異之點是什麼呢？

第一、官戶與官奴婢的長役不同，是分番的。六典都官之條可見此制：

凡配官曹長輪，其作番戶雜戶則分爲番。（番戶一年三番，雜戶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十六以上當番請納

資者亦聽之。其官奴婢長役無番也。）

番戶與官戶同物異名。前引六典之文有：

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之總稱，非謂別有一色。

由此可知二者實爲一物。但是官戶一語，在宋元人記錄上有種種用法，或以官戶爲官奴婢（宋費袞梁谿漫志），或以官戶爲番戶及雜戶之總稱（宋王溥唐會要，元胡元瑞吏學指南），其爲錯誤，已爲宮崎道三郎博士所指出（註五）。此外則誤以官戶爲雜戶之異稱者，則爲唐書。唐書百官志刑部都官之條：

一免者一歲三番役，再免爲雜戶亦曰官戶，二歲五番役，每番皆一月，三免爲良人。

這是纂修的宋人之誤。可見宋人對於官戶已沒有明確的觀念了。

官奴婢與官戶相異之第二點是依均田法受田之有無。六典卷三戶部條載授田之法，其文中有：

凡官戶受田，減百姓口分之半。

然自六典以下的文獻不載官奴婢受田之事。可見官戶受百姓口分田之半即四十畝而官奴婢全不受田。理由是明白的。官奴婢長役而不分番，當然由官每日給糧，沒有授田之必要。官戶每年卻不過上番三月，在上番時，固由官給糧，六典都官條載。

諸官奴婢皆給公糧，其官戶上番充役者亦如之。

此外不上番的期間不可不自謀生活。所以授田四十畝爲生活費。

官戶隸屬什麼官司？官戶首先隸屬司農寺，這由前引唐律疏議之文「官戶隸屬司農」，及下列文句：

若司農官戶奴婢謀殺司農卿者……（疏議卷十七賊盜

一）

而可知。但疏議既說「唯屬諸司」，「隸屬諸司」，又可知也有隸屬司農寺以外諸司的。但此外諸司所屬官戶之記載很少見。只有前引六典卷二十七太子家令寺典倉署條之文有：

凡戶奴婢及番戶雜戶皆給其資糧。

及唐書百官志：

給戶奴婢番戶雜戶資糧衣服。

從此可知東宮官配有官戶。

官戶是怎樣發生的？六典說「一免爲官戶」，官奴婢遇一

免便成官戶，然而有沒有官奴婢以外的人成爲官戶的呢？

官賤民在原則上都是因反逆相坐而配沒的，不獨官奴婢，

便是官戶、雜戶、工樂、太常音聲人，都是配隸的，這是

唐律疏議所明言（註六）。而六典也說：

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官，皆謂之官奴婢。（刑部都官條）

足見沒有沒官而直入官奴婢以外的階級的事。那便說官戶的前身都是官奴婢也不能算錯了。

官戶還叫做公廨戶，這從沒有人注意過。唐律賊盜律：

諸謀殺制使若本屬府主刺史縣令，及吏卒謀殺本部五

品已上官長者，流二千里。（工樂及公廨戶奴婢與吏

卒同，餘條準此。）

疏議解釋這條注文說：

工樂謂不屬縣實唯隸本司，並公廨戶奴婢，謀殺本司

五品已上官長，罪與吏卒同。若司農官戶奴婢謀殺司

農卿者，理與工樂謀殺太常卿少府監無別。餘條謂工

樂官戶奴婢毆言本部五品以上官長，當條無罪名者，

並與吏卒同。（卷十七賊盜一）

雜戶 唐律疏議解釋雜戶，說道：

雜戶者，謂前代以來配隸諸司，職掌課役不同百姓，

依令，老免進丁受田依百姓例，各於本司上下。（名

例三）

雜戶者，前代犯罪沒官，散配諸司驅使，亦附州縣戶

實，賦役不同白丁。（卷十二戶婚上）

雜戶配隸諸司，不與良人同類，止可當色相娶，不合

與良人爲婚。（卷十四戶婚上）

上列諸條的要點是：

(一) 雜戶是配沒諸司的罪人；

(二) 雜戶配隸諸司；

(三) 雜戶只可當色相娶，不許異色相娶；

(四) 雜戶不是長役，乃分番上下；

(五) 雜戶之籍，附屬州縣；

(六) 雜戶之賦役與白丁不同；

(七) 雜戶之老免進丁受田與百姓相同。

上述諸點之中，(一)(二)(三)與官奴婢及官戶相同，(四)

與官戶相同而與官奴婢異，(六)與(二)實在同物異詞。

所以只有(五)與(七)是雜戶特有的性質。不過(四)之分番

，官戶是一歲三番，雜戶是二歲五番，比官戶減輕幾分。

要之，雜戶是比官戶更近於良民的，其與良民不同的，一

是賦役不同，二是不得與良人通婚（養子亦同）。

六典都官條載：

一免爲番戶，再免爲雜戶，三免爲良人，皆因赦宥所

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

入良人。）

由此可知有由官戶而爲雜戶者，也有由官奴婢直爲雜戶

者，但沒有沒良人爲雜戶的。

〔工樂〕復次，工樂是什麼？我們先看一看唐律疏議的

說明：

工樂者，工屬少府，樂屬太常，並不貢州縣。（卷三

名例三）

工樂謂不屬縣貢，唯隸本司。（卷十七賊盜一）

其工樂雜戶官戶，依令，當色爲婚。（卷十四戶婚下）

先解釋工樂之語，工是隸屬少府監的賤民，樂是隸屬太常寺的賤民。唐會要更載「樂戶」之語，則樂即是樂戶之路稱。

又六典卷六尚書刑部之條，有「工樂戶」之語，不用說是工戶樂戶之路語。工也應稱爲工戶。少府監，依六典卷二

十二：

少府監之職，掌百工伎巧之政令，總中尙左尙右尙織

染掌野五畧之官屬，庇其二徒，謹其繕作。少監爲之

貳。凡天子之服御，百官之儀制，展采備物，率其屬

以供焉。

是供給朝廷工藝品的官廳。太常寺的職掌依六典卷十四：

太常卿之職，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

理焉。一曰郊社，二曰太廟，三曰諸陵，四曰太樂，

五曰鼓吹，六曰太醫，七曰太卜，八曰廩犧；總其官

屬，行其政令。少卿爲之貳。

此八署之中，樂戶所隸屬的是太樂署與鼓吹署。太樂署掌祭祀宴饗之樂，鼓吹署掌備鹵簿之儀的樂。隸屬此二署之

習樂者叫做太常樂工或太常樂人。樂戶是以太常樂工或太常樂人爲家業之戶的意思。唐書禮樂志：

大初中，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

疏議關於工樂的性質舉戶籍與婚姻兩項。婚姻限於當色

之內，與官奴婢官戶及雜戶相同；戶籍不屬於州縣，與官奴婢官戶相同而與雜戶異致。

工樂是怎樣發生的，由六典之文而可知。「其餘雜伎則擇諸司之戶教充」一句之下注文說：

官戶皆在本公司分番。每年十月，都官案比，男年十

三已上，在外州者十五已上，容貌端正，送大樂；十

六已上，送鼓吹及少府教習；有工能官奴婢亦准此；

業成準官戶例分番；其父兄先有伎藝堪傳習者，不在

簡例。（卷六刑部都官之條）

由此可知工樂是由官戶官奴婢之中選充的。業成依官戶之例分番。即一年三番每番一月。

太常音聲人

照例先舉疏議的說明：

太常音聲人謂在太常作樂者，元與工樂無殊，俱是配

隸之色；不屬州縣，唯屬太常；義甯（隋末年號）以來，得於州縣附貫，依舊太常上下，別名太常音聲人。（卷三名例三）

太常音聲，依令，婚同百姓。（卷十四戶婚下）

其雜戶太常音聲人有縣貫，仍各於本司上下，不從州縣賦役者。（卷十八賦盜二）

然唐會要卷三十四論樂條載有下列的詔書：

（武德）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詔：太常樂人本因罪謫沒入官者，藝比伶官，前代以來，轉相承襲，或有衣冠繼緒公卿子弟，一霑此色，累世不改，婚姻絕於士庶，名籍異於編氓，大恥深疵，良可矜感。其大樂鼓吹諸舊樂人，年月已久，時代遷移，宜並蠲免，一同民例。但音律之伎，積學所成，傳授之人，不可頓闕，仍令依舊本司上下。若已經仕官，先入班流，勿更追捕，各從品秩。自武德元年配充樂戶者不在此例。

此詔亦錄於通鑑卷一百八十九武德四年九月條，唐大詔令集卷八十以此詔之時期爲武德二年八月。這是與疏議所說義寧解放同一事件的詔。所以，這次解放是在義寧年間，或武德二年，或是四年，總有一方面記載錯誤。

太常音聲人與其餘的官賤民不同，可與良人通婚。所以

戶籍不用說，老免進丁受田也與良人是一樣的。與良人相異之點只是不從百姓賦役之法而在太常寺分番上下。這一點與樂戶同樣，而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樂署之條：

凡樂人及音聲人應教習，皆著簿籍，置其名數，而分番上下，（短番散樂一千人 諸州有定數；長上散樂一百人，太常自訪召關外諸州者，分番六番，關外五番，京兆府四番，並一月上，一千五百里外兩番併上，六番者上日教至申時，四番者上日教至午時。）皆教習檢察以供其事。（若有故及不在供奉，則輸資錢，以充伎衣樂器之用。）

樂人音聲人是並舉連用的。唐書百官志太常寺太樂署之條，舉資錢之數：

散樂閏月人出資錢百六十，長上者復繹役，音聲人納資者歲錢二千。

其下小注舉太常音聲人之數爲「一萬二十七人」。

太常音聲人如果得了五品以上的勳位，可爲良人。唐會要卷三十四雜錄：

（開元二十三年）又音聲人五品以上勳，依令應除簿者，非因征討得勳，不在除簿之例。

此外則非遇別的赦宥，則其身分子孫相繼，永久不得脫

離。

所謂音聲人，普通是用爲太常音聲人的略稱，但宋人所編纂的書，音聲人一語用法甚是曖昧。例如唐書禮樂志：

唐之盛時，凡樂人音聲人太常雜戶子弟，隸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總號音聲人，至數萬人。

又如唐會要卷三十三清樂之條：

國家每歲闕司農戶容儀端正者，歸之太樂，與前代樂戶，總名音聲人，歷代滋多，至於萬數。

到了宋代，唐代賤民階級已亂，區別不明，便有上述的錯誤。

★ ★ ★

如上述，官賤民有官奴婢、官戶、雜戶、工樂、太常音聲人之五種，最後要說的是這五種階級的等級。六典：

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爲官奴婢，一免爲番戶，再免爲雜戶，三免爲良人。

所以下列的次序，是沒有異議的。

良人——雜戶——官戶——官奴婢

但是工業與太常音聲人兩階級在什麼地位呢？此二者不另成階級而屬於雜戶官戶官奴婢之一種嗎？要明瞭這個問題

是很困難的。但是提出最有力的判斷者是唐律上官賤民之

法律的待遇。以故不避煩瑣，由唐律據拾觀之。首先，關於犯姦，有如下之規定：

諸姦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部曲雜戶官戶姦良人者各加一等；即姦官私婢者杖九十（姦姦婢亦同）；姦他人部曲妻雜戶官戶婦女者杖一百；強者各加一等；折傷者各加門殿折傷罪一等；……諸姦姦良人者徒二年半，強者流，折傷者絞。（雜律上）

分析表示之：

(一) 姦姦良人女 徒二年半

(二) 雜戶官戶姦良人女 徒二年

(三) 良人姦良人女 徒一年半

(四) 良人姦雜戶官戶女 杖一百

(五) 良人姦婢 杖九十

以(三)爲基準而加推察，則賤民姦良人女時，因本人階級之較低而罪加一等，良人姦賤民女時，因相對人階級之較低而罪減一等。但官戶雜戶同一待遇，而工業及太常音聲人卻沒有提及。然而關於養子，官戶雜戶之間設有差別：諸養雜戶男爲子孫者徒一年半，養女杖一百，官戶各加一等，與者亦如之。（戶婚律）

由此可知官戶比雜戶爲低。太常音聲人得與良人相娶，則

良人亦可以養爲養子。養工樂爲子之罪，律無明文。但賊盜律載：

諸謀殺制使若本屬府主刺史縣令，及吏卒謀殺本部五品以上官長者，流二千里。

其下注文說道：

工樂及公廨戶奴婢與吏卒同，餘條準此。

以工樂與官戶官奴婢同一待遇。反之，詐僞律載：

諸詐除去死免官戶奴婢及私相博易者徒二年。卽博易

賊重者，從貿易官物法。

其下疏議說道：

其太常音聲人，州縣有賈，詐去音聲人名者亦同工樂之罪。

由工樂或與官奴婢官戶連用，或與雜戶太常音聲人連用來  
看，工樂是在官戶與雜戶之間的一個階級。而得與良人通  
婚之太常音聲人是官賤民中最高的身分，位于雜戶之上。

因此，官賤民之階級是如下的：

(良人)——太常音聲人——雜戶——工樂——雜戶——

官戶——官奴婢

(註一)唐書百官志司農寺條：「官戶奴婢有伎能者卽請司，婦人

入養廩。」官戶二字並衍。

(二)官奴婢之稱，見唐會要卷八十六奴婢之條，其制與六典記載者同。

(三)「有疾，太常給其醫藥。」六典卷六刑部郎官之條

「諸奴婢皆給公糧，其官戶上番充役者亦知之。」六典卷三戶部倉部之條

「給公糧者皆承尚書省符(丁男日給米二升鹽二勺五撮，妻妾老男小則減之，若老中小男無官及見驅使意國子監學生歸醫生羅末歲丁，亦依丁例。)(六典卷十九司農寺太倉署之條)

(四)唐書百官志刑部郎官之條：

「不番上，農督丁實，爲錢一千五百，丁婢中男五糧其一，侍丁疋與半糧。」

這是說官戶抑雜戶抑兩者，不明。

(五)宋人之沿革(東洋學叢書)二百四十二號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發行

(六)「官戶者亦謂前代以來配隸相生，或有今朝關沒。」(唐律疏議卷三名例三)

「雜戶者謂前代以來配隸賸用。」(同上)

「太常音聲人謂在太常作樂者，元與工樂無殊，但是隸隸之色。」

(同上)

(七)「國家每歲問田戶，皆備端正者，歸之太常，與前代樂戶，總名音聲人。」(唐會要卷三十三清樂)

「自武德元年配充樂戶者不在此例。」(同書卷三十四論樂)

「乾封元年五月勅：音聲人及樂戶祖母老病廢侍者，取家內中丁男

及丁壯好手者充，若無所取中丁，其本司樂醫博士及別數子弟應充者，先取戶內及近新充。」(同上卷三十四條)

〔凡〕魏先起軍唐代社會此的考據時，以工業及太常音樂人為贖戶之一種。雖各處之中國奴隸制度亦同。但詳考之，則與贖戶有別。

## 二 私賤民

私賤民是隸屬私家而服役於其主人之賤民。由唐律及疏議揀出各種私賤民，可得私奴婢、部曲、部曲妻、客女、隨身之五個名稱。現在依次說明如左：

**私奴婢** 私奴婢由下列三種事情而發生：一賜給，二買賣，三典質。

由朝廷賜給的私奴婢，其前身是官奴婢或捕虜。六典卷六尚書省刑部都官之條：

凡諸行宮與監牧及諸王公主應給者，則割司農之戶以配。(諸官奴婢賜給人者，夫妻男女不得分張，三歲以下聽隨母，不充數，若應簡進內者，取無夫無男女也。)

這是賜給諸王公主的規定，賜給其餘臣下時也或許是同樣的。這見於通鑑卷二百六神功元年六月之條：

(來)俊臣以告恭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圖司農婢。

無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為賞口，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

由此可知賜給奴婢於來俊臣，先由司農婢中挑選。又有沒收戰爭所得的捕虜而賞給臣下的風氣，這由前節官奴婢項下所引兩唐書高麗傳之文可知，通鑑卷一百九十八貞觀十九年六月之條：

上之克遼東也，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以人物賞戰士。」李勣見上將受其降，師甲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入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可見軍士奮戰的目的在虜捕之賜給。

其次，由買賣發生的奴婢，其前身多是良人。賣良人為奴婢，在原則上是律所絕對禁止的。賊盜律有下列規定：

諸略人略賣人(不和為略，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略法。)為奴婢者絞，為部曲者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因而殺傷人者同強盜法)和誘者各減一等；若和同相賣為奴婢者，皆流二千里。

諸賂賣期親以下卑幼為奴婢者，並同鬥毆殺法，(無

服之卑幼亦同)即和賣者各減一等。其實餘親者，(註二)各從凡人和略法。

但是有唐一代，實際上賂賣和賣良人的事是盛行的。(註三)

由典質發生的奴婢，有以良人詐爲奴婢而典質者，有與賣良人而期迫不能償債遂終爲奴婢者。雜律載：

諸妄以良人爲奴婢用質債者，各減自相賣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減一等；仍計庸以當償直。

其下疏議說道：

若以親戚年幼妄質債者，各依本條減賣罪三等。

自相賣罪便是指前引「若和同相賣爲奴婢者皆流二千里」

之罪，減三等爲徒二年，又減一等爲徒一年半。這是禁止詐以良人爲奴婢而典質及以親戚年幼者典質。此外沒有禁止典質良人的規定。以良人的名義典質者不是奴婢，但負債不能清償時，沒爲奴婢。試舉一證。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柳宗元傳：

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直，已沒者出已錢助贖。

這不用說，是記載柳州(廣西馬平縣治)的風俗，我以爲不限於柳州。

私奴婢在法律上受何種待遇有說明之必要。唐律疏議：

其奴婢同於資財，不從緣坐免法。(卷三名列例三)

奴婢賤人，律比畜產。(卷六名列例六)

奴婢既同資財，即合由主處分。(卷十四戶婚下)

奴婢同資財，故不別言。(卷十七盜賊一)

奴婢比之資財，諸條多不同良人，即非同流家口之例

。(卷十八賊盜二)

可知奴婢是和資財一樣看待。因之，奴婢與資財一樣可以

買賣。唐律只規定不立市券而隨便買賣奴婢者有罰。此規定下之疏議引用唐令：

買奴婢馬牛隨驢等，依令，並立市券，兩和市賣。

(卷二十六雜律上)

市券是買賣契約書而須由官驗印的。立市券是屬於太府市的

兩京諸市署之職掌。六典卷二十太府寺兩京諸市署條：

凡買賣奴婢牛馬，用本司本部公驗以立券。

又唐大詔令集卷五改元天復敕引用格文：

舊格，買賣奴婢，皆須兩京市署出公券，仍經本縣長

吏，引檢正身，謂之過賤，及問父母見在處，分明立

文券，并開陳太府寺。

太平御覽卷五百人事部奴婢之條：

羅讓黑運至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遺讓者，讓訪其所自，曰：本某家人，兄姊八人，皆爲官所需，其留者唯老母耳。讓慘然焚其丹書，以歸其母。

丹書，謂私奴婢的市券。這是引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八孝友傳之文，但今版舊唐書「丹書」作「券書」，又唐書卷一百九十九循吏傳作「券」。唐大赦令集改元天復赦說：

關畿之內，掠奪頗多，遂令野首人徒被丹書之辱。

私奴婢說是丹書之辱，可見唐代也用丹書之辱。然唐代買賣奴婢的市券實際上叫做丹書呢，還是爲了修辭而用古語呢？（註三），這卻不明瞭。元陶宗儀輟耕錄卷十七奴婢條說：

又有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

可知元代叫買賣奴婢券爲紅契。又清朝也有紅契白契之別，此由當事人署名蓋章的買賣契約書稱爲白契，反之，叫地方官驗印之契約書爲紅契（清國行政法二卷八八頁）。可知唐書或許叫私奴婢買賣契約書爲丹書。

私奴婢的籍，屬於何處？雖沒有記載，幸而大英博物館所藏斯台恩氏蒐集燧煌文書中，發見唐大歷四年沙洲燧煌縣懸泉脚宜禾里的戶籍：（註四）

戶主索思禮年六十五歲（老男昭武校尉行右金吾衛  
州武略府別將上柱國……下中戶不戶課）

母汜氏八十九歲 寡 上元二年帳後死

妻汜氏五十九歲 老男妻

男游鸞年三十七歲 丹州通化府折街上柱國

鸞妻張年三十八歲 職資妻

鸞男齊岳年一十二歲 小男 大歷二年帳後編附

奴羅漢年四十六歲 丁

奴富奴年二十二歲 丁

奴安安年五十三歲 丁

婢實子二十九歲 丁

……

從可知和私奴婢附從主家的戶籍而州縣無籍。如宮騎博士「家人之沿革」所已引用唐代「家人」之語有解釋爲一家之人者，如唐律疏議卷八衝禁下：

家人不限良賤，但一家之人相冒而度者杖八十。

又有謂私奴婢爲家人者，（註五）如唐蘇鶚蘇氏演義：

俗呼奴爲邦，今以奴爲家人也。

家人一語之本義是指一家之人，因爲私奴婢與主家家族記入同一戶籍，而起居於其家，遂一轉而俗稱私奴婢爲家人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郭子儀傳：

其宅在親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

通鑑卷三百二十七建中二年六月條也說：

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爲朝廷顯官，諸孫數十，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皆出麾下，雖貴爲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

可見他一家之人大部分是私奴婢，自然發生了家人便是奴婢的觀念。

私奴婢的身分也是子孫相傳的。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八「家生子」條已指出唐釋道世法苑珠林有「人家生婢子」之語，漢書卷八十八陳勝傳注唐顏師古謂「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是知唐代使用家用子及家生奴之語，此語是私奴婢所生子之意，這可由上文推定。而元陶宗儀輟耕錄卷十七奴婢條說：

今之奴婢，其父祖初無罪惡，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

已。又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孩兒。按漢書陳勝傳：秦

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今

人云家生奴也。則家生兒亦有所據。

元代叫奴婢所生子爲家生孩兒或家生兒，更可知唐之家生子及家生奴是私奴婢之子。奴婢之身分世傳于子孫。非依下列方法，不得脫離這種身分，第一個方法是由家長放免。這要官的許可。疏議卷十二戶婚上引唐戶令逸文：

依戶令，放奴婢爲良及部曲客女者，並聽之，皆由家長給手書，長子以下連署，仍經本屬申除附。

唐會要卷八十六奴婢條所載顯慶二年十二月勅文，除「放」之下加一「還」字之外，話都是一樣的。第二個方法是自贖。疏議卷十七賊盜一，「部曲奴婢謀殺舊主者亦同」律文之下，說道：

其舊主謂經放爲良及自贖免賤者。

由此可知私奴婢許自贖爲良人。第三是朝廷的贖放。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二年三月條：

遣御史大夫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贖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

這便是一個例。

在唐代，有限制奴婢的企圖。唐會要卷八十六奴婢之條：

永昌元年，越王貞破，諸家僮勝衣甲者千餘人。於是制王公以下奴婢有數。

越王貞是太宗第八子，垂拱四年八月對則天武后謀反，同

年九月被斬。舊唐書本傳(卷七十一)載：

真之在蔡州，數奏免所部租賦以納人心，家僮千人，馬數千匹，外託以收獵，內實習武備。

家僮是奴婢之異名。則天武后所以限制王公以下奴婢之數，是防他叛變。又唐會要卷八十六奴婢之條載下列勅文：天寶八載六月十八日勅：京畿及諸郡百姓，有先是給使。在私家驅使者，限勅到五日內，一切送付內侍省。

其中有是南口及契券分明者，各作限約，定數驅使，雖王公之家不得過二十人；其職事官一品，不得過十人；二品不得過十人；三品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不得過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過二人；八品九品不得過一人；其關郡王郡主縣主國夫人諸縣君等，請各依本品，同職事官及京清資官處分。其有別承恩賜，不在此限。其蔭家父祖先有者，各依本蔭職減，比見任之半。其南口，請禁蜀蠻及五溪嶺南夷獠之類。

這是限制王公以下給使之數的。給使是什麼呢？幸有疏議卷三名例三根據唐令來說明，故可知其為何物。疏議說道：

依令，諸州有閹人，並送官配內侍省及東宮內坊，名

爲給使，諸王以下爲散使，多本是良人，以其宮闈逼使，並習業已成天文生(註六)等犯流罪，並不遠配，各加杖二百。

可知給使是閹人，由諸州送朝廷，隸屬內侍省及東宮內坊而受驅使的賤民。恐怕是地方進貢的奴婢的一種。其爲王公以下的給使，是由朝廷賜給的。

部曲、部曲妻、客女 疏議關於部曲，說道：

部曲謂私家所有。(卷六名例六)

奴婢部曲，身繫於主。(卷十七賊盜二)

部曲奴婢，是爲家僕，事主須存敬謹。(卷二十二門

詔二)

依此則部曲與私奴婢同，是隸屬主家而受驅使的賤民。但他與私奴婢有什麼分別呢？

第一、部曲不同於資財，故不得買賣。疏議明白說明這

點：

部曲不同資財，故特言之，部曲妻及客女並與部曲同

。奴婢同資財，故不別言，(卷十七賊盜一)

註云部曲及奴出賣，謂私奴出賣，部曲將轉事人，各於千里之外。(卷十八賊盜二)

部曲既許轉事。(卷十八賊盜二)

奴婢有價，部曲轉事無估。(卷二十五詐僞)

第二項要少加說明。這是解釋下列律文的：

諸殺人應死，會赦免者，移鄉千年外，其工樂雜戶奴並太常音聲人，雖移鄉各依本色。(部曲及奴出賣及轉配事千里外人。)

是說爲要避人復仇，而出賣私奴於千里外之人及使部曲轉事千里外之人。由此可知部曲可以轉事千里外之人，但不許買賣。

第二個不同之點，部曲與私奴異，得娶良人之女。試舉疏議關於此點之文：

部曲妻者，通娶良人女爲之。(卷三名例三)

部曲謂私家所有，其妻通娶良人客女奴婢爲之。(卷

六名例六)

部曲娶良人女爲妻。(卷十二戶婚上)

名例律稱部曲者妻亦同，此即部曲妻，不限良人及客女。(卷二十二門詛二)

若錯誤部曲爲奴者杖一百。若部曲妻雖取良人女爲，亦依部曲之坐。(卷二十六雜律上)

部曲雖取良人之女，其妻若逃亡，罪同部曲。(卷二十八捕亡)

部曲妻不用說便是部曲之妻。這有二種：一以客女爲部曲妻，一以良人之女爲部曲妻。疏議卷六一其妻通娶良人客女奴婢爲之，此奴婢二字恐衍。部曲娶婢，律無明文，但良人娶婢爲妻者徒二年，恐部曲亦禁娶婢爲妻。何則，名例律明白規定：

諸官戶部曲(稱部曲者，部曲妻及客女亦同)。官私奴婢有犯，本條無正文者，各準良人。

所以部曲有犯無正文時，準用良人的規定。

客女是什麼？疏議卷十三戶婚中：

客女，謂部曲之女，或有於他處轉得，或放婢爲之。

部曲之女，便是部曲所生之女。又有放免私婢爲客女者。

(註七)疏議總稱部曲階級爲「部曲客女」。男稱部曲，女稱

客女。又有總稱部曲階級爲「部曲部曲妻客女」者。則除部

曲之妻以外的女人都是客女。爲什麼把部曲女子分爲部曲

妻及客女兩種呢？部曲妻有時是良人女嫁給部曲的。這時

她雖與部曲受同等待遇，但卻是良人，夫死之後，可以復

歸良人階級。因爲沒有可以從其餘女子分別的適常用語，

所以與客女之爲部曲妻者合稱部曲妻。

部曲之戶籍，與奴婢同附於主家的戶籍，還是在州縣有獨立的戶籍？不幸唐宋時代沒有明文記載。元代王元亮重

編的唐律疏議釋文說：

此等之人，隨主屬賈，又別無戶籍；若此之類，各爲

部曲。（疏議卷二十二末附載）

不幸而今日出世之唐代戶籍，沒有一處載部曲的名義，不能夠證實這個主張。但是隋書食貨志記東晉以後江南狀況，述限制王公以下佃客典計衣食客之數的事，說「客皆注家籍」，這是指衣食客的。由此可知六朝的食客之籍附載主家。食客如此，則與主家更有密切關係的部曲，其籍恐怕也是與六朝時代一樣，附載于主家的戶籍。

隨身 隨身的名詞，在疏議不過兩見。其一是賊盜律：

若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家墓廬狐狸者，徒二年；燒棺槨者流三千里；燒屍者絞。

其下疏議說道：

部曲奴婢者，隨身客女亦同。（卷二十賊盜四）

其一是詐僞律：

諸妄認良人爲奴婢部曲妻妾子孫者，以略人論，減一等；妄認部曲者，又減一等；妄認奴婢及財物者，準盜論，減一等。

其下疏議說道：

問：妄認良人爲隨身，妄認隨身爲部曲，合得何罪？

答：依別格，隨身與他人相犯，並同部曲法，即是妄

認良人爲部曲之法；其妄認隨身爲部曲者，隨身之與

部曲色目略同，亦同妄認部曲之罪。（卷二十五詐僞）

可見隨身是與部曲色目略同而在法律上某種情形與部曲同樣待遇之私賤民。此外之點完全不明。疏議以外，只有王元亮釋文說：

「部曲奴婢客女隨身」此等律有明文，加減並不同良人之例。然時人多不辯此等之目。若依古制，即古者以賊沒爲奴婢，故有官私奴婢之限，荀子云「臚獲」，即奴婢也，此等並同畜產。自幼無歸，投身衣飯，其主以奴畜之，及其長成，因娶妻；此等之人，隨主屬官，又別無戶籍。若此之類，各爲部曲。婢經放爲良並出妻者，名爲客女。二面斷約年月賃人指使，爲隨身。（疏議卷二十二末附）

寡聞如我，此外不知有解釋隨身之文。從此釋文之解釋，則隨身是限年月而賃雇於人的人。但這個解釋正確與否是可疑的。何以呢？前面既說「時人多不辯此等之目」，可知當時關於唐代賤民制度的正確知識已經喪失了。釋文之作者也外於此例。即如客女的解釋便錯了。以此，他對於

隨身的解釋有沒有可信，是一個疑問。在清代，一時受雇于人者稱雇工人，而終身受雇于人者稱長隨。長隨與隨身的關係是不明白的。

(註一)「期親以下卑幼者，謂弟姪子孫及兄弟之子孫外姪子姪之婦及妻父姊妹。」(疏議卷二十)

(註二)拙著「唐代之社會史的考察」第一回參照。

(註三)丹書之語，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初，樂輸雖也，著於丹書。」

(註四)依沙彌文德補(編纂集錄)所載。

(註五)宮崎博士主人之遺事說明叔姪為家人之例，明代已有，而清朝同樣有叫叔姪為家人之例。清初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叔姪之條：「今吳中亦諱其名，謂之家人。」大清會典事例有「自娶所買家人，照八旗之例，准作家奴」，又有「典當家人」之語。又民國四年編纂之辭源家人條「今通稱僕曰家人」，可見今日呼家僕為家人。

(註六)音樂已成語工樂及太常音樂已成者。天文生，是屬于秘書省太史局之天文觀生及天文生。這種與給使散使同，犯流罪不遺聞，只加杖。

(註七)唐律疏議卷十二戶婚上放部曲為良條參照。

## 新 生 命 書 局 出 版

### 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恩格爾著 李喬揚譯 實價八角

在社會上有階級的鬥爭。在家庭間有兩性的衝突，國家是統治階級用以壓迫被統治者的機關，家庭則為男子用以控制女子的組織，這是由怎樣以造成的？其變化的過程怎樣？將來的趨向又怎樣？恩格爾認此為私有財產中心所構成的社會形態，凡欲澈底明白現社會的構造者，應讀這部不朽的偉著，本書參照英日二國本譯成，暢通可讀，不失為一部信實的譯本。

### 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沒落

朱新繁編 陶希聖校 再版實價六角

今日的世界是資本主義世界。今日的中國是三民主義的中國。孫先生說：「民生主義的目的在打破資本制度。」本書擬述資本主義發達的序章即產業革命，其歷史任務，其學說的創立，其最終發達出來的帝國主義，其崩壞的必然性，及其衰落的過程。是一本現代青年所應讀的書。



## 美國的資本輸出

胡愈之

歐美兩大陸金融資本主義的爭鬪戰，在歐戰後已成為不可避免之事實。到了最近此種鬥爭更日益緊張。近年一切的國際事變，在背後都不外兩個線索：（一）美國資本主義力謀維持並發展其在國際工商及金融市場中的最優越的地位；（二）歐洲大陸各國及英國的資本主義力謀聯合，以從美國手中奪回工商業及金融權。單就最近數月的事實而論，美國的增加保護關稅，楊氏計畫的採用，賠償及戰債問題的解決，萊因撤兵的決定，以及一切所謂「汎歐羅巴」及「歐洲合衆國」等運動，都不外是歐美經濟爭戰的數幕而已。所以我們要明白國際事情的裏面，則對於美國戰後資本擴張及其金融資本勢力的消長，萬萬不能忽略。

在本篇裏所要說的，只是美國資本輸出的情形。在最近有一件極可注意的事實，就是法國逐漸回復其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的地位，近年法國資本直接的或間接的（轉由英國輸出）輸出非常踴躍，不僅對德國、波蘭、羅馬尼亞等國輸出而已，更逾大西洋而向墨西哥及美國輸出，而在另一方面，則美國在大戰後資本輸出的增進，雖和一九一四年時不可同日語，但到了去年，即一九二八年則有大見退縮之勢。此種美國資本輸出的減少，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呢？或者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追述過去的情形。在大戰前，美國幾乎可說並沒有輸出的資本。那時美國向加拿大及拉丁亞美利加諸國的投資總數共計三十萬萬元（美金，凡本文中所用之「元」均係指美金），但美國因商業出入口的短絀，

負欠達七十萬萬，所以兩方面抵銷之後，美國實在欠歐洲三十萬萬元。

但大戰使這種情勢全然變更了。美國成了歐洲交戰國的物品供給者，因此生出兩個結果：(一)美國的工業農業突然旺興；(二)各交戰國順成爲對美的債務者。

從下面的表中，可以知道美國輸出增加的事實：(這些表中的數字，依據去年即一九二八年日內瓦國際聯盟所刊“Memorandum sur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et sur les balances des paiements 1921-1928”)

(表一)大戰中及大戰後的美國國外貿易(以美金百萬元爲單位)

年份	輸入	輸出	出超
一九一三……	一、七七五	二、四四八	六七三
一九一四……	一、七七一	二、〇七一	三〇〇
一九一五……	一、七七九	三、四九三	一、七一五
一九一六……	二、三五九	五、四二三	三、〇六四
一九一七……	二、九一九	六、一七〇	三、二五〇
一九一八……	二、九五二	六、〇四八	三、〇九六
一九一九……	三、八二八	七、七五〇	三、九二二
一九二〇……	五、一〇二	八、〇八〇	二、九七九
一九二一……	二、五五七	四、三七九	一、八二二

上表中輸出貨品價值的增加，有一部分自然是因貨價漲高之故。但就輸出品之容量而論，也是增加的非常快的。例如從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年間平均每年輸出貨品的重量，爲四千三百五十萬噸，在一九二〇年則增至八千四百萬噸，到一九二一年仍有六千五百萬噸。

因輸出增加之故，生產亦大見增加。從下表中可以看出美國人口及農工業生產的增加的指數：(以一八八九年爲比較單位)

(表二)美國的工業及農業生產(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九年)

年份	人口增加	工業	農業	礦業
一八九九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九〇九	一一一〇	一六三〇	一一八〇	一八九四
一九一三	一二九六	一八七〇	一二三〇	一二二七
一九一六	一三四八	二一八六	一二四九	一二六七〇
一九一七	一三六五	二二五二	一三五〇	一二七七二
一九一八	一三八一	二二四〇	一三三三	一二七九六
一九一九	一三九七	二九五三	一三七六	一二二八〇

從上表可以看出戰爭對於美國經濟的影響了。產業的增進，雖然還有別的許多原因，例如國內市場的進化，但大部分却是受戰爭之賜，單看上表中一九一六，一九一七，

一九一八、三年，正在歐戰中，生產極爲旺盛，但到了一九一九年，即歐戰告終後的第一年，即見退縮。可見美國

(表三)美國工業的增進(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九年

大企業數目

二七五、七九一

二九〇、一〇五

一四、一三四

從事工業之人數

七、〇三六、二四七

九、〇九六、八七二

二、〇六〇、二四四

資本總數(美金)

二二、七九〇、九七九、九三七

四四、五六九、五九三、七七一

二一、七七八、六一三、八三四

工業材料價值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生產價值(美金)

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六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在五年中間，新創的大企業達一萬四千餘家，從事工業的人數增加二百萬，資本總數增加二百餘萬萬元，這種神速的發展，幾乎可說是經濟史上所未之前聞的。

二

工業的進步如此，農業發展雖不及工業之速，但也有同樣的情形。下表所列便是農業增進的事實：(依據 William Noth, *Neuere Entwicklungen in der Wirtsch. Stellung der V. St. Weltw. Arch.*, B. 19, 17. S. p. 3.)

(表四)美國農業的增進(自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九年)

計算單位 一九〇九年 一九一九年 增加百分數

農產品中以麥、裸麥、甜菜、乾草增加爲最多，其中裸

工農業的繁榮，十九是受戰爭的影響。再取美國工業的統計，更容易看出來：

增加數

玉蜀黍桶	三、五三三、一九六元	三、四八三、四八元	負七元
麥桶	六三三、三九九元	九四三、四四三元	元三
蕎麥桶	一、〇〇七、四三九元	一、〇五五、八二七元	四八
大麥桶	一、五三三、四三三元	一、三三〇、四三三元	負一九六
裸麥桶	二、九二〇、四七七元	五、九二一、三三三元	二、七〇四
乾草噸	九、四四六、七五元	二、三、五五五、六五元	三
烟草磅	一、〇八五、六四八元	一、三、天、七四四、九五元	四〇六
棉花噸	一〇、四九二、六六元	二、三、六、三三三元	六八
甜菜噸	三、九三三、八五元	五、九五五、四四元	五三四
蕃薯桶	元九、一四四、六五元	元〇、七四四、天〇元	負二五三

麥則增加至二倍半，這是因為戰時與戰後歐洲人的食糧大部分仰給於美國的緣故。

生產的增加既如此神速，則收入自亦隨之而激增：

(表五) 美國的全國收入

年份	收入總額 (以美金十萬萬元為單位)	平均每一人之收入 (以美金一千元為單位)
一九〇九	二八·八	三一·九
一九一四	三三·二	三三五
一九一五	三三·六	三五八
一九一六	四四·四	四三六
一九一七	五三·九	五四二
一九一八	六一	五八六
一九一九	六五	—

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六年一年間的增加數目，竟超過於一九〇九至一九一四年五年增加數目兩倍餘！這便無法否認戰爭的影響了。國富增加的原因，不僅是生產量增加而已，當戰時貨品需要甚急，所以輸出品之價值亦飛漲。據有人計算，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二〇年間，此種投機的一超利益一總數當有一百零五萬二千一百萬元。但此種計算不見得是準確的。唯有戰後美國貯蓄及銀行存款的激增，則可明顯而確實的證據。例如郵政貯金存款，在這五年中自

四千萬美元增至一萬五千萬元。又一九二二年美國各銀行存款總計為二百五十萬萬元，而同時在英國各銀行的存款總數則尚未達五十萬萬元。戰後美國的饒富，這裏是一個最顯明的事例了。

以上所述的數字，已超過歷史上繁榮的紀錄。此外尚有一個明確的證據，則為美國現金準備的激增，在二十世紀初年美國所有的現金，只值三萬三千萬元。到了一九一三年增至八萬二千七百萬元，還不過世界現金總量的百分之二十。到了大戰終了，便達百分之三十，到一九二二年四月則達百分之四十。如和別國比較則如下：

(表六) 一九二二年世界黃金準備額的分配

國別	世界金的準備的 百分(比一九二二年四月)(一九二二年終)	絕對價值
美國	四〇·三	三,二〇〇,三七二,〇〇〇(美金)
英國	九·八	七五一,八四一,〇〇〇
法國	八·八	七〇八,四〇三,〇〇〇
日本	七·八	—
西班牙	六·二	四八七,二七八,〇〇〇
阿根廷	五·七	四五〇,〇五七,〇〇〇
荷蘭	三·一	二二三,八八〇,〇〇〇
德國	三·〇	二二七,四三七,〇〇〇

英法兩國所有的現金合併起來，還不到美國的半數。以後數年更續有增加。一九二四年五月美國的現金準備為四十四萬一千七百四十萬元，全世界所有現金不過八十六萬六千六百三十萬元，美國却已佔有了一半多了。

美國經濟發展到如此地步，自然使牠不能不採帝國主義的政策了。戰後各國經濟枯竭非由美國貸與資本，便無吸收美國商品的能力。所以一方面固然因為美國資本過剩，他方面也是因為謀增進他國的購買力，所以非大額地輸出資本不可。戰後的幾年中，英、法、德、三大工業國，都枯竭貧乏，沒有對外輸出資本的能力。而一時東歐及中歐許多新興小國却又非常需要資本。無論政府及公私機關，都向美國的財神叩頭，因為沒有美國資本，便無法謀戰後的改造。在某一時期，紐約的幾家大旅館，住滿了各國代表，經理及攜客，紛紛向華爾街接洽借款。但美國的資本家，却絕不虛費，他先找那最穩當最有利益的戶頭去放帳。最初是向戰時向美國購買軍用品的國家投資，後來向那些用了美國商品以療治戰爭傷害的許多國家去投資，於是到了一九二二年，各國負欠美國的債務總數竟達一百四十五萬五千六百三十八萬三千零五十九元。

(表七) 一九二三年各國對美國的債務 (以美金百萬元為單位)

英國.....	四、六八六	愛沙尼亞.....	一六
法國.....	三、七七一	希臘.....	一五
意大利.....	一、八九二	亞美尼亞.....	一三
比利時.....	四二九	芬蘭.....	九
俄國.....	二二八	古巴.....	八
波蘭.....	一四九	萊多尼亞.....	六
捷克斯洛伐克.....	一〇八	立陶宛.....	五
南斯拉夫.....	五八	匈牙利.....	二
羅馬尼亞.....	四一	尼加拉瓜.....	〇・一七
奧國.....	二六	里比亞.....	〇・〇三

以上表中所列的以向美國國庫 (U. S. Treasury) 借得的國債為限，此外尚有商業投資當於下節再述。再就地理的分配，則美國的資本約如下表：

(表八) 美國資本的地理分配 (百分比例)

拉丁亞美利加.....	三一・七
北美洲.....	二九・二
歐洲.....	二六・六
澳洲及海洋洲.....	四・七

由此可見美國資本之百分之六〇・九五是在南北美洲的。但事實上則美洲資本在南北美洲已滿坑滿谷，再無容

納的空隙，所以非向他處輸出不可，我們看了下節自然知道。

三

從上節所述，我們知道戰爭對於美國政治經濟生活的影響，不外二種：(一)財富的增加，(二)資本的輸出。這兩種影響是牽連着而互為因果的。因了此種影響而造成的美國經濟，其外表的進化如何？其目前的狀況如何？其將來的變化又如何呢？

先讓我們把一九二一年以後美國國外貿易——尤其是輸出貿易——的進化情形考察一下。

(表九)一九二一年以後的美國國外貿易(以美金百萬元為單位)

年份	輸入	輸出	出超
一九二二……	三、〇七四	三、七六五	六九一
一九二三……	三、七三二	四、〇九一	三五九
一九二四……	三、五七五	四、四九八	九二三
一九二五……	四、一七六	四、八一九	六四二
一九二六……	四、四〇八	四、七一一	三〇四
一九二七……	四、一四八	四、八六五	六八一
一九二八……	四、〇九〇	五、一二九	一、〇三九

拿此表和表(一)對看，我們可以明白雖然從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一年，出超突然減少，但以後的幾年，則繼續向上發展，雖然輸出增加不及一九一六至一九二〇年時的奇速，但却並無衰退的現象。到了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又發見了一種新的情況：入口減少，出口突增。由此可知美國輸出貿易至今還在繼續不斷地發展中，不過沒有像戰時那樣的快罷了。

再說同一時期中工業生產變化的情形，我們可拿一九二八年十月至十二月號的法國統計時報中 *Les Deschêles* 的表作根據：

(表一〇)美國工業生產指數(以一九二三年為一〇〇分)

一九一六至一九二〇年平均數……	一一二〇
一九二一……	九七
一九二二……	一五二
一九二五……	一五六
一九二六……	一六三
一九二八(上半年)……	一六四

一九二八年美國的工業生產額較諸一九〇〇年大三倍。如果就此生產增加的指數，除去人口增加的指數所得淨指數，從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間則為一三一，在同一時期

法國的指數只一二七，德國九六，意大利一一一，比國一〇二，英國八六，蘇聯一一八。雖然歐洲經濟已完全穩定，各國正在努力以從事生產的增加，而生產發展之速，却仍不能與美國相比。

農業生產的情形則比工業生產差些。自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間平均農業生產指數為一一四，一九二一年以後降至一〇二，到了一九二七年才勉強回復到一一六。在這時期中人口增加百分之十五，如將人口增加的係數除去，則農業生產的淨指數（自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只九五，即較一九一三年減少百分之五。在同一時期法國的農業生產指數則為九七，英國九三，意大利與比利時九〇，德國七四，蘇聯九〇。現再把一九一九年以來農工生產情況變化列表如下：

(表一一) 美國農工業生產指數 (自一九二〇年) 至一九二八年

年份	生產指數	除去人口係數之生產淨指數	工業	農業	人口指數
一九二八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九二七	一一四	一一二	一一二	一一二	一一〇
一九二六	一二四	一二二	一二二	一二二	一一〇
一九二五	一二四	一二二	一二二	一二二	一一〇
一九二四	一二四	一二二	一二二	一二二	一一〇
一九二三	一二四	一二二	一二二	一二二	一一〇
一九二二	一二四	一二二	一二二	一二二	一一〇
一九二一	九七	八六	九一	九一	一一三
一九二〇	九七	八六	九一	九一	一一三
一九一九	一二七	一二四	一二二	一二二	一一三

一九二三 一五二 一一四 一三一 九八 一一五·七  
 一九二四 一四一 一一二 一一〇 九五 一一七·七  
 一九二五 一五六 一一六 一三〇 九七 一一九·五  
 一九二六 一六三 一一九 一三四 九八 一二一·三  
 一九二七 一六〇 一二三 一三〇 九二 一二三·一  
 一九二八(上半年) 一六四 一二三 一三一 九二 一二四·九

可見農業生產自一九二〇年後頗有衰退的氣象。這是因為美國農民一方面售出農產品於國外市場，一方面則須從本國市場購入日用品及農具。因美國採行保證關稅之故，本國市場，物價甚昂，因此農業受損失最大，農業生產便不能與工業生產同處優越地位，這是目前美國一個重要問題。

但是工業生產的氣象雖好，企業的贏利，則已不如戰時的優越。德國 *Frankfurter Zeitung* 報曾將一九二〇年後美國三十六家大企業的平均資本贏利，列成統計表，證明工業資本的贏利逐年減少：

(表一二) 一九二〇年後美國大工業的資本贏利

年份	贏利百分數
一九二一	七·九五
一九二二	七·九五
一九二三	六·六三

一九二四.....六〇〇一  
 一九二七.....五〇二四  
 一九二八  
 二月.....四〇七三  
 八月.....四〇四四  
 十月.....四〇二七  
 十一月一日.....四〇〇七

工業資本的贏利既日漸低落，則工業資本之轉成金融資本向國外輸出，以求更優厚的利益，實亦必然的趨勢了。

四

戰時及戰後美國現金的繼續增加，我們已在上文說過了。此種增加，直到一九二七年始停止，一九二七年以後美國現金乃開始減少。從一九二七年五月到一九二八年六月間從美國輸出的現金，往法國的二萬五千七百萬元，往阿根廷的一萬三千一百萬元，往巴西的五千五百萬元，往英國的三千三百萬元，往德國的二千七百萬元，往意大利的二千萬元，往烏拉圭的一千一百萬元，往波蘭的八百萬元。從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間現金準備分配情形如下表：

(表一五)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各國的現金準備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六月
美國	四,四九二,〇〇〇	四,五九九,〇〇〇	四,〇九七,〇〇〇
法國	七,一〇八	七,〇,三三九	一,三〇〇,〇〇〇
英國	七,五,四二	七,四,六九九	八,四〇,〇〇〇
德國	三,三,三三	四,四〇,一五八	四,九二〇,〇〇〇
西班牙	四,五,四九九	五,〇三,四四四	五,〇五,四〇〇
意大利	三,〇,七三一	三,九,一八〇	三,六,〇三九
荷蘭	一,六,三三	一,六,七九九	一,四,八三三
比利時	八,六,四〇	九,九,五三〇	一,一〇,八三〇
瑞士	九,〇,〇〇	九,九,七九九	八,五,〇八四
匈牙利	二,元,五五	三,四,四三三	三,〇,一五五
瑞典	六,〇,六三	六,一,六五	六,一,九九
丹麥	五,〇,〇七	四,七,六〇	四,九,九九
挪威	二,元,四七	三,元,四九九	三,元,四三三

此種現金減少的情形，乃由美國銀行自動的促成。因為在一方面因現金過多之故，利息低落，故必須把過剩的現金輸出國外，在別一方面，因為要援救歐洲各小國，使解決財政的困難，亦不可不貸與大宗的現金。這便是最近幾年來美國現金減少的原因了。

現金既大批向國外輸出，則資本的輸出自亦大為激增。

自一九一四年以後每年美國向國外投資數目如下：

(表一四) 美國向國外的投資

年份	投資數目
一九一四	三八
一九一五	八三三
一九一六	一、一三三
一九一七	七一八
一九一八	三〇
一九一九	八一三
一九二〇	六三六
一九二一	六七五
一九二二	八二八
一九二三	四九六
一九二四	一、二二〇
一九二五	一、三三〇
一九二六	一、三一九
一九二七	一、五七五

但到了一九二七年末，一九二八年初，美國經濟狀況頗呈衰弱之象。生產減少工資降低。此則由於美國國內市場非常疲弱之故，為救濟國內市場，增加工業生產起見，於

是更有儘量輸出外資的必要。

一九二八年末，經濟氣象，復由衰弱而轉繁榮。此年美國的國外貿易破八年來未有的紀錄，輸出額竟超過五十萬萬元。我們從這裏可以知道這全是資本輸出增加的影響。

現在就一九二七年止，看一看美國輸出資本的地理的分配怎樣。

(表一五) 美國資本的地理的分配 (以美金百萬元為單位)

	一九一四	一九一五	一九一六	一九一七	一九一八	一九一九	一九二〇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一九二四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歐洲	305	1,300	1,292	3,551	3,557	4,337	5,000	3,289	3,125	3,557	3,293	100	1,100	3,397
加拿大	100	1,100	3,397	1,292	3,557	4,337	5,000	3,289	3,125	3,557	3,293	100	1,100	3,397
南美洲	1,000	1,100	3,397	1,292	3,557	4,337	5,000	3,289	3,125	3,557	3,293	100	1,100	3,397
中美洲	1,000	1,100	3,397	1,292	3,557	4,337	5,000	3,289	3,125	3,557	3,293	100	1,100	3,397
日本中國	1,000	1,100	3,397	1,292	3,557	4,337	5,000	3,289	3,125	3,557	3,293	100	1,100	3,397
菲律賓	1,000	1,100	3,397	1,292	3,557	4,337	5,000	3,289	3,125	3,557	3,293	100	1,100	3,397
其他各地	1,000	1,100	3,397	1,292	3,557	4,337	5,000	3,289	3,125	3,557	3,293	100	1,100	3,397
合計	2,658	1,258	8,592	25,552	23,822	24,557	30,000	23,289	23,125	23,557	23,293	1,100	1,330	1,575

美國資本輸出最多之地，為南北美大陸，其次為歐洲，再次為亞洲。尤其可注意的，近年美國對歐洲輸出資本，其增加速率，已與對美洲各國輸出資本的增加速率相等。一九二七年份對歐洲輸出的增加，且較對美洲輸出為多。在這裏更可證明美國資本在新大陸的發展，已到了極限，無

法增加，牠的唯一希望唯有歐洲、亞洲而已。

資本輸出的市場，自以歐洲為最優良，因歐洲各國大都已經工業化，而且政治上軌道，投資比較穩固而可靠。

不過歐洲各資本主義國久已感到美國資本的威脅。近年英、法、德、金融都逐漸穩定，尤其是法國，資本已開始向國外輸出，所以歐洲的投資市場斷不能再受美國的壟斷。

美國資本主義因此將遇到一次重大危機。除歐洲以外，比較優良的投資地，自然要算是亞洲的中國了。但中國政局如未平靖，國內建設事業無從進行，投資却多危險。所以近來美國對我國民族運動，取同情態度，對我外交表示親善，在美國資本家看來，只有地大物博的中國，才能吸收他們的過剩的資本，而這却要在中國統一和平以後。

## 馬克斯主義經濟學方法論

科恩著

陳寶麟  
邢墨卿 譯

### 新 生 命 書 局 二 告 預 書 新 二

馬克斯主義經濟學是闡明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的最有效的武器，而現在一般的經濟學，則大抵為資本主義社會粉飾外表，我們看現在經濟學的書籍，雖不可勝數，而無一能赤裸裸的分析現社會之組織者，便可明白。故當此之時，欲以馬克斯主義經濟學來認識現社會，第一還當明白現在一般經濟學的謬誤所在。這一本小書，一方面指出現代一般經濟學的錯誤，同時更提出以馬克斯主義經濟學研究現代社會的方法，實是一本最近所稀見的好書。凡欲明白自身所處之現代社會，為何種社會者，誠應人手一篇。



## 芬蘭的農地改革

彭補拙

芬蘭是一個宜農之國。據一九二五年的調查，在牠的全人口三百五十萬中有百分八十四是居住在鄉村間的。據一九二〇年的調查，從事農業的達二〇二〇〇〇〇〇人，合全人口百分之六五又一；幾乎有三分之二以農為生，而以工業為活的，僅百分之十四又八，計四五九〇〇〇人。一九一三年的農業純收入為四萬萬八千四百萬芬蘭馬克，這年的工業純收入只二萬萬八千八百萬芬蘭馬克而已。一九二〇年的比例，也如此不相上下。

不消說把從事農業的人口和從事工業的人口兩兩比較，農業人口是一年一年地繼續減少。若是我們回溯五十年前的情形，則一八八〇年生活於農業中的人口為百分之七四又八，生活於工業中的為百分之六又六。一九一〇年其對比數目為百分之六六又三和百分之十二又二。以實數而論，一八八〇年工業中有工人一三四〇〇〇〇名，一九一〇

年有三五七〇〇〇〇名，一九二〇年有四五九〇〇〇〇名，這就是說四十年中工業上所用的人加了三小數點五倍，至於農人呢，在同一時期內，不過從一百五十萬增至二百萬罷了。然而有一點應得說明，那就是自一九一〇年以來，農業人口之減少，較之以往要慢得多。

還有，就是農業和工業中的百分比應得稍為修改，因為統計內所指示的以工業為生的人數中，很有不少的人在森林中工作，這班人住的地方既然是在鄉村，應歸入鄉村人口之內，他們內邊也有農地問題發生。譬如一九一四年工業中的工人共計三二一〇〇〇名，內中僅有一三六、〇〇〇名為純粹的工業工人，在城市的製造廠工作，至于統計中所示的七五〇〇〇名樵夫，五〇〇〇〇〇名曳夫（任搬運木材之職，普通都是當冬令有雪之時用雪車搬運，）六〇〇〇〇〇名于夏季在流水上搬運木材，總共一八五〇

○○名都被算入工業工人之內，實則居住鄉村，而且也很想有一座房屋和一块土地。

芬蘭的土地面積為三四，四○○，○○○黑克達；應該知道有湖澤地四，四○○，○○○黑克達以上。一九二七年的耕種地為二，一六〇，○○○黑克達，約合全國總面積的百分之六又一。這種面積的比例，因地大異。在濱海的西南各區域，其耕種面積，多至百分之十又八，而向拉彼尼（Lappeenranta）那方面北行，僅百分之小數點九。耕種地（耕地集團與人造牧場）之外，還有天然牧場一，二○○，○○○黑克達，（合全國總面積的百分之三五）更有森林二千五百萬黑克達，合芬蘭總面積的百分之七三又三，幾及四分之三。至於不可耕的土地，計五，九〇〇，○○○黑克達，當全國總面積的百分之十七又一。這種不可耕的土地大部分為沼澤地或（在北方）荒漠區域。是則芬蘭的可耕地只是小小的一部分，約二百萬黑克達強。雖然天氣沍寒，而許多地方的土地幾乎不宜耕種（岩化土壤）還仍然可以以把森林和沼澤拿來利用。一九一〇年已耕種的土地雖僅一，八六五，○○○黑克達，而一九〇一年不過一，五六八，○○○黑克達。在二十六年內增加了五九二，○○○黑克達或百分之三十七。

至于耕種方面，小麥的地位比較不重要；一九二六年小麥所佔的面積合耕種的土壤面積的百分之小數點七，為數一五，七〇〇黑克達，較之一九一〇年的三，二〇〇黑克達有了顯著的增加。只有芬蘭的南方才有耕種小麥的可能。裸麥的地位重要得多了，這是波羅的沿海諸國以至于波蘭的一般情形。裸麥的產地佔可耕地的百分之十又七；春薯僅佔百分之三又二。在麥類中以燕麥的耕種為第一。一九二六年佔百分之二十又六，合可耕地的五分之一，而且近年的燕麥耕種地，一天一天地增加；一九一〇年為三九，九〇〇黑克達，一九二六年達四四一，○○○黑克達，這種增加的原因，可以飼養畜類的發展來解釋，畜牧業的發展又可以人工牧場面積的擴張一事為之證明。一九二六年人工牧場佔耕種地的百分之四十七又二，幾及一半，而餘下的土地則為耕種各種麥類及薯蕷之用。牧場面積在大戰前為七七一，○○○黑克達，至一九二六年增至一，〇一一，○○○黑克達了。

就是這些事情在農地改革中佔有重要的位置。不錯的，芬蘭也和許多國家一樣，畜牧是小業主一種最相宜的工作，因為這個對於小農是既然容易，而報酬又多。據一九二〇年的計算，在一百黑克達可耕地之上，三至十黑克達的

業主，可飼牲畜八十六頭，而十至二十五黑克達的業主，只能飼五十五頭，至于二十五至一百黑克達的業主，不過能飼三十九頭而已。是以在同一的面積上，小業主所能飼養的牲畜比較多多了。一九二六年調查一·八六〇·〇〇〇頭有角畜類，其中有一·二九二·〇〇〇頭爲母牛；一九一〇年的有角畜類僅一·一六六·〇〇〇頭罷了。一九二六年農人有羊一·四二四·〇〇〇頭，豬三九一·〇〇〇隻；後者較之一九一〇年要少些。

森林佔全國面積的四分之三，已如我前面所說；（每居民一人有森林七小數點四黑克達。一九二六年的森林，其百分之五一又一屬私人產業，百分之三九又八屬國家所有，另外的百分之七又五屬森林會社。牠們經營的目的爲木材的售賣，出口以及紙的製造。）故森林對於芬蘭，是一個龐大的自然富源，木材工業和製造纖維與製紙的副工業同樣地非常發達。一九二八年的出口總數中，加工木材和粗木佔百分之五六又三，而紙和纖維質佔百分之三十二，若是把這兩個數目加起來，那是百分之八六又五，這都是由林產而來的出口貨物。其餘下來的一點小數目（百分之十又八），才是農業產品，而這種農業產品，幾乎完全是牛油和牛酪，一些畜牧的產品。

我們走到了一個重要點上來了：那就是農地改革的主要理由中之一個，即增加農業產品的必要是也。年入之已增加，確是顯然的。一九一三年農業的純收入爲四萬萬八千四百萬芬蘭馬克，到一九二〇年這個數目爲四億八萬萬芬蘭馬克，馬克價值雖然有了變動，可是折算爲戰前的馬克，一九二〇年的農業收入仍有八萬萬七千二百馬克；然則這個增加有了百分之八十了。由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六年的裸麥產量幾乎常在一條水平線上，平均每年約三十萬噸，但小麥却由三千五百噸增至二萬五千噸，燕麥亦由三四萬二千噸增至五十九萬二千噸，蕃薯更由四十四萬一千噸增至八十五萬一千噸，蕪草且由百萬噸增至二百三十五萬三千噸了。這些作物如蕪草、燕麥和小麥的耕種面積，稍有增加。不過還得聲明，即是我引用數目的這一九二六年是農產豐收之年。每黑克達的產量，也確實很可感觸地增加了，尤其是在最近幾年，增加更爲顯著。

然而雖是有了進步，農業仍不足以維持全國的民食，而尤以裸麥小麥以及地下莖植物爲最。這種不足漸漸增加了，因爲生產的增加不能和人口的增加平衡。芬蘭的人口在一九〇〇年是二百七十一萬二千人（每平方基羅米突八又小數點二人），一九一〇年是三百一十一萬五千人（每平方基

羅米突九又小數點四人)，一九二〇年為三百三十六萬四千人（每平方基羅米突十又小數點一人）。最末一次一九二五年的調查達三百五十二萬六千人，每平方基羅米突人口密度為十又小數點三人。這個每平方基羅米突的人口密度不很可靠，因為各地人口密度甚不一致。北方遼闊的面積上，人烟稀少；而西南沿海各地則人烟稠密。黑星府（Helsingör）一省，在一九二五年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基羅米突四三又小數點三；別的四省，約二十人，還有三省約十二人；而第九省的面積佔全國之半數，其密度僅每平方基羅米突二又小數點四人。每年人口增加的平均數為千分之九。

農業產品的增加不能以人口增加的同等速度前進。所以結果農業產品各年不足之數變動不居，而尤以麥類所差為大。芬蘭因收成的好壞，裸麥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由外輸入，小麥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由外輸入，以供必需的消費。燕麥與蕎麥的生產量，差足以供給本國的需要。一九二七年的收成很豐，裸麥或裸麥粉的輸入數為一一三・〇〇噸。小麥或小麥粉為八七・〇〇〇噸。一九二八年的收成很壞，裸麥的輸入量為一七二・〇〇〇噸，小麥的輸入量為一三六・〇〇〇噸。而且一九二八年得了一九二七豐

收的幫助。以價值而論，此種輸入的麥類一九二七年合芬蘭馬克六萬五千三百萬個，一九二八年合九萬萬九千三百萬個，這佔全輸入額的百分之十三又五。芬蘭還靠外邊輸入別的農業產品，如藥草、清油、脂肪等等，都是生產不夠消費，平均每年輸入量快要佔全消費的百分之二十。

芬蘭雖在麥類這方面必需取給於輸入，但在畜牧那方面却有餘輸運出境。肉類不需要輸入，而牛油牛酪的輸出為數甚大。一九二六年牛油牛酪的輸出達五萬萬三千萬芬蘭馬克，這就是說佔全輸出額的百分之九又五。對於牛酪的生產和輸出，乃由許多合作社所經營，這種合作社，非常發達，確是一個很優越的組織和一個很良善的工具。大戰前的牛油輸出額，約在一萬一千至一萬二千噸之間；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的生產量較之戰前（一萬三千噸）并未減少，而每年的平均輸出額却降至八千至九千噸。一九二六年的產量是二萬噸，而輸出的計一萬三千噸；一九二七年為一萬五千噸，一九二八年為一萬三千噸，值四萬萬餘芬蘭馬克。至于一九二八年的牛酪輸出額為二千噸。但是由畜牧所得的多餘生產不足以抵償麥類不足所耗費用之一半。

這種情形的原因很多。主要的理由是土壤不良，氣候嚴

列。次之就是羅俄地的耕種較波羅的海沿岸諸國的大有進步，而且大戰前的人造肥料輸入額爲二千五百萬噸，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間的人造肥料平均輸入額爲九千一百萬噸，已能證明牠的耕種方法不壞，但是還不能說是十分完備，譬如以之和斯坎的那半島諸國的耕種方法相比就差得多。另有一個農業生產微弱的原因，而爲各國所共有，即資本的缺乏。還要記得芬蘭脫離了俄羅斯以後，經濟的關係也斷絕了。這個脫離所表現的是使芬蘭的工業失掉一個

市場，使芬蘭的農業失掉一個供給者。大戰前全俄政府政策，用關稅價格和鐵路的方法爲之把俄國的小麥和裸麥輸入。俄國養活了芬蘭。沙皇政府應用這個政策，使芬蘭就範。俄國的這個麥類的大幫輸入，使芬蘭不注意于麥作。戰時而尤其是戰事將完畢之時，即自一九一七年俄國被封鎖之日起，俄國的麥子一點也不能輸入，使芬蘭非常痛苦，就是這種政策的結果。這時和戰後的前幾年，芬蘭時困于饑饉之中。大戰之後，自應集全力以發展麥類的生產。爲得這個目的，政府在一九二〇年因欲獎勵此種生產，特創設麥類的保護關稅，這種政策已經數十年未見實行了。再則應該不要忘記農地黨在這種政策上也頗有影響。

但是此外還有一種更有効的更能促進農業的好方法，就

是農地改革。小業主的創設，尤其是內國移民的發展，尙未開闢的土地以及森林，沼澤由移農去墾種，都是使農產品大大增加的強而有力的方法，只有農地改革能夠辦到。是則芬蘭農地改革的第一個理由是在承認農業的重要，保證消費需要的不足，俾無缺乏之虞；以增進農業的生產。農地改革的別的一個理由，應在土地所有權的分配狀況下去尋求。

許久許久，甚至到十九世紀的後半。芬蘭尙有不少的大產業存在。這種大產業都是耕種得很好，而且成爲農業經營的模範的。各地的大地主在各該地的政治上與社會上有很大的勢力，而黑星府政府也爲他們所左右。牠的土地貴族也可以和瑞典與英國的相比擬。而且這班大地主，大都是瑞典人，我這裏所謂瑞典人，乃指芬蘭人民之說瑞典語言受瑞典教育的。當我講到芬蘭的憲法時，曾有機會說過芬蘭的瑞典族雖然人數不多，可是在許多年內都得到超越的教育和佔着優良的政治與社會地位，而且這種優良的政治地位因由國家指定議員的憲例直至一九〇六年尙存在於黑星府的議員中。

然而德謨克拉克西由十九世紀之末至二十世紀之初在芬蘭的進步甚速；這種進步從芬蘭語言和種族的社會的經濟的

文化的發達上表現出來。在政治動輒點上，自受俄國革命的影響于一九〇六年憲法改革上肯定了牠的優勢。但是國內的德謨克拉西化和芬蘭文化的發達，是表示農村階級的提高；芬蘭人和瑞典人較，前者多在鄉村，而後者大都在城市，而為組織城市居民的主要分子。

德謨克拉西在政治上的進步，也影響到土地所有制上面來了，使之德謨克拉西化。這種德謨克拉西化，即是說大所有權逐漸在小所有權之前而消滅，在兩個世紀的交接處

，發生了一個很大的進步。雖然如此，但是社會的不平還是在增長着。受了一種新理想的影響，階級間劃出了一條很顯明的界線，大地主合在一處和小農，佃農以及農業工人立于對敵的地位，形勢一天一天嚴重。而農人都想取有一部分土地以為己有。

下面這一個表是指出一九〇一年土地所有權的分配狀況的：

	經營者數目	百分率	面積(以千黑克達計)	百分率
〇……………五〇 (小產業)	二九,〇〇〇	二六.四	八七三	四.四
五〇……………二五〇 (中產業)	六三,〇〇〇	五七.二	七,八一四	三九.三
二五〇…………一〇〇〇 (大產業)	一六,五〇〇	一五.〇	七,七〇九	三八.七
一〇〇〇以上 (最大產業)	一,五〇〇	一.四	三,三〇五	一七.六
計	一一〇,〇五〇	一〇〇.〇	一九,七〇一	一〇〇.〇

這個總計不單是包括耕種土地，就是一切不屬國家的面積，即連天然牧場森林以至荒地也都在內。第一行的由零至五〇黑克達的產業，即小產業，不是說五〇黑克達全

黑克達以上。

為耕種地，乃是各種土地都有；第二行為中等產業，所擁土地由五〇至二五〇黑克達；第三行為大產業，擁地二五〇至一〇〇〇黑克達；第四行為最大產業，擁地一〇〇〇

然而這個統計不能把土地所有權的分配很顯著地指出，因為牠包括森林和天然牧場在內。可耕地實際上很是有限，而分配的狀況也全然與此不同。森林本不一定在農地改革之內，如若要算入，則此森林必是可以開墾而變為耕地的森林，使小農能夠從此得到生活的資料。大產業所含有

的森林較之小產業所含有的森林多得多。

惟是這表經過這許多改正後，致令大戰前的土地分配發生大大的不平等。還得附加說明的是在最大的產業中，森林會社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牠們購入廣闊的有樹土地，以維持牠們的工業與商業。一九一七年牠們所擁有的面積超過二十萬黑克達，牠們同時更購取接近森林的可耕地。但是牠們雖然把森林經營得很好，却把那些小段的可耕地完全荒廢了，因為後者在牠們看來，沒有什麼利益可得。農業生產因此減少，而農人如得這些土地來耕種，也大可以利用。故國家自一九一五年起即頒佈法令，限制森林會社購取土地的數量。但是這種會社有方法使法令轉變，而我們將要看見一九二二年的農地改革首先給牠們一個當頭棒。

一九〇一年另外有一個統計將農村人口中所存在的更特別不平等表示出來了。

一九〇一年在芬蘭農村調查了四十七萬八千家，其中只有十一萬家是所有主，而且擁地很少；這個數目約當農村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六萬家為佃農，約當農村全人口百分之三十四。還有二十萬另七千家，即佔農村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他們既不是自己有產業，也沒佃得一片

土地；這是一班農業勞動者，或是為人家耕種，或是在林業內當樞夫運夫等傭工。所有這些最小業主，佃農以及無地的勞動者都是忿忿不平。無地的勞動者數目最大，而佃農也差不多；而且佃農制尤其盛行于土地比較肥沃的區域，那些地方的佃耕制佔經營的百分之五十。是則農人業主都在比較瘠瘦的區域了。

佃農即所謂“*Totals*”是農奴的後裔，隨後自由了，成家立業，世代相傳；從前他們為地主服役若干日以當佃租，到最近才用銀錢。一九〇一年有此種佃農六萬六千五百三十二家，其中有五萬八千五百二十二家耕種子面積三黑克達以上的農莊上。至十九世紀之末，他們的權利同義務定得不分明；地主有意把這種佃農制取消，而收回其土地，因為他們覺得實在不合算。佃農因而很是憂慮而且不滿意。他們這一方面，不少的農業工人和村鐵工匠都是佃一塊土地，以一世為期，他們在這塊土地上得建築房屋，開一個蔬菜園和一個蕃薯園。一九〇一年計有這種性質的佃農八萬四千二百二十一人，一九一二年有八萬六千人。這般人都有一棟自己建築的房屋在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他們擔心自己的將來，而他們的法律地位很壞，和另外一種別的農村人口同在一種情況下生活着，一九〇一年共有十

六萬家，這十六萬家的生活，如能改善，竟可以說是國家的利益。此外還要加入安家立業于國家和教堂的土地之上的佃農以及既無房屋又無土地的無產階級，他們僱于地主之家，或居在租得的屋內。其中很多也同樣想擁有一片土地，于其上建築住屋，且有一片土地，于其上從事耕種。

自二十世紀的初期以來，芬蘭人都知道這種情形是急于要醫治的，而且竟可說農地改革已在大戰之前開始。自這時期起芬蘭獨立政府已有把土地分割的創意。一九〇九年有一條關於上述佃農的法律，規定租佃以五十年至一百年為限等條款，而價格亦由此法所規定。寡婦和孤兒得保有死者的土地。佃農在土地上有改良，應給與賠償費。租佃契約由地主和佃農所選代表組織的委員會負責審查，非在確切的情形下，地主不能無故驅逐佃農。但是為得給與佃農以更切實的保障，希望預備一個立法使其變為被其使用的土地的所有者。

一八九八年創設有一筆特別基金以為農業移殖之用；這基金在一九二〇會重新整理。國家用了這筆基金購入土地，分割之後分配與小農之手。國家還在基金內邊提出一部分為合作會社和自治區的借款，使他們也得購置土地來分割。國家更准農人向基金中借取建築屋宇的費用。像這樣

借出的數目復是不小；一九二一年為一千九百萬馬克；一九二二年三千八百萬馬克；一九二三年二千五百萬馬克；一九二四年七千八百萬馬克；一九二五年一萬萬零二百萬馬克。由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二六年移殖事業區立委員會共用了二萬萬零一百萬馬克，購入土地五十三萬三千黑克達，創造了二萬零七百六十五個經營，分配與同樣數目的家庭，此等家庭的三分之二是擁有二十黑克達的正常經營；還有三分之一是少過一黑克達的經營，那是一個勞動者有屋一間從事小的農業經營。這種基金還把六千一百六十七個土地不足的業主擴張了。

這是大戰前的創意的立法；是則此時就已成就了一種很重要的工作。

大戰之後覺得更有一個較嚴密的立法之必要。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的法律也應用于一九〇九年法律所規定的經營之上。至于這個法律的內容，為耕用人有權把他已安家其上的土地買取，而地主則有權要求償金。對于土地以及屋宇的價格，如其經營為十黑克達以下，則照一九一四年的時價繳納，如其經營超過十黑克達，則此超過之數照當時買價繳納。佃農無權購用土地二十黑克達以上，但是在特別情形之下，如其需要一片森林供給木材，以俾家用

，則不在此例。有餘條規需定某種徑圍的木材應照時價繳錢。至于清償買價的方法，為購買者可請國家為中間人，由國家發給地主以百分之五的證券一部分，餘一部分則為現款。購買者為正常的經營時，在三十七年內按年償還國家，如為個人的小片段經營時則在二十一年內按年償還國家。

幸賴這個法律，由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七年，共有九萬六千五百八十七個佃農變為業主了；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九家擁有正常的經營，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人從事小段的經營。其中的百分之六十是在西南各省，即人口稠密與土地肥沃之區。據說一九二七年以後還要創設一萬個經營。總之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已經造成或將來要造十萬新業主。經營的平均面積，為三黑克達至二十黑克達；是則已有一百萬黑克達有了所有主。內中只有百分十一為地主與佃

農未能同意解決，不得不由國家出任調停。執行這個辦法時，農人很佔方便，至少直到十黑克達，因為馬克的跌價，一九一四年的價格差不多僅只大戰前的十分之一。

大戰前的十五年內，有農人一萬一十人立業于三十六萬黑克達之上。業主的數目，在一九一〇年為十三萬家，一九二〇年為十六萬五千家，至于佃農的數目則以平行的比例減少了，計為六萬五千家和四萬五千家，是十年之內有二萬家由佃農的地位升到業主的地位了。

雖然這些結果已很可觀，可是尚待努力之處還多。一九二〇年在調查人口的同時，造出了一個農材所有權之分配的很正確的統計。這個統計和一九〇一年大不相同。後者連全國森林面積也計算在內，至于一九二〇年的全然是可耕地，而把天然草場和森林除外了：

經營數目	百分率	面積(千黑克達計)	百分率
〇.五……三 黑克達	九六.四七四	三八.五〇	一四一.八四七
三……一〇 黑克達	九八.二五〇	三九.二八	五三九.〇四八
一〇……二五 黑克達	四一.一一九	一六.四〇	六一六.一〇六
二五……五〇 黑克達	一一.一二五	四.四〇	三六八.二七四
五〇……一〇〇 黑克達	二.八三六	一.一〇	一八七.〇一一
			九.三〇

總計	一〇〇黑克達以上	九三七	〇・四〇	一六二・五八九	八・一〇
		二五〇・七四九		二・〇一五・一七五	

次之還應知道另有八萬四千四百二十人擁地在半黑克達以下，這就是說僅有小房一間蔬菜園一個或蕃薯園一個而已。

再要記得上表所指的完全為可耕種的土地。可耕土地之外，每家還擁有天然草場和森林。原有可耕地五至六黑克達的人，加上這兩者後的總數常為二〇至三〇黑克達。自第三行起，業主已起首要找外面的人工以耕種他們的所有地了。有人計算，每個家庭所能耕種的土地面積，不能超過一〇黑克達。最末尾的三行，佔全經營的百分之六，其所需要人工的程度更多些。正是在這種經營內邊可以找出為分割之用的土地來。牠們共同所擁有的就已達六十萬黑克達。這是供農地改革時用的基本土地。

故所以一九二〇年芬蘭的農地所有權的分配，不和其他各國一樣地不正常。不滿意的來源為所有權的不平等，因而芬蘭農人的不滿意不及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或波蘭之甚。次之就是自二十年來，芬蘭在朝着土地的分割和小業主的主張充這條路上前進，已有不少的成功，這是我們上面說過的了。

然而大戰之後，仍然有純粹的農地改革和重行整頓的需要。自從芬蘭的議會成為近代的形式即自一九〇六年起，下議員的五分之二（二百人中有八十人）為社會黨人之後，到一九一六年社會黨人在議會中又佔了絕對多數。這個比例數實足以證明羣衆的不滿意，而尤其是農村的羣衆的不滿意；因為社會黨人並不是從工業工人中得到了這樣多的選舉人，他們的主要顧客都在農村人口即佃農、小業主、農業工人以及土地不足者中找得。這種農村羣衆的不滿意，更因鄰近的革命的俄國而加倍。這是一九一七年之末和一九一八年之初芬蘭受了國內戰爭而成為荒蕪以後的情景。芬蘭的紅軍本是布爾札維克同盟者，那時在農村得到多數人的擁護；牠的人數達十萬之多。國內戰爭的結果是白色得了優勢，布爾札維克受了很嚴酷的壓迫，而社會黨之被擠于政治之外者幾及十年。然而很快地又取得了他們的地位。在一九二二年的選舉中，社會黨人當選者五十三人，共產黨二十七人，在二百個下議員中革命的勢力佔了八十八人。

正如我談芬蘭憲法時所說的一樣，這個國度的農地黨勢

力的增加，是政治生命中最可注意的現象，農地黨是一個頂大的政黨，和社會黨連合起來，勢強迫人，而有產階級的政府，只處在次要的地位。農地黨的黨人大都是農村的農夫，所以牠的農地政策非常急進；牠和瑞典的貴族階級幾乎到處都有不共戴天的老仇。

有這種種的原因，于是造成了一九二二年的農地改革。這年曾有一農地改革計劃提出，惟是因爲應和通過憲法改革一樣，須得三分之二的大多數的贊成始能成立，所以沒有在下議院通過。新選舉是在一九二二年七月舉行的。在選舉的競爭中，農地問題成了一個最重要的事情；選舉之後，這個改革案又提到國會討論，乃于十月十四日以一百三十五票得六十一票即三分之二的大多數通過了。十一月這個法律由總統頒佈。這個法律是由農地黨人和進步黨人社會黨人投決的，進步黨是和農地黨共同組織內閣的黨。這個法律的名字是「移殖土地獲取法律」；但是普通大家都稱之爲「卡利阿法律」(Carl Kallio)，這是以提案人之名爲名的。卡利阿是一位農人，爲農地黨的黨員，曾經數任農部部長，到一九二二年又做了國務總理。

這法律的內容是這樣的：

法律以創設兩種移殖土地爲目的，一種土地是耕種用的

，一種土地是居住用的。對於耕種土地，定爲使中等家庭，能得有一段既耕的或可耕的土地，足夠全家親自耕種之用。最大的領用地爲可耕地、牧場、草地共二〇黑克達。這差不多是一家人可以經營的面積。每家此外還可以多領一片森林，這就是說一塊既栽有樹木的土地，其木材足供一家的用途。這就是所謂耕種的土地。居住的土地是很小的一塊土地，其面積在足以建築一棟房子同時有一個小的蔬菜地和園圃。

法律對於創造這種經濟，也會預先見到收用私所有權的賠償問題。但是非至用旁的方法不能找得必需的移殖土地時，不收用私人所有權。所以可以說這是一個最後的方法。法律聲明先利用國家的土地，以次及于買賣兩方同意的土地，自治區所有的土地，匿名公司所有的土地，以及合作會社所有的土地。假如用這種方法所獲得的土地，尙不足以供移殖之用，然後才以賠償收用私有土地。而被收用的私有土地只是超過二百黑克達以上的可耕地，草地和森林。但是如若地主不居住不耕種或耕種不合時，則允許的私有面積應行減少。

在這種情形下，收用的土地，必是對於地主不甚有用的土地，譬如孤立的或分散的土地是，所有認爲合理經營所

力的增加，是政治生命中最可注意的現象，農地黨是一個頂大的政黨，和社會黨連合起來，勢強迫人，而有產階級的政府，只處在次要的地位。農地黨的黨人大都是農村的小農，所以牠的農地政策非常急進；牠和瑞典的貴族階級幾乎到處都有不共戴天的老仇。

有這種種的原因，於是造成了一九二二年的農地改革。這年會有一農地改革計劃提出，惟是因爲應和通過憲法改革一樣，須得三分之二的大多數的贊成始能成立，所以沒有在下議院通過。新選舉是在一九二二年七月舉行的。在選舉的競爭中，農地問題成了一個最重要的事情；選舉之後，這個改革案又提到國會討論，乃于十月十四日以一百三十五票得六十一票即三分之二的大多數通過了。十一月這個法律由總統頒佈。這個法律是由農地黨人和進步黨人社會黨人投決的，進步黨是和農地黨共同組織內閣的黨。這個法律的名字是「移殖土地獲取法律」；但是普通大家都稱之爲「卡利阿法律」(Lai Kalio)，這是以提案人之名爲名的。卡利阿是一位農人，爲農地黨的黨員，曾經數任農部部長，到一九二二年又做了國務總理。

這法律的內容是這樣的：

法律以創設兩種移殖土地爲目的，一種土地是耕種用的

，一種土地是居住用的。對於耕種土地，定爲使中等家庭，能得有一段既耕的或可耕的土地，足夠全家親自耕種之用。最大的領用地爲可耕地、牧場、草地共二〇黑克達。這差不多是一家人可以經營的面積。每家此外還可以多領一片森林，這就是說一塊既栽有樹木的土地，其木材足供一家的用途。這就是所謂耕種的土地。居住的土地是很小的一塊土地，其面積在足以建築一棟房子同時有一個小的蔬菜地和園圃。

法律對於創造這種經濟，也會預先見到收用私所有權的賠償問題。但是非至用旁的方法不能找得必需的移殖土地時，不收用私人所有權。所以可以說這是一個最後的方法。法律聲明先利用國家的土地，以次及于買賣兩方同意的土地，自治區所有的土地，匿名公司所有的土地，以及合作會社所有的土地。假如用這種方法所獲得的土地，尙不足以供移殖之用，然後才以賠償收用私有土地。而被收用的私有土地只是超過二百黑克達以上的可耕地，草地和森林。但是如若地主不居住不耕種或耕種不合時，則允許的私有面積應行減少。

在這種情形下，收用的土地，必是對於地主不甚有用的土地，譬如孤立的或分散的土地是，所有認爲合理經營所

必需的土地，均不在收用之列。最先被收用的，是耕種得不合法的土壤或認為可供耕種之用的土地。尤其是我前說的森林會社的土地，是第一個被收用的土地；牠們所擁有的森林的周遭所有的荒蕪的耕地，都由國家預先收用。

國家最喜歡收用分離的小片段，因為地主對此不甚在意。凡是雖經收用而對於地主的經營不發生大不方便的土壤，才收用了。至於他們所必需的建築土壤或圍園土壤以及鍊砂堆泥的土地，都不收用。還有栽有供給家用以及維持或修理居室之用的樹木的土地，已經更新或正在更新的林地以及分給其子孫，而子孫各人所有，不超過最低限度的土壤，也不收用。

次之對於妨礙農業生產的種種收用方法，都預先設法避免。立法者全力使農業生產由此而更加發展。故所以第一就把耕種不良的土地或耕種不需要的土地收用。而且私人所有地之收用，只是最後一步的辦法，是一個懸在地主頭上的恐懼，迫令他們把不需要和荒蕪的土地自動地出售與人。

收用的辦法不達到擁地不及二百黑克達的地主的頭上去。但是不要以為凡是超過二百黑克達以上的部分全被收用。應該不要忘記土壤的大部分尤其是大地主的土壤的大

部分為森林，或幾乎不可生產的土質。國家絕不着把大地主的這些土壤拿來分給移農，而使移農無以為生，餓死其上。森林的經營，大地主較小業主更能用合理和生產的方法去經營，因為小業主只以有木材供自己的建築為滿意。故所以至少應保留大的森林所有者。在超過二百黑克達的產業上，只提用了其可耕地的十分之一或者更少些。有三百黑克達的產業僅提用九黑克達；有四百黑克達的產業，僅提用十六黑克達；有五千黑克達的產業，至多不過提用百分之五十，大地主所餘下來的還有二千五百黑克達。

要受這個法律的利益而領用土地的人，必具有已經成年且執有官廳證書和沒有剝奪公民資格以及并不是業主等條件。次之還要交出的一種擔保，保證能于三年內在所領的土地上建築房屋，并同時將此土地利用。所有一切會因國家負責領有土地或因自治區負責領有土地之人，均不能再得「卡利阿法律」的利益。必是農人和具有利用土地的必需的知識的人，才能被承認為接受土地候補者。買價以各地時價為基礎。大地主可以領取其被收用的土地的完全價值，若是收穫在即或森林中有值錢的木材，亦在地價之外依照時價另計。再者建築物也另算一筆價金。至于繳款辦法，其土地未超過五千馬克時，完全現款。超過此數時，則

由國家發給七厘（百分之七）的公債券。農人償還國家，因情形不同，定為每年百分之七或百分之九。

這就是芬蘭農地改革的主要經過。這個較之其他各國所實行的溫和得多。收用只是最後的一個步驟，而且除了森林會社以外，還是十分小心。就是債金，也是較之其他各國更能令地主滿意。末了，立法人對於農業生產特別顧慮。牠的主要目的，在保障農村人口的生活條件，以維持社會的安甯，但是也是保障土壤的優良利用，和把森林與荒地開墾，以擴充農地的面積。

根據這些地方，芬蘭的農地改革，可以和最和緩的匈牙利農地改革，以及波蘭的第二次即一九二五年的農地改革相比擬。芬蘭農地改革之所以如此和緩，可以憲法改革的緩和的一樣的理由來說明。因為這種改革實行之時，正是一種反動勢力反抗布爾札維克，反抗社會主義，總而言之反抗革命勢力最盛之時。我們可以說這個改革是受了保守主義的影響的，恰和愛斯多尼和萊多尼亞的農地改革是受了革命思想的影響一樣。

「卡利阿法律」是和我開始所說的舊時改革相近，和芬蘭的土地所有制度甚相適應。我們還得說明的，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三年間有的農村合作銀莊曾共創設了

一千七百九十五個新經營，計面積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五黑克達，而且擴充了三千九百八十四個農莊，計被分配的士地共五萬一千五百零二黑克達，總數達六萬四千黑克達之多。我們在這裏且把已經做成功的全盤數目寫出來：一九〇一年芬蘭共有經營一三八。〇七二處，屬于一二一。六八四個地主；一九二七年經營處數達三九四。三〇一個，即幾乎三倍于前。一九〇一年擁地少過二十黑克達的業主計一一。七一〇人；一九二七年擁有二十黑克達以上的經營者為二三〇。一七八，即較前增了三十倍而強；至于擁地二十至百黑克達的產業一九〇一年為五五。五八二處，一九二七年為一一七。三五五處，只有擁地一百黑克達以上的人數，由五四。三九二（一九〇一年）減至四六。七六八（一九二七年）；但是一九二七年牠們還佔經營總數的百分之十二，而中等產業則佔百分之三十，小的（二十黑克達以下）佔百分之五十八。是則大產業並沒有完全消滅，而且在繼續活動着。在小業主中有許多是僅有一片小地，建了一棟房子，留了一個菜園，以為家人之用，而自己仍舊在農業之外找生活。末了，除上述以外，還有更可注意之點，那是可耕地在一九〇一年為一。五六〇。〇〇〇黑克達，至一九二七年為二。一六〇。〇〇〇黑克達；四分之

一世紀內，耕種地已經增加了五九二・〇〇〇黑克達，合百分之三十七。由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七年的七年中間墾了森林和沼澤地一四五・〇〇〇黑克達，平均每年開墾了二萬黑克達。從這裏創設好多千數個經營，每個經營的平均面積為二十黑克達，計四或五黑克達的可耕地，二或三黑克達的草場，餘為森林。是則將來的前途已有了保障了。

農地改革以種種的形式來創設萬來個熱心的農民，以耕

種土地，從此他們自己做了業主，誠心用優良的方法以發展生產。這不惟為經濟的生活立定了一種堅固的基礎，也是為政治的和社會的生活立定了一個堅固的基礎了。

本文乃從「國際問題高等研究院」(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的教授狄巴兒 (Théal) 的講義中譯出，并此聲明。譯者附識

十八年九月十四日脫稿于巴黎

## 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與實際

藤井悌 著

陳寶麟 邢墨卿 譯

關於蘇俄布爾塞維克的理論與實際，數年以來，在我國已有不少的介紹，但關於極右方面的法西斯主義，則很少此種出版物。本書共分七章，計八萬言，詳述反動思想之社會的意義，意大利法西斯黨的成立，意大利社會黨與法西斯黨，法西斯黨的反動的革命，及其獨裁政治，法西斯主義的教理，法西斯主義衰滅諸條件，現在是極右與極左相對抗的時代，一方面有俄國式的無產階級獨裁專政，他方面則有法西斯主義的獨裁，世界到處是布滿了此種反動的風氣，為使中國的讀者明白此反動思想的意義，敢以此書推薦於學術界！

新 生 命 書 局

新 書 預 告



# 資本主義十年的危機（續十號）

瓦爾加

## 通貨膨脹的歷史的機能

由資本主義經濟之混亂所生的通貨膨脹 (Inflation) 是資本主義一般的危機之一要素，同時也是安定準備最重要的一契機，在經濟學上，實是一件具有辯證法的興味的。

我們知道：因為要避免無產階級根本的反抗，資產階級對於勞動者階級竟大讓步，一時犧牲其剩餘價值生產。通貨膨脹的歷史的機能，即在由獲得剩餘價值的迂迴路，以再繼續這一點。通貨膨脹，在無產階級的費用上，這是為着大資產階級，利子生活者及小資產階級的所得分配之一新樣相。

因了通貨膨脹，使無產階級的實質貨銀，自動的降低。在這通貨膨脹的途上，無產階級喪失了革命的物質的取得。無產階級的注意，這樣一方面為改良主義者所消散，從巨大的革命問題，以通貨膨脹而轉向於必要的每日的貨銀

商議。希爾弗定不知道歷史的意味，也不想去知道，而稱此曰：「革命消失於貨銀運動中。」

通貨膨脹其意義便是使資產階級得以實價的利用其財產，以徵收利子生活者之財產及所得。產業資本，因此，有直接以其利潤的一部，當作貸借資本的利子交付於利子生活者的必要；間接則由國債及地方債之下落，使之從所得稅解放了支付的必要。因為利子生活者的支持以公債利子為準。（註）

〔註〕在這裏，總計還是問題。但據我的計算，德國的利子資本（國債、地方債及城市公債、股份公司及土地信用機關的債券、貯蓄銀行的貯金。），在戰前為六百九十億馬克，而利潤中貸借資本的部分，亦每年逾三四十億馬克。從利潤資本上所徵收的所得，在德國波蘭奧大利匈牙利強於是全部，在法國為二成，在意大利則為二成五分。其中惟英國（小中立國亦然），以特殊理由，用本位貨幣名目上之金價值歸還償還 (Revalorisation) 方法。英國產業之慢性的危機，大部分即由於此種 Devaluation 政策。

同時，小資產階級（小手工者，小商人）之徵收過程，亦於此產生。大資本家時時以金貨，即以各外國之本位貨幣為計算出賣再生產價格。但小資產階級則依舊習，以原價加上平均利潤，作紙幣計算而出賣，因之，使資本的激變，愈益窮迫。（註）大資本家由此方法，將無產階級所保有的負擔之顯著部分，轉嫁於中間層，即獨立生產者。這樣，他們乃能用現金以再生產價格以下而出賣。資本之利用便在一時的浮動的根柢上，由通貨膨脹而趨於回復。資產階級這樣由年年減少生產之方法，即以通貨膨脹之助力，乃能保證獲得比由安定的本位貨幣更多的所得。

「註」以顯著的價格騰貴，而着大眾的反叛的大資產階級，其後承以

立法，由貨幣價值的低落，把小資產階級壓迫在此不合理的價格狀態。通貨膨脹同時使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鬥爭得到新原理。使繼續被掠取的利子生活者，小資產階級及官吏之憤激。（其內容，與勞動者貨銀之隨通貨膨脹而共進，遠為緩慢。）盡量的向着那「美國的戰爭富戶」「猶太人的暴發戶」「懶惰而罷工的勞動者」等宣傳。這樣，通貨膨脹實鞏固了法西斯運動的基礎，使資產階級得於國家組織的權力機關之外，更有對無產階級一階級軍。資產階級由其援助，與改良主義者相結托，先於屢次的鬥爭上打倒無產階級革命的

前鋒，結果加以全階級的鐵壓而造出安定的社會的前提。但是，通貨膨脹的機能固足以使大資產階級富裕，惟在這裏，通貨膨脹亦有為害資產階級的一辨證法的激變點。因為到了資本利子已被掠取，獨立生產者或趨破滅或移於如大資產階級價格之現金計算，當此之時，大資產階級之利益，便將告竭。而資本主義的混亂，不絕的勞動鬥爭等等不利益事，仍是繼續。於是資產階級在得到對勞動者階級的勝利以為安定的社會的前提後，乃進而謀造成與流通共為生產正常進行所不可缺的前提，即本位貨幣的安定。

## 資本主義的安定

竭力以求克服恐慌的經濟的各種力量，自戰爭結束以來，本已活動着。把這些事情，想加以系統的研究，我在一九二二年已做過了。（註）在那裏，我曾如下的說：

「我們若觀察最近三年間的經濟關係，則可以明白事實上所有求克服世界經濟恐慌的確然的傾向與努力。並且，我們還可辨明有二種相異的事物，即內在的諸傾向與意識的經濟政策的努力。我覺得內在的諸傾向，可總括為求克服經濟恐慌的一傾向，是在自身私經濟利害上，各資本家的經濟主體的行動……但是意識的努力，則為國家及各經濟

集團的行動，意識的以克服恐慌爲目的。』

[註] Zweite Auflage meiner "Krise der Kapitalistischen Weltwirtschaft," Kapital VIII u. IX.

就各個言，則可以大別爲如下的私經濟的諸要素。

發展過強的生產機關，致生產物無銷路而過剩生產，於是有生產的限制，而過小生產則富勞動者階級敗北，利益的生產可能時，於是生產的擴張。

在這兩者上，過剩並過少生產上，都表示着有克服世界經濟的分裂的傾向。

非常膨脹的國債對於收入，雖其希望常超於社會之價值生產，但國債所有者對此收入所能保證的權利與事實上的困窮間，實有一強烈的矛盾。因了通貨膨脹，致本位貨幣之價值低落，矛盾乃告消除，而從來的利子生活者，則惟有以勞動爲生活。

窮困諸國有資本的缺乏，而富裕生產過剩之地，則有資本的過剩，二者就各資本家言，實以在利子率與（勞動者失敗後）利潤率比較的高的困窮之地爲得策。由利潤率之不同以生，並爲各資本家私利所左右的資本移動，其在安定的可能上，關係是非常之大。

世界市場上的競爭，使過剩產業的生產手段之一部陷於

無政府主義的破壞，而富裕諸外國（美國〔註〕）農業的限制

與通貨膨脹的結果，美國生活資料關係非常騰貴，則實使歐洲農業生產趨於擴張。此雖爲非常不安定之事，然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實表示一種回復新平衡狀態的傾向。

[註] 農業恐慌，是因爲在戰時正緊急的美國農業生產，自和約締結後，在困窮的歐洲，沒有銷路的結果。可是農民的恐慌——難道是因爲在向來的水準上，地租固定的結果？

要想克服激烈的恐慌之意識的經濟政策的努力與活動，其中最重要的是道斯計畫的造成與德國——以後是此外歐洲各國，本位貨幣的安定上，英美資本的協助。就私經濟言，這「援助」，給與以公司債，在資本家實是光輝的事業。但在全體資本主義社會，則爲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有一時的安全。同時，因了救助，在再有購買可能的歐洲，販賣力得以擴大，故就此以言其意義，不啻是一種生產擴張的援助。（註）而在各國民經濟上，則有輸出及輸入禁止，高率保護關稅等重要機能。

[註] 這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對抗的性質相一致，以後——在「第三期」——在反對方面激成衰滅期的新矛盾。

各個要素的內容，理論上並不重要，其重要者，實在與對無產階級之鬥爭相並行，與之相連關互結，使戰後經濟

的諸力在尖銳的革命狀態 能有所活動。

至其餘歐洲資本支配的崩壞，所以不隨俄國革命及戰後勞動大衆自然的反抗而直接繼續，又，資產階級因了改良主義者的助力，乃得從尖銳的革命狀態中脫出，這二者，我們若加以認識，則到底非急切所可能，爲什麼呢？

(a) 不消說，在各國當其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種力度的關係，及不同的變化下，尖銳的革命狀態與安定的樣相間，是沒有明確的界限。要想獲得權力的無產階級的企圖，因此乃率通入於廣大的安定階段中。但是，殖民地區之革命運動，則即在此安定階段，却正趨強大。

(b) 資本主義一般的恐慌是甚爲重大，但在本質上，其與戰後好市况階段所起的經濟恐慌間，若無明確的考究，是不能區別的。經濟恐慌，一方面伴着非常的價格下落，惹起廣汎的失業，而在他方，則各國以比較的或相對的安定之本位貨幣，使勞動者——以他們所用的勞動者爲限——的實質貨幣，有一時的騰貴。這樣，統一的無產階級軍遂爲所分裂。原來經濟恐慌，在微小的企業，就經濟上言是非常的不幸，但在大資產階級，却是鞏固其社會的地位的。可是在當時，一般人却以爲經濟恐慌，當然惹起直接的資產階級的崩壞。

把資本主義一般的恐慌與經濟恐慌當作同一情形來觀察，這在第三次共產國際會議，亦最明白的顯露着。「一切報告——關於華沙戰前的赤軍，一九二〇年秋的意大利勞動者，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國勞動者之失敗——其主要問題，都決定如下：（註）

[註] Kongress der Komintern, "Thesen zur Weltlage und die Aufgaben der K. I.", Punkt 3.

「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其新的政治關係，是在何等程度與事實上的勢力關係相應的呢？事實上，資產階級由戰爭以破壞的社會的均衡，真是近於回復了麼？現在以爲資本主義之回復與成長那長久的新時代：將代着政治的動搖與階級鬥爭的地位，這樣的預想，果有根據沒有呢？果其如此，共產國際的戰略有修正的必要否呢？第十八節，以世界狀態的分析，對這問題，與以否定的解答。」

「十八，不單是歐洲，我們若觀察全世界市場的生產，商業及信用，實不能看出有何等根據，可以決定現在有回復安定的均衡的趨勢。」對此報告，有些黨員亦都以爲當時的經濟恐慌，便是資本主義最後恐慌的意義，因之爲求得權利，應立即利用攻擊。由這「左翼的」見解

(註)，報告更決定有躍進一階段的可能。

「註」方裏的主要論爭者是大爾哈馬，弗列士蘭特，弗萊列希，庫爾夫休夫恩等等。現今共產國際外部的人們，一部份像弗列士蘭特一樣，在二三月後，即跟着德國社會民主黨SPD，這並不是什麼偶然。因爲那時，否定那時的安定這一般人，證明是以爲可以有急進的結果，於是只嫌在革命的時候而戰。若應戰的或觀望的，有可以歸於社會民主主義之列，爲他們所求的，這又當別論。

「……這些事實，無論如何不能即以爲是」有機的時期之初端。在資本主義既有其存在之時，循環的動搖，實是難避的事。凡此，在青年期，在爛熟期，都有隨着，同樣，在瀕死時，也是有的。」

約四年以後，自一九二五年之始，資產階級對於直接革命情勢之克服，其過程甚爲具體，於是共產國際擴大執行部對此新情勢公然確言是「資本主義的安定」——加上「一部分的」變動的「類廢的」種種制限的表現。

像這樣以致不加上種種制限的形容詞，證明此表現決不是有利的選擇。因爲安定與「固定」容易致誤，又，安定不是資本主義內部的一階段，其與衰頹期之終局爲同一意義，這到底是順解，抑是曲解，實非常危險。我們須知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與固定，即在正常關係之下，也是

原則上難以兩立的。就經濟的言，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常活動於矛盾中，雖因周期的經濟恐慌，而有一時的解決，但一到了更高度的階段，輒又開始新的發展。就社會的言，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並不是安定靜止能長保着階級關係的生產方法，由其固有的發展，勢必至爲其存立所關的社會層的範圍，由對獨立生產之徵發統一與集中而縮小，他方，則被榨取的無產階級，即「其挖掘墳墓者」的大衆，有無數的增加，集中爲組織化的大軍，形成一個自發編以至於崩壞相繼續着的社會組織。然而以爲安定即是崩壞期之終局，是完全復歸於戰前的關係，此種誤解與曲解，却一再不止。這種意見，是因爲完全忽視了完成資本主義的大激變——關於這點，待後詳述——所以根本不得正鵠。因此，對於這些誤解，與其用安定，還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名詞所謂「革命的波谷」，比較的正當。(註)

「註改其主義者對於我們所用的名詞，即資本主義的安定，加以時難，由此，足見他們的妄論。第二國際不魯日大會，那夫夫里（K. Z. K. B.）的演說，謂「資本主義現向未盡其歷史的機能。我們覺得資本主義這是一個有巨大生命力的敵手，應該繼續鬥爭。但是雖然如此，若以今日的資本主義與二十年前的資本主義相同，這却是重大的錯誤。像資本主義的安定等，是一點也沒有。只是資本主義還要再繼續，所以若說是安定，實非常可笑。事實上，我們並不在安定的前面，而

在資本主義不變的大變化之前。」

由此，此安定的樣相，到底以什麼來與從前的東西相區別呢？

尖銳的革命情勢是過去了。支配階級的資產階級，已確立其地位，因之，欲求獲得權力的直接鬥爭，遂無成效可期。申言之，即安定的社會條件，使勞動階級之多數，要想在其指導上而對資產階級動員，事已不可能，我們但見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鋒，屢次的敗北。經濟的條件，在歐洲以資本利用之恢復，同時，以本位貨幣的恢復及其結果，使用於勞動過程的無產階級，其一部分實質上的生活標準，是比通貨膨脹時代急激的提高。但是，此生活標準的提高，同時却伴着勞動時間的延長，經營上資本家勞動原則之復活，勞動的強度化，故實質賃銀雖然提高，其榨取率實亦增大。這些，都是使革命的前鋒與無產階級大衆更分離的……

當共產國際設定資本主義的安定之時，此等社會的並經濟的過程尙是繼續着。當時，名這曰「部分的安定」。這是因爲資本的結合在各國尙未完成，而生產還沒有達到戰前一般的水準之故。所以叫做「一時的」。因爲那時預料以爲先前的恐慌的要素，在短時期間將再恢復其優越力，同時，

權力鬥爭能夠在這其間造成新的尖銳的革命情況。因此，對於改良主義謂資本主義現在正當繼續上界的理論，爲說明資本主義制度之矛盾與衰落，稱之曰「動搖」及「老朽」。

### 第三期

第六次世界會議，在分析上更進一步，且當積極的消極的要素，表示一新的階段，是再進於資本主義一般的恐慌。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積極的要素如次：

技術上，「其二三圖，如在美德以採取技術的變革。」技術有急激的進步，同時，勞動的生產性則顯有向上。

生產上，世界經濟中資本主義部分的生產（蘇俄亦如此）已超過於戰前的水準。

組織上，國民的並國際的，獨占機關（加特爾、托萊斯，康采倫）及國家資本主義都有可驚的發展。

經濟上，如南美中國非洲等未開地方，以同時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擴張，造成強固的集積與擴大再生產。爲革命危機舊根本源的歐洲，其地位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圈內有相當的重要。（註）榨取率以與合理化相結及勞動強度化之結果而上升。

〔註〕證明杜勒斯那條「美國將給歐洲以軍費」的思想是完全沒有根據





五、爲世界之新分割，勢必至引起世界戰爭的帝國主義對抗關係的激化。

此等要素，我們約略的要加以敘述。

一、世界戰爭所現的危機，這在資本主義內部實無何等解決的方法。資本制度之潰裂，俄國資產階級的崩壞，社會主義蘇聯無產階級的造成，凡此都是與從前的危機不同，我們已詳述過了。但當無產階級勝利後第一年，在蘇聯是戰爭的荒廢與革命的犧牲一時同來，饑饉與經濟的衰頹到處有發生的時候，敵人尙以爲在例外的情形，無產階級或足以打倒資產階級，不過由資本主義所建立的近代的生產，若無產階級的管理怕不可能，至於社會主義的建設那更不消說。這樣，他們以爲無產階級獨裁，到底不過是由彼此的方法以清算的一個過渡戰爭的結果。但在社會主義的建設，有偉大成就的今日，管理近代生產力而使之發展的無產階級，其能力實已無可疑。倘若有深的觀察，實在不論那個資本主義都沒有如俄國那樣向上發展的。故即使有困難之處，這是正因生產力不在勞動者階級的管理下，而爲在農民管理下的緣故——如農業那樣的生產部門。

此等困難，在爲社會主義建設之主要階級的無產階級，對於其創造力，並不表示着什麼，不過農民私經濟——蘇

聯爲尤甚——的剩餘物，要想加以組織，加入設計畫中的社會主義的共同經濟，這表示着不是一格易事罷了。一般改良主義者雖竭其詆毀，但對於蘇聯的認識，在世界無產階級間是一天天的擴大。因之，蘇聯的存在，還是一種在資本支配下之無產階級最廣層的革命的要素，具有這樣的作用。

協力以求與蘇俄一戰，根本的推翻無產階級獨裁，俾再復歸於資產階級的支配，這在全世界的資產階級也許是最簡便的方法。事實上，他們也這樣熱心的準備着。但是他們當與蘇聯作戰之時，却須擔心本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同時，以對俄戰爭而減弱的權力，實有被局外中立的帝國主義的野心國所襲擊而打壞的危險，而與蘇聯直接爲隣諸小國，則又恐懼若在俄國有資產階級國家之再建，他們難免要再受俄帝國主義的壓迫。……

二、殖民地民族之非帝國主義的和平運動使母國之階級支配，根本發生動搖，使由殖民地剩餘利潤以腐化一部分勞動者階級爲不可能。凡此事實，想讀者當已知悉，茲不贅述。

三、生產能力與社會的消費力間的矛盾，是資本家的社會組織之一種普遍的現象，並不是衰頹期特有的事。但是

要像現在那樣的尖銳的却為前所未有。在戰前，這矛盾以資本家的販賣市場之擴大，漸被消除。如在國內市場，獨立生產者，尤其是農民，被捲入於資本主義之中，農民的家庭工業（紡織、鞣皮、器具製作等。）這樣被驅逐以盡，只有資本主義的工場之商品代其生產物。在這過程中，資本家的販賣在國內市場有一時特殊擴張的可能，但是最遲步的資本主義諸國，此種情形，幾已終止（註）。至在外國市場，如未發展的殖民地諸國，對於資本主義的販賣還是開放，不過這過程雖仍繼續着，却漸漸遇到了高的障礙。如農業國，由所有農業關稅漸建立其固有的產業，當此之時，在防禦力上很占重要，蓋若無固有產業，軍隊在戰爭上無異半身不遂，不能活動。同樣，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亦由種種手段（關稅、抵制外貨）漸減其經濟的從屬，這並非帝國主義的自由運動之重要部分。急速膨脹的生產能力便是這樣與不相應的社會消費力的膨脹相對立。因之，矛盾愈深，而販賣力戰亦愈激。

〔註〕美國消費於農民自身經濟與必需的農業生產物，不及二成。

合理化便是此矛盾的結果，同時，也是在這過程中，使矛盾益深刻化的原因。各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不求其販賣困難之原因於經濟關係，而唯一的以商品過剩，是由於生

產費太高。他以為此等商品若能廉價賣却，則便可驅逐競爭者於競爭之場而增加其販賣。因之，對於販賣的困難，其第一對策，便是竭力減低生產物的價格，即「合理化」。所謂合理化者，就生產物全體所含社會的勞動時間之減，為舊名詞，但就全資本主義所現的現象言，則為一新術語。這由勞動生產力之增高（技術的進步）與勞動強度之增高（包工制度、投標制度、時間工資等）而達到。但合理化之方法，只能適用於生產設備與生產能力同時擴張之時。因之，實行合理化的各資本家，想以生產及販賣能力間的矛盾，盡由合理化而克服，但率以生產力一般的膨脹的結果，致資本主義全體之矛盾陷於深刻化。（註）這現象的表現，便是生產設備之部分的慢性的休止。

〔註〕就廣義的言，凡能形成壟占，除去商業資本之利得，以增高利潤者，都屬於合理化。

四、組織的慢性的大眾失業之急速增加，是資本主義實一般的危機最重要特質之一。資產階級早已不能與貧奴隸以勞動。具有勞動力、勞動意志的一般勞動者，應當由「正常的勞動」以獲得麵包，那樣資產階級的社會意識形態由慢性的失業的事實，是完全被否定。

慢性的失業，是以合理化而不絕的深刻化之生產力

與社會消費力的矛盾的結果。勞動者之工作能力，因了生產力與強度之提高，而顯著增大。(註)同一人數的勞動者，現在比前能生產更多的大量商品。但因販賣之增加不能與激增的勞動所產的步調相應，因之，由合理化以解放的勞動者，不能再使用於生產過程，於是結果成爲：

(a) 在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各國爲慢性的失業，即在市況甚佳時亦不能消滅。

(b) 在先進國及美國，生產方面，事實上勞動力極減退，及流通方面之氾濫與人工範圍內勞動力之多餘。

〔註〕在英國產業，當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之五年間，勞動所產約增加三成。詳細請參見 E. Varga, Die Wirtschaft der Niedriggangperiode des Kapitalismus nach der Stahlherstellung, Kap.

III.

以下試舉二三數字爲例：

〔德國〕A. D. J. B. 組合之報告，其組合員之失業人數，每年平均如下：(註)

一九一三—一九三三 一九三三—一九三九 一九三九—一九四一 一九四一—一九四五  
 一四〇 九六 四七 七〇 一八三 九〇 一八 二〇 一

〔註〕 Stat. Jahrbuch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28, S. 86, 1

一九二八年之平均數是我們的計算。

由此可知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之好市況時代，其失業人數乃比戰前平均至三倍以上。

〔英國〕(註)其組合組織下的失業人數如下：

一九一三—一九三三 一九三三—一九三九 一九三九—一九四一 一九四一—一九四五  
 四、五二一 三 八、二六五 三 九七 二〇九 二〇、四

〔註〕Abstract of Labour Statistics 1915—1928 全體被保險者之數，實在，遠遠過於政府方面的失業數。因爲組合在一九二六年因向無失業統計表，故關於一九二七年及一九二八年，以全體被保險之失業數充之。

英國慢性的失業，向來是因爲英國產業不能在世界市場與對手相競爭，而到了最近，所以成爲偉大的力，則是由合理化而益甚。

〔美國〕並沒有失業的條件(註)。但是由定期的國勢調查，却表示着有確然的起爲代替的事情。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五年間，其形勢如下：

一九一九年來勞動力與生產額之發展(1)

勞動力百	以一九一九年爲百的一九二九年之指數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五年
勞動者數	生產物量
一〇、〇〇〇	一〇、五〇〇
九三	一〇八
二一八	二二八

總產額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五年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工業	一〇,六八九	九,七七二	九一	一二八	一四〇
鐵道	一,九一五	一,七四四	九一	一〇〇	一一五
	二四,九六九	二三,〇八一	九三	一一〇	一二九

(1) "Commerce Year Book," 1926, Vol. 1, S. 18. (a) 此數字中，不止實業勞動者，農民亦包括在內。但在此發展的傾向中，却無何等  
的變化。

【註】A. F. L. 的材料，只是關於大都市或有限數額上之組合員，因之，不能以此一般化。發表失業統計者惟一州，麻沙米薩的材料，亦同樣稀少。

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五年這期間，生產額約增百分之二十，而同時勞動力則減少約百分之七。近來這個傾向，依舊繼續，茲就工場工業，示其數字如次：(註)

生產額數	九五	一〇四	一〇八	一〇六	一一一
勞動者數指數	九五	九五	九六	九二	八九八

【註】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January, 1929, p. 19. 此等數字，不過是關於共三百萬勞動者確被屬於典型的大經營之一定數，因之不能與以先者直接比較。生產指數以一九二三——一九二五年之平均，失業指數則以一九一九年為基礎。生產額與勞動者數之乖離，由此母系

的差異而形減少。

我們這樣看出在五年間，生產量約增十六%，而勞動者

數則減少五、二%。勞動所產之增太，若就所有產業部門中而特選典型的經營而觀，則尤巨大。故在此種情勢之下，可知已有百萬數額的大失業軍出現於美國。倘若直接不造出剩餘價值的種類的事業——流通及消費方面——不能收容從生產方面所解放的勞動者，那末也許還要更大。如商業、汽車業、旅館業、菜館及娛樂場、國家及城市官員、自由職業等，已收容有二三百萬新的勞動力。此外，比較的有徐緩的技術的進步，為產業資本惟一的分支之土木工業，則新收容有勞動者約七十萬人。但是現在雖尚續有進展的此資本主義國，却有巨大的年年激增的失業軍之存在。此慢性的、組織的失業，便是資本主義沒落期中之一重大事實。

在這裏當然要發生的，那便是階級鬥爭的深刻化。榨取率是年年增高，無產階級由其所得的貨銀，只能購買其所造出的價值之繼續縮小的一部。(在這裏，就業勞動者之實質貨銀雖然增高，但商品的價格——除非有獨占，不妨礙價格的下降——却由勞動生產力之增高而下降)生活之不安，則因慢性的失業，益為增大。工場勞動因了流帶 (Illnessand) 而益趨強度單調，成為無神經的。故在此改良主義的指導者主持資本家的合理化之時，以其全體的

重量是加於勞動大衆之上，將成爲左翼運動確固的根柢。

內部矛盾的深刻化之最好表現，便是歐洲許多地方，代着議會主義德懷克拉克西的假面的資產階級獨裁，有資產階級的恐怖政治之出現。或放棄議會主義與德懷克拉克西（如意大利、西班牙、波蘭）或由恐怖以扮演喜劇（如巴爾幹）。議會主義的德懷克拉克西，即各政黨的自自由，不外是所謂代表多數人民利益的資產階級那向上的資本主義的觀念形態與支配形式。而「法西斯的國家，以資本家利益爲中心的組織的恐怖制，及共產主義的政黨之禁止。」等，則爲與資產階級的支配，當大受威脅的沒落時代，與之相應的而生的政治形態。

五、資產階級，由戰爭終後便是永遠和平的思想，以欺騙對戰禍抱着憤怒的大衆。改良主義者則以國際聯盟爲機關以其和平的「超帝國主義」的理論，爲之聲援。——但是「民主主義」的和平時代，已經過去。由安定與合理化所造成的生產及販賣力間的矛盾，是日益深刻，同時，各有國家的組織的資產階級的鬥爭，集中於販賣市場，亦日益激烈。而殖民地民族之自由鬥爭，則使殖民地之過剩利潤減退。同時，美德帝國主義經濟的基礎，以飛躍的發展的結果，使與之相應的，爲獨占所操縱的販賣市場，其迫切需

要與殖民地缺乏間的矛盾，非常急激。現在世界新分攤的問題，已成立爲議事日程。強力的軍事的準備，即表示不可避免的衝突，準備已經完全。所以不是和平的「超帝國主義」時代而爲帝國主義相互間最激烈鬥爭時代的今日，便是展開着資本主義諸國對蘇聯，帝國主義的壓迫者對殖民地民族，各資本主義國內之市民戰爭及由種種鬥爭結合而爲最激烈的鬥爭的時代。

★  
★  
★  
★

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由此，可知是創造使其自身沒落的要素之一種歷史的、過渡的社會形式。在帝國主義時代，已既是瀕死的資本主義時代。在現今的沒落時代，是已開始死滅了。此時，在已宣告沒落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之無產階級獨裁的存在。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一時延遲了崩壞，資產階級的支配，一時得到了穩固，這在資產階級、在改良主義者，自然是都所希望着的。但是這可不是資本主義一般的危機，從此消滅的意味，到底這不過是一時的緩和。如客觀的發展與無產階級前鋒的意識的活動，在許多國內，或者不久就有尖銳的新的革命情勢形成，使資產階級的支配趨於毀滅罷。

社會科學常識叢刊

# 財政學之基礎知識

薩孟武編 實價四角 不日出版

本書是用最新的方法，介紹財政學的基本原理，一面用社會主義的眼光，批評現在的財政制度，并研究將來的財政構造，同時更於每節之後，附錄以有確者國家的財政制度，如經費、收入、公債、預算，無不詳細介紹，確是研究財政學的良好教科書。

## 目 要

- 第一章 總論——(一)財政的階級性(二)財政與分配和生產的關係(三)財政與民主主義
- 第二章 經費——(一)經費的影響(二)經費的內容(三)帝國主義與經費
- 第三章 收入——(一)國家經費的分配(二)租稅與社會政策(三)租稅的轉嫁
- 第四章 企業家和金融家的國家——(一)國家與企業(二)國家與金融(三)國家與債務(四)矛盾的擴大和解決
- 第五章 將來社會的財政——(一)過渡期的財政政策(二)半成期和完成期的財政制度
- 此外附錄極多，如租稅的原則，公債的整理，預算的編成等，無不詳細說明。

此外尚有五種叢刊，在年內可以陸續出版，就結構方面說，就內容方面說，都與坊間所流行的書集不同，必可得到讀者滿意，這是本書局所敢保證的。

新 生 命 書 局 謹 啓



# 最近十年來關於中國的英美俄德文獻

趙亦民

## 一 英美的文獻

一 這是最近十年間用英語出版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書籍之目錄。以最近十年間，即自一九二〇年以後所出版的書為限者，只是為了便利。因之在一九二〇年以前出版的書，即令重要，也不載錄。

二 重版書在可能範圍內，記其新版的年度。

三 本目錄自然不是關於中國的全部文獻之目錄。採錄標準大致置重於與政治經濟社會諸問題有關者。但難保沒有訛漏或不盡恰當之處。

四 未附若干書籍之內容介紹。被介紹的書(用★號為記)大致是選年代較新的。或是視為純粹歷史的之意味，或是視為英美之代表的見解，此外加上若干中國方面之代表的著述，與在英美立於反資本主義的立場者之觀察。

1. Adachi, K.—Manchuria: A Survey. New York 1925.
2.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China, an Economic

- Survey. 1923.
3.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China — A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held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1925.
4. Anderson, A. M.—Humanity and Labour in China. London 1928.
5. Arnold, J. H.—Commercial Handbook of China. 2 Vols. Washington 1919-1920.
6. ————China: 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Handbook. Washington 1926.
7. ————Some Bigger Issues in China's Problems. Shanghai 1928.
8. Bain, H. F.—Ores and Industry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1927.
9. Baker, J. E.—Explaining China. London 1927.
10. Bank of Chosen.—Economic History of Manchuria. Seoul 1927.
11. Bau, M. J.—Modern Democracy in China. Shanghai 1923.
12. ————Foreign Relations of China. New York 1922.
13. ————Open Door Doctrines in Relation to China. New York 1923.
14. ————China and world Peace: Studies in Chines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1928.
15. Baylin, J. R.—Foreign Loan Obligations of China. Tientsin 1925.
16. Burgess, J. S.—The Guilds of Peking. New York 1928.
17. Burns, E.—British Imperialism in China. London 1926.
18.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Manchuria,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ashington 1921.
19. ————Outer Mongolia,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ashington 1921.
20. ————Shantung,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ashington 1921.
21. ————The Sino-Japanese Negotiations of 1915. Washington 1921.
22. ————(V. A. MacMurray)—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1894-1919. 2 Vols. Washington 1921.
23. Chen, Ta.—Analysis of Strike in China from 1918 to 1926. Shanghai and Peking.
24. ————Chinese Migr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ur Conditions. Washington 1923.
25. ————Labour Movement in China. Honolulu 1927.
26. Chiang, M.—Studies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New York 1924.
27. China Educational Commission of 1921-1922.—Report. Shanghai 1922.
28. China Today, through Chinese Eyes. 2 Vols. London 1922-1926.
29. China Year Book (edited by H. C. W. Woodhead.) Tientsin.
30.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Co.—North Manchuria and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Harbin 1924.
31. Chirou V.—The Reawakening of the Orient and other Addresses. New Haven 1925.
32. ————The Occident and the Orient. Chicago 1924.
33. Chu, C. C. and Blaisdell, T. C.—A Study of the Ruy Industry in Peking. Peking 1924.
34. Chuan Shih Li.—Central and Local Finance in China. New York 1922.
35. Chuang Chai-Hsuan.—Tendencies towards a Democratic Systems of Education in China. Shanghai 1922.
36. Caung, H. J.—Significant Activities of Chinese Life as Reveale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Chinese Encyclopedia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Chicago 1925.
37. Clennell, W. J.—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in China. London 1926.
38. Clyde, P. H.—International Rivalries in Manchuria, 1689-1922. Columbus 1928.
39. Collins, W. F.—Mineral Enterprise in China. Tientsin 1922.

40. Crow, C. — Handbook of China.
41. Dennett, J. —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1927.
42. Dewey, J. — China, Japan and U. S. A. New York 1921.
43. ——— and A. C. — 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1921.
44. Dickinson, G. L. — An Essay on the Civilisations of India,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1926.
45. Dolson, James H. — Awakening of China. Chicago 1926.
46. Donovan, J. P. — China, Yesterday and Today. London 1923.
47. Dutscher, G. H. — The Political Awakening of the East. New York 1925.
48. Etherington, P. T. — China: the Facts. London 1927.
49. Foreign Office of Great Britain. — Paper respecting Labour Conditions in China. London 1925.
50. Foster, J. — Chinese Realities. London 1928.
51. Fox, D. — My Nightmare Journey. London 1928.
52. Garnett, L. — Young China. New York 1927.
53. Gathraith, W. — The Dragon Sheds His Skin. London.
54. Gamble, S. D. — Peking: A Social Survey. New York 1921.
55. Gilbert, R. — What's Wrong with China? London 1926.
56. Goodnow, F. J. — China: An Analysis. Baltimore 1926.
57. Grantham, A. E. — Hills of Blue. A Picture-Roll of Chinese History from Far Beginning to the Death of Chén Lung, A. D. 1799. London 1927.
58. Greenbie, S. — The Pacific Triangle. New York 1921.
59. Hail, W. J. — 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 New Haven 1927.
60. Hall, R. O. — Chapters and Documents on Chinese National Banking.
61. Harris, W. D. — Europe and the East. Boston 1926.
62. Harrison, M. E. — Red Bear or Yellow Dragon. New York 1924.
63. Hawkins, H. B. — Geographie of China. Shanghai 1924.
64. Heath, A. H. — Sketches of Vanishing China. London 1928.
65. Hellaner, J. — China. 1921.
66. High, Stanley. — China's Place in the Sun. New York 1922.
67. Hobart, A. T. — Within the Walls of Nanking. London 1928.
68. Hodgkin, H. T. — China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London 1923.
69. Hornbeck, S. K. — China Today: Political. Boston 1927.
70. Hsia Ching-Tzu. — Studies in Chinese Diplomacy

- History. Shanghai 1924.
71. Hsieh, P. C. —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1644-1911. Baltimore 1925.
72. Hsu, S. — China and Her Political Entity. New York 1926.
73. Hutchinson, P. — China's Re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24.
74. ———. — What and Why in China. Chicago 1927.
75. Hwuny-Ung. — A Chinese Opinion of Us and of His Own Country. London 1927.
76. Hovelague, E. L. — China. New York 1923.
77. Johnson, E. R. — Interpretations. London 1928.
78. Joseph, P. — 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 London. 1928.
79. Kann, E. — The Currencies of China. Shanghai 1926.
80. Keeton, G. W. — The Development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2 Vols. London 1928.
81. Ken Shen Weigh. — Russo-Chinese Diplomacy. Shanghai 1928.
82. King, F. H. —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London 1927.
83. King, L. M. — China in Turmoil. Studies in Personality. London 1927.
84. King, P. — Weighed in China's Balance. London 1928.
85. King-Hall, S. — Western Civilisation and the Far East. London 1924.
86. ———. — China of Today. London 1927.
87. Krarup-Nielsen, A. — The Dragon Awakes. (Translation from Danish) London 1928.
88. Kulp, D. H. —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London 1927.
89. Kwan En-Yang. — The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Shanghai 1922.
90. Latourette, K. S. —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Boston 1924. (3rd ed.)
91. ———. — China under Republic. New York 1921.
92. Lee, F. E. — Currency,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Washington 1926.
93. Lee, M. P.-H. —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griculture. New York 1921.
94. Legendre, A. F. —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London 1929.
95. Li Chuan Shih. — Central and Local Finance in China, a Study of Fis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the Provincial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New York 1922.
96. Liew, D. K. —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Shanghai 1924.
97. ———. — Studies in Chinese Industry and Finance. Shanghai 1927.
98. Lin, C. G. — The Open Door in China. 1921.
99. Liu Shih Shun. — Extraterritoriality: Its Rise

- and Decline. New York 1925.
100. MacLagan, P. T.—Chinese Religions Ideas. London 1926.
101. MacNair, H. F.—The Chinese Abroad. Shanghai 1925.
102. ———.—China's New Nationalism and other Essays. Shanghai 1925.
103.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other Essays. Shanghai 1926.
104.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Shanghai 1927.
105. Mallory, W. H.—China; Land of Famine. New York. 1926.
106. Malone, L'Estrange.—New China. London 1926.
107. Mannix, W. F.—The Memoirs of Li Hung Chang. New York 1923.
108. Maritime Customs of China—Statistical Series. Shanghai.
109. Millard, T. F.—A B C of the Manchurian Question. Shanghai 1921.
110. ———.—Conflict of Policies in Asia. New York 1924.
111. ———.—China, Where it is Today and Why? New York 1928.
112. Monroe, P.—China: A Nation in Evolution. New York 1928.
113. ———.—A Report on Education in China. New York 1922.
114. Morley, F.—Our Far Eastern Assignment. New York 1926.
115. Morse, H. B.—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Shanghai 1921.
116. ———.—In the Days of the Taipings, an Historical Retrospect. Massachusetts 1927.
117.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5 Vols. Oxford. 1926-1928.
118. Morse, H. B. and MacNair, H. F.—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hanghai 1927.
119. Nearing, S.—Whither China?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Recent Events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1927.
120. Norton, H. K.—China and the Powers. New York 1927.
121. Padoux, G.—The Financi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a's Present Indebtedness. 1923.
122. Pergament, M. J.—The Diplomatic Quarter in Peking, its Juristic Nature. Peking 1927.
123. ———.—Question Regarding Jurisdiction in China. Tientsin 1922.
124. Porter, L. C. China's Challenge to Christianity. New York 1924.
125. Pott, W. S. A.—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 1925.
126. Quingley, H. F.—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 Powers. New York 1927.
127. Ransome, A. — The Chinese Puzzle. London 1927.
128. Reid, G. — China Captive or Free? New York 1921.
129. Reinsch, P. S. —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Toronto 1922.
130. —. —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 New York 1925.
131. Renner, C. F. — Readings in Economics for China. Shanghai 1922.
132. —. —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Shanghai 1926.
133. Report of Commission on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Washington 1926.
134. Report on the Commercial,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s in China (Oversea Trade Dept.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35. Report on the Trade of South Manchuria (Oversea Trade Dept.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36. Rice, S. — The Challenge of Asai. London 1925.
137. Ruffé, d'A. de. — Is China Mad? Shanghai 1928.
138. Russell, B. —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1922.
139. Sen Sin Sin-tu. — China. London 1927.
140. Shaw, K. W. — Democracy and Finance in China: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Fiscal Systems and Ideals. New York 1926.
141. Shirokogoroff, S. M. —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 Shanghai 1924.
142. Smith, C. A. M. — The British in China and Far Eastern Trade. London 1920.
143. Smith, W. — A Geographical Survey of Coal and Iron in China. London 1926.
144. Soothill, W. E. — 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Oxford 1923 (2nd ed.).
145. —. — China and England. Oxford 1928.
146. —. — China and the West. New York 1925.
147.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 — Report on Progress in Manchuria. Dairen 1929.
148. Steiger, G. N. — China and the Occident,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oxer Movement. New Haven 1927.
149. Steiger, G. N., Beyer, H. O. and Benitez, C. — A History of the Orient. Boston 1926.
150. Stewart, J. L. — Chinese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New York 1926.
151. Strong, A. L. — China's Millions. New York 1928.
152. Sun Yat-sen. —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London 1922.
153. —. — Memoirs of a Chinese Revolutionary. London 1927.
154. —. — San Min Chu I. Shanghai 1928.
155. Sze, T. Y. — China and the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 New York 1926.
156. Tai, E. S. — Treaty Ports of China. New York 1828.

157. Tá'ng Leang-Li. — China in Revolt. London 1927.
158. ———. — Foundation of Modern China. London 1928.
159. Tayler, J. B. — Farm and Factory in China. London 1928.
160. Torgashelli, B. P. — China as a Tea Producer. Shanghai 1926.
161. Treat, P. J. — The Far East, a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History. London 1928.
162. Tyan Min-Chien. — China Awakened. New York 1922.
163. Vassal, G. M. — In and Round Yunnan Fou. London 1922.
164. Vinacke, H. M. — Moder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London 1920.
165. ———. — Problem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Princeton 1926.
166. Warner, L. — The Long Road in China. New York 1926.
167. Wang, T. C. — The Youth Movement in China. New York 1927.
168. Weale, P. — Why China Sees Red? London 1925.
169. ———. — The Vanished Empire. London 1926.
170. ———. — Chany Tso-Ling's Struggle against the Communist Menace. Shanghai 1927.
171. Whyte, A. F. — Asia in the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26.
172. ———. —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an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ir Relations. Oxford 1928.
173. Wilkinson, H. P. — The Family in Classical China. Shanghai 1926.
174. Wilhelm, R. — The Soul of China (Translated from German). New York 1928.
175. Williams, E. T. — 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New York 1928.
176. ———. — China, Yesterday and Today. New York 1923.
177. Willoughby, W. W. —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Baltimore 1920.
178. ———. —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 Washington 1922.
179. ———. — China at the Conference: A Report. Baltimore 1922.
180. Wong Chin-Wai. — China and the Nations: Being the Draft of the the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Problems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Problems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Conference of Delegates at Peking in April 1925. London 1927.
181. Woo, T. C. — The Kominhang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1928.
182. Wood, G. Z. — The Twenty-One Demands. New York. 1921.
183. ———. —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New York 1921.
184. ———. — The Chino-Japanese Treaties of May 25th 1915. New York 1921.

185. ———. The Shantung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1922.
186. Woodhead, H. G. W. — The Truth about Chinese Republic. London 1926.
187. ———. Present State in China. Chicago. 1925.
188. Woodhead, Arnold and Norton. — Occidental Interpretation of Far Eastern Problem. Chicago 1926.
189. Wu Kuo-Cheng. —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eories. 1928.
190. Yen, E. T. — The Open Door Policy. Boston 1928.
191. Yen, Y. C. J. — Th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in China. Shanghai 1925.
192. Yin, C. —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Educational Organisation in China. Shanghai 1925.

### 附內容介紹

#### 3.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China. (Imp. 8vo. 188 pp.)

這是一九二五年七月在約翰霍布金大學所開「關於中美關係之會議」之報告。中國目下的狀態雖與當日大異；但在觀察爲對中國最有利害關係之一國的美國與中國之關係上，實尙不失爲一種重要的文獻；且更載有許多資料，足爲研究中國一般情勢之助。內容大體分爲三部：第一部說明中國方面的主張與立腳點；第二部爲對於中國的重大問

題，如治外法權、通商、關稅、經濟、財政、產業、交通等之報告、討論；第三部爲美國對中國，特別是與中國的國民運動之關係，並載有中國與俄國及日本的關係之報告與討論。欲知在美國的對中國問題有關係的學者、實際家之見解，本書實供給了不少有益的材料。

#### 9. Baker, J. E. — Explaining China. (Demy 8vo. Xviii + 312 pp.)

著者曾于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六年任中國政府交通部顧問，自一九二〇年至翌年又爲美國紅十字會對中國飢荒救濟事業之主持者。故此書之主要興趣何在，即可由此二種事實以說明。爲技術者又爲機械萬能，資本主義全盛的美國人士之著者，其觀察與結論，原多可以發生異議之餘地，但其中論中國的交通及人口問題幾章，是確乎富有興味

#### 14. Bau, M. J. — China and World Peace. (Demy 8vo. 194 pp.)

著者任北京大學教授，一九二七年太平洋會議時以中國方面的委員資格列席。本書從中國的立場，最包括的敘述華盛頓會議以後中國之對外關係。全書的三分之一，是轉載有關於中國國際關係的文書。

#### 17. Burns, E. — British Imperialism in China.

(Memo. 64 pp.)

這是小冊子。由 L. R. D. (勞動調查所) 作為殖民地叢書之一出版。書分六章：(一)門戶解放之強制，(二)資本之輸出，(三)中國資產階級之勃興，(四)英吉利在中國之利益，(五)勞動者與農民，(六)為權力之鬥爭。本書要旨，在以英吉利的勞動階級為目的而寫述，說明他們與中國革命有不容分離關係之所以，藉以促進英吉利勞動者之奮起。

39. Clyde, P. H. —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in Manchuria*, 1689-1922. (Demy 8vo. xv + 311 pp.)

在滿洲的國際間之鬥爭，始于一六八九年中俄修約之訂結，以後經中日戰爭，三國干涉，俄國之侵入滿洲，日俄戰爭，日本之活躍，二十一條問題等等，以至一九二一年之華盛頓會議。書凡十二章，附有詳細的文獻目錄，第一版在一九二六年，第二版于翌年加以補正以刊行。

78. Joseph, P. — *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 1894-1900. A Study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Demy 8vo. 458 pp.)

一八九四年即中日戰爭之年，一九〇〇年則為義務團事

之年。著者除于本書敘述在此七年間列強之對華外交及其相互關係之變遷外，更說及滯在外交事件之內幕的經濟的政治的事件之推移，同時不僅視中國問題為個別問題，且視為世界問題之一部。懷特爵士的序文，更有義和團事件發生以前中國對西歐諸國交涉之大要的敘述。

80. Keeton, G. W. — *The Development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2 vols. (Med. 8vo. Vol. I, xvi + 405 pp., Vol. II, viii + 422 pp.)

這是一本從純粹法律家的立場詳述在中國治外法權的歷史之書。從中國與西歐交涉之當初說起，中述在中國治外法權之發達及其特色，凡分十章；最後述治外法權一般之歷史的回顧。第二卷之半為各個事件及規定之記載，卷末附以詳細的文獻目錄。

95. Legendre, A. F. —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Demy 8vo. xxiii + 295 pp.)

這是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moderne*, 1926 Paris. 之英譯本。原著者是個醫生，久居中國內地，與中國人有密接的接觸，故內容頗富興味。本書之譯為英文，在英國國民之間廣有讀者，所以大值注意。

104. MacNair, H. F. —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Med. 8vo. xxxvii + 922 pp.)

『中國近代歷史文選』。是至華盛頓會議為止最近百餘年間以中國對外國的交涉為中心之重要文獻之摘要。所引用的文獻及在各章所補錄的書目，即足成為關於中國的龐大的文獻目錄。

106. Malone, Col C. L'Estrange.—New China. 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Med. 4to. Part I. 20 pp., Part II. 24 pp.)

是著者于一九二六年由華北至華南調查旅行所得之報告，由 L. L. P. (獨立勞動黨) 出版刊行，第一部因是敘述政治現狀的，故與今日的政治情勢相對比，便有大大的變化。惟第二部關於勞動狀態及勞動團體之調查報告，即在今日也尚有價值。這種簡單扼要的報告，在缺乏是項資料的今日，殊大有用處。又從抄錄的 L. L. P. 的對華宣告及決議或間接從著者的字裏行間，亦得聽出英吉利勞動階級之呼聲。著者自上屆議會以來，至今日猶是勞動黨的黨員，在下院中有他的名。

111. Millard, T. F. — China, Where it is Today and Why?

(Demy 8vo. vi + 350 pp.)

這是著者自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當中國革命達于最高潮的

時期，投寄美國新聞雜誌的報告之彙錄。以在華美國新聞記者之資格，又具有從軍記者之經驗及在幾次國際會議中以非正式的中國顧問之活動，就使他的這本最近的著述，含有特別的意義。

115. Morse, H. B. —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Demy 8vo. Vol. I. xxi + 305 pp. Vol. II. vi + 435 pp. Vol. III. vi + 388 pp. Vol. IV. vi + 427 pp. Vol. V. Supplementary. x + 347 pp.)

摩斯的著作都是在關於中國的文獻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的人。凡是研究中國史，尤其是研究中國與外國的交通及經濟的人，殆無不有賴于摩斯博士的著述。本書是博士最近的著作，是將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的交通依年敘述的。要知道在一八三四年，即廢止東印度公司貿易獨占以前之中英通商關係者，這是本最重要的記錄。又要知道中國與一般外國之交通者，這也是重要的史料。

118. Nearing, S. — Whither China?

著者尼阿林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他所編關於蘇俄的書籍，頗為有名，蘇俄的教育與蘇聯的經濟組織二書，已經有了中文的譯本。本書中國往何處去？是表示他的中國革命觀，在論中國革命的英文書中，是有難得的特色的。他

不滿意於說及中國的著述，大都拘於表面的事象，僅看到政治、外交、內亂、革命等之外表，而未嘗深究其根柢；因之他欲從潛在根柢上的經濟事實以說明上述各項事件。本書對於中國的事實本身，或者並無什麼增加，但是他的唯物史觀的見解，在如何整理許多雜亂的事實以及如何闡明其意義上，殊有不少的指點。全書的說明都很明白暢快。

對於中國革命在東洋舞台上畫着何種機能，中國現在的動亂在世界全體居于何種地位，還有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將來立于何種關係，特別注重。他于中國現在的不安是不是由於村落經濟即刻通過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以趨于新的社會組織之問題，有一種很卓越的意見發表。卷末所附文獻目錄也極有用。

127. Ransome, A. — *The Chinese Puzzle*. (Cr. 8vo. 189 pp.)

當一九二六年中英關係險惡，英國派軍隊至上海，英國全國上下議論沸騰的時候，孟却斯德指導及巴的摩桑二報社特派著者為特派員來華。本書便是他來上海後所寄通信稿之彙錄。以文藝批評家知名的著者，經在俄國的六星期間等書出版以後，更以社會觀察家，具有炯眼活筆的人見稱于世。他把住在中國的英國人和本國的英國人相區別，

而稱前者為上海地主。自然受這種冷評惡議者，不以英國人為限，惟要以英國人為甚。到了事態大變的今日，本書中的有些地方，原不過只有歷史的興味的價值；但欲知道進步的英國人一派之中國問題觀者，本書還不失為最有特徵的一例。

137. Ruffé, d'Aunon de. — *Is China Mad?* (Roy. 8vo. xvii + 358 pp.)

這是 *China et Chinois d'aujourd'hui*. 1926. Paris. 之翻譯。將舊書名「今日的中國及中國人」改為「中國發狂耶？」，又添入原書所無的一見之下大事不快的插畫，在上海出版，足知本書英譯之動機所在。蓋此書是外國人所易有的反華感情，對於中國將來抱悲觀的代表作之一。

172. Whyte, Sir Frederick. —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Roy. 8vo. viii + 79 sp.)

本書是著者懷特爵士當一九二七年代表英國出席太平洋會議，為了會議所寫以中英關係為中心而節述中國與列強之國際關係的。在第二版時，更就中俄關係加以補充。本書篇幅僅四十頁，分為五章：(一)領國排外時代，(二)許歐洲人入境時代(一八六〇—一八七三)年，(三)歐洲人侵略時代(一八七三—大戰)，(四)中國革命時代(一九〇〇

年以後)，(五)英國的對華政策，簡略地敘述中國對外國之歷史。但本文的約三分之二，費於最後二章，而第四章却占一大部分。關於英日同盟華盛頓會議等之見解敘說，頗堪注目。著者原為印度立法會議最初的議長，從到了印度以後，即從事研究中國問題，附錄中載有以中英關係為中心之往復文書及其他重要文書若干。

## 二 俄語的文獻

近年俄國所出關於中國的書，幾乎全是關於中國革命的。但這裏所舉，僅以一九二八年在德國所舉行的中國關係書籍展覽會中所陳列的俄國書為標準，而選其重要的如次。其他有許多主要雜誌新聞如「布爾塞維克」、「共產主義國際」等所載論文，全未列入。又為便利計，特用德語譯出俄羅斯的書名。

- 1 Adsharov, A. — Klassen und Parteien des modernen China. Moskau-Leningrad 1926.
- 2 Aichenvald, A. — Ueber die taktische Linie der Kommintern. Moskau-Leningrad 1927.
- 3 Allen, H. — Notizen eines Volonteurs. Der Bürgerkrieg in China. Aus dem Englischen übersetzt vom O. Ordinez. 1927.
- 4 Allski, M. — Kanton siegt. Moskau 1927.
- 5 Andreev und Bontsch-Osmolovski — China. Moskau 1925.
- 6 Andreevskaja — China. Moskau-Leningrad 1926.
- 7 Arbore-Ralli, E. — Wie kämpft die chinesische Arbeiterin für die Freiheit. Moskau 1926.
- 8 Arsharu-Arsharuni — Was geht in China vor. Moskau 1925.
- 9 Balabushevitsch, Heller und Eidus — Die Arbeiterorganisationen des Orients. China, Japan, Indien und Hinterindien. Moskau-Leningrad 1927.
- 10 Barnovsky und Schvarsalom — Was muss man von China wissen. Nachschlagbuch über die chinesischen Namen und Benennungen. Moskau 1927.
- 11 Borodina, F. S. — An der Wand Chinas. Meine Erinnerungen. Moskau-Leningrad, Staatsverlag 1928. 216 S.
- 12 Bucharin, N. — Probleme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Moskau 1927.
- 13 Chain, A. — Das arbeitende China. Arbeit und Leben. Moskau 1927.
- 14 Charchatov, A. — China tobt. Welche Kräfte kämpfen in China. Moskau-Leningrad 1926.
- 15 Chodorow, A. E. — Die Volkswirtschaft Chinas. Moskau, Verlag Prometeus 1926.
- 16 Chodorov, A. E. und Kisaigorodski — China und Marokko im Kampfe um die Unabhängigkeit. Mos-

- kan 1925.
- 17 Chodorov und Pavlovitsch — China in Kämpfe um die Unabhängigkeit. Moskau 1925.
- 18 Dalin, S.—In den Reihen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Moskau 1926.
- 19 Dalin, S.—Die Jungen in der Revolutionsbewegung Chinas. Moskau 1925.
- 20 Dosvimi—Teng-Gue. Das revolutionäre China. 1926.
- 21 Dubrovski, M.—China. Politisch-ökonomischer Umriss. Moskau 1927.
- 22 Efimov und Svetlov — China im Feuer. Lebende Zeitung. Moskau 1927.
- 23 Eserski, P. — Ein Wörter- und Auskunftsbuch über die chinesische Frage. Moskau 1928.
- 24 Holitscher, A. — Das unruhige Asien. Reise durch Indien, China und Japan. Aus dem Deutschen übersetzt von Berner und Jarcho. Moskau 1927.
- 25 Holitscher, A. — Das unruhige China. Aus dem Deutschen übersetzt von Shivorv. Moskau-Leningrad 1927.
- 26 Imperialismus in China. Leningrad 1925.
- 27 Ivin, A. — Die erste Etappe. Der Befreiungskampf in China. Moskau 1926.
- 28 Ivin, A.—China und die Sowjetunion. Moskau 1924.
- 29 Ivin, A.—Die rote Lanzen. Die Bauernbewegung in China. Moskau 1927.
- 30 Ivin, A.—Von Hangkou bis Changhai. Moskau 1927.
- 31 Jordanski, A. — China und seine Kräfte. Die Kriegeroperationen in den Jahren 1924-26. Moskau-Leningrad 1927.
- 32 Jordanski, A.—China einst und jetzt. Ein volkstümlicher politisch-ökonomischer Umriss. Moskau 1924.
- 33 Kantorovitsch, A. — Das ausländische Kapital und die Eisenbahnen Chinas. o. J.
- 34 Katayama, S.—China. Ökonomischer Umriss. Aus dem Englischen übersetzt. Moskau 1926.
- 35 Kirjinitz, A.—An Chinas Schwelle. Moskau 1924.
- 36 China erhob sich. Moskau 1927.
- 37 Komintern und V K P. — Ueber die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Die Grundentschlüssungen. Moskau-Leningrad 1927.
- 38 Kuchner, N. — Umriss der neuesten politischen Geschichte Chinas. Vladivostok 1927.
- 39 Kuchner, N. — Vorträge über di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Hauptgrundlagen der materiellen und geistigen Kultur Chinas. Vladivostok 1921.
- 40 Kuchner, N.—Die moderne Sozialbewegung in China. Vladivostok 1917.
- 41 Lebedenko, A. — 4 politische Lager im modernen China. Leningrad o. J.
- 42 Lebedenko, A.—Wie ich nach China flog. Moskau-Leningrad 1926.
- 43 Lenzer, N. — Die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und die Opposition. Moskau-Leningrad 1927.

- 44 Losovski, A.—Revolution und Konterrevolution in China. Moskau 1927.
- 45 Magaram, E.—China. Moskau 1925.
- 46 Malon, S.—Wie lebt der chinesische Arbeiter. Aus dem Englischen übersetzt. Moskau 1927.
- 47 Mamaiev, I. und Kolokolov — China. Land, Volk und Gerichte. Moskau 1924.
- 48 Manniski, D. — Die Gegensätze im Stillen Ozean und China. Charkoff 1927.
- 49 Mif, P.—Die Lehren der Ereignisse in Schanghai. Moskau-Leningrad 1926.
- 50 Michailov, M.—Was geschieht auf der ostchinesischen Eisenbahn. Moskau-Leningrad 1926.
- 51 Michels, V.—Von der Krenlin bis zur chinesischen Mauer. Der Flug Moskau-Peking. Moskau-Leningrad 1927.
- 52 Nasonov, N. — Die chinesische Jugend im Revolutionskampf. Moskau 1927.
- 53 Nikonov, A.—China. Ein volkstümlicher militärgeschichtlicher Umriss. Moskau 1925.
- 54 Popov, A. — Arbeiterbewegung in den Staaten des Ostens. Moskau 1925.
- 55 Popov, A.—Die Gewerkschaftsbewegung in China. Leningrad 1926.
- 56 Popov, A. — Abriss der Geschehens Chinas. Charkoff 1925.
- 57 Popov, A.—China. Vorwort von Karl Radek. Moskau 1925.
- 58 Popov-Tatwa, N.—China. Wirtschaftspolitische Beschreibung. Moskau 1925.
- 59 Primorski, M. — Nach China und zurück. Moskau 1926.
- 60 Das arbeitende China. Moskau 1925.
- 61 Das arbeitende China im Kampfe gegen den Imperialismus. Berichte der 1. Gewerkschaftsdelegation in China. Moskau 1927.
- 62 Radek, K. — China im Feuer des Krieges. Moskau 1924.
- 63 Radek, K. — Hände weg von China. Krim 1925.
- 64 Raiwid, K.—Das moderne China. Politischökonomischer Umriss. Sverdlovsk 1925.
- 65 Rogatschewski — Was geschieht in China, Moskau 1925.
- 66 Rogatschewski und Brodski — Das moderne China. Kurzer sozial-ökonomischer Umriss. 1925.
- 67 Die Arbeit in den Ländern des Orients. China. Moskau 1924.
- 68 Hände weg von China. Reden von Radek, Sen Katayama, Tyin-Hua und anderen. Moskau 1924.
- 69 Hände weg von China. Reden von Klara Zeitkin, Anzelovitsch, Raskolnikov u. a. Moskau 1925.
- 70 Saweljew, L. — Die Bauern Chinas. Moskau-Leningrad 1927.
- 71 Sinowjew, G. — China und Marokko. Moskau-Leningrad 1927.

1926.

- 72 Shabin 卍 Der Kampf in China. Moskau 1924.
- 73 Ssaveljew—Jugend der östlichen Kolonien. Moskau-Leningrad 1926.
- 74 Satarov, G. — Der Sinn der Ereignisse in China. Leningrad 1924.
- 75 Ssemenov, B.—China. Unsere Nachbarn. Populärer Umriss. Moskau 1927.
- 76 Ssemenov, B.—China im Kampfe mit dem Imperialismus. Ein volkstümlicher Umriss. 1926.
- 77 Ssemenov, B. — Die neue Etappe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Leningrad-Moskau.
- 78 Smurgis, J. — China und seine seine Arbeiterbewegung. Moskau 1922.
- 79 Ssonov, I.—Was geht in China. Moskau 1922.
- 80 Stalin, J. — Ueber die Aussichten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Rede in der chinesischen Kommission IKKI, 30. Nov. 1926. Moskau 1927.
- 81 Stalin, J. — Fragen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Moskau 1927.
- 82 Stalin, J.—Die Revolution in China und die Fehler der Opposition. Moskau-Leningrad 1927.
- 83 Sun-Yat-Sen — Die kapitalistische Entwicklung Chinas. Moskau 1925.
- 84 Sun-Yat-Sen — Notizen eines chinesischen Revolutionärs. Moskau 1926.
- 85 Scharbin, J.— Der weisse Terror in China. Moskau

1927.

- 86 Schippelmann, Dr.—Die Bauerrevolution in China. Bewegung der Tai'ping'. Aus dem Deutschen übersetzt von Davarov. Moskau 1925.
- 87 Scheinberg, E. — Die Chinesin. Die Arbeiterin des Ostens. Moskau 1927.
- 88 Taigin, I.—Die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Moskau 1927.
- 89 Tang-Pin-Sien — Die Wege der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Moskau-Leningrad 1927.
- 90 Trediakov, S.—Umrisse des modernen China. Moskau 1927.
- 91 Vlienski-Sibirjakov — Kuo-Ming-Tang. Partei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Moskau-Leningrad 1926.
- 92 Vlienski-Sibirjakov — China. Politisch-ökonomischer Umriss. Moskau 1923.
- 93 Vlienski-Sibirjakov — Das moderne China. Moskau 1925.
- 94 Vlienski-Sibirjakov—Hinter der chinesischen Maurer. Das erwachende China. Moskau 1925.
- 95 Vlienski-Sibirjakov — Sun-Yat-Sen, der Vater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Moskau 1924.
- 96 Vlienski-Sibirjakov — Chang-Tso-Lin. Die mandschurischen Probleme. Moskau-Leningrad 1925.
- 97 Vlienski-Sibirjakov — Wu-Pei-fu. Der chinesische Militarismus. Moskau-Leningrad 1925.
- 98 Wittogel, K. — Das erwachende China. Aus dem Deutschen übersetzt von Strasshinski. Leningrad

- 99 Voitsinski, G. — Was geschieht in China. Moskau 1924.
- 100 Voitsinski, G. — Die Imperialisten in China. Charkov 1924.
- 101 Voina, S. B. J. — Der Bürgerkrieg in China. Charkov 1924.
- 102 Die Fragen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auf dem VII. Plenum des IKKI. Moskau 1927.
- 103 Die Fragen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Moskau-Leningrad 1927.
- 104 Die Frage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Moskau-Leningrad 1927. Andere Ausgabe.

### 三 德語的文獻

#### • 雜誌文章

- (1) Asiaticus — Von Kanton bis Schanghai. 1926-1927. Berlin, Agis-Verlag, 1928. (352 S.)
- (2) Asiaticus — Die amerikan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in China. In: Wirtschaftsdienst. Jg. 14, Nr. 6. (1928).
- (3) Amann, Gustav — Sun-Yat-Sens Vermächtnis.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Berlin, Vowinkel. 1928. (XXVIII, 271 S.)
- (4) Der Kommunismus in der nationalstischen Re- gierung Chinas. In: Geopolitik. J. 4, 9, 1927.
- (5) Bucharin — Probleme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Hamburg-Berlin, Verlag Carl Hoym Nachfolg.
- (6) Bennet — Die Kriegsgefahr, die chinesische Re- volution und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Hamburg-Berlin, Verlag Carl Hoym Nachf. (46 S.)
- (7) Bucharin, N. — Die Lage der chinesischen Re- volution. In: Die Kom. Int. Heft 28. 12 Juli.
- (8) — Perspektiven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In: Die Kom. Int. Heft 14, 1927.
- (9) Dunn-chun-Shia — Der Kantoner Aufstand und die Taktik der K. P. Chinas In: Die Internationale. Jg. 12, Heft 6 (15 März 1929).
- (10) — Die Gewerkschaftsbewegung in Jahre 1928. In: Die Rote Gewerk. Int. Nr. 4 (1929. April).
- (11) China-Institut. — Chinesische-deutscher Almanach für das Jahr Ping Yin 1926/1927.
- (12) — Dasselbe 1927/1928. Frankfurt a. m. hetsf.
- (13) F — Materialien zur chinesischen Frage. In: Die Kom. Int. Heft 21 (1928).
- (14) Fischer, O — China und Deutschland. Muster i. w.: Aschendorff. (110 S.) 1927.
- (15) Freier — Die neuesten Etappen der Bauernbewe- gung in China. In: Agrarproblem. Bd. 1. Heft (1928.)
- (16) Hackmann, Heinrich — Der Zusammenhang zwis- chen Schrift und Kultur in China. Muenchen, Reinhardt, 1928. (88 S.)
- (17) Heun-Chun Kin — Die Aufmachung der modernen Zeitung in Ostasien. (Japan, China und Korea.)

- Leipzig, Kom. A. Twietmeyer, 1928. (61 S.)
- (18) Heller, L. —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China. In: Die Komm. Int. Hef 14. 5 April 1927.
- (19) — Die Imperialisten und der Durchbruch der nationalen Front in China. In: Die Rote Gewerk. Int. 5. Mai 1927.
- (20) — Probleme der Gewerkschaftsbewegung in fernen Osten. In: Die Kom. Int. Hef 14 (1928).
- (21) Komintern — Protest gegen den englischen Angriff auf China. In: Protokoll Erweiterte Exekutive (Febr.-Maerz, 1926).
- (22) — Die Lage in China. In: Protokoll Exekutive (Nov.-Dez. 1926).
- (23) — Die chinesische Frage auf dem 8. Plenum der Exekutive der KI. Mai 1927. Verlag Carl Hoym nacht.
- (24) — China. (Sektionen der KI. in den kapitalistischen Ländern.) In: Die Komintern Vor dem 6. Weltkongress.
- (25) Manifest zur chinesischen Frage. In: Protokoll des 6. Weltkongresses der Komintern. 1928. 4. Bd.
- (26) Resolution über die chinesische Frage; angenommen in der Sitzung vom 25. Februar des 9. Plenum der E. K. K. I. (1928).
- (27) Kuo Scha-Ton — Neues in der Politik der chinesischen Konterrevolution. In: Die Kom. Int. Hef 49. 5. Dez. 1928.
- (28) Kummer, Fritz — Von China und seiner Arbeiterschaft. In: Gewerkschaftsarchiv. Jg. 4. 5. (Mai 1927).
- (29) Lenzner —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und die Opposition in der KPSU. Hamburg-Berlin. Verlag Carl Hoym Nachf. 1927.
- (30) Li, K. — Die Seidenindustrie in China. Berlin 1927.
- (31) Lenzner, N. — Die chinesische Frage auf dem Plenum des EKKI. In: Die Internationale. Hef 13 1 Juli 1927.
- (32) Li, K. — Ueber einige auf der Tagesordnung stehende Aufgaben der chinesischen KP. In: Kom. Int. Hef 81/32. (8. Aug.).
- (33) Lin-Ho-Yuan — Die Agrarfrage in China. In: Die Kom. Int. Hef 27/28. (1928).
- (34) Lederer, E. — Die europäischen Interessen in China. In: Magazin der Wirtschaft. Jg. 3. 18. (5 Mai).
- (35) — Soziale Umschichtung und politisches Werden in China. In: Archiv Sozialwiss. und Sozialpolitik. Bd. 57. 3.
- (36) Malone, C. — Das neue China und seine soziale Kämpfe. Berlin. Verlagsges. des Allgem. Dtsch. Gewerkschaftsbunds. 1928. (160 S.)
- (37) Mif, P. — Die Agrarfrage auf dem 6. Parteitag der K. P. Chinas. In: Die Kom. Int. Hef 46. 14 Nov.

- (38) — Die neuesten Aufgaben der KP. Chinas. In: Die Kom. Int. 1929. Heft 13. (27. März)
- (39) — Der 6. Parteitag der KP. Chinas. In: Die Kom. Int. Heft 41. 10. Okt. 1928.
- (40) Magyar—Die Grenzen der revolutionären Rolle der kolonialen Bourgeoisie in den kolonialen Revolution, In: Die Kom. Int. Heft 35/36. (5 Sept.)
- (41) — Die Agrarpolitik des Kapitalismus in den Kolonien. In: Die Kom. Int. Heft 25/26. (27. Juni 1928).
- (42) — Die Oekonomie der Landwirtschaft in China. In: untl. d. Bann. d. Marx. 3. Jg. Hft I. (1929)
- (43) Malraux—Eroberer, Rote und Gelbe im Kampf um Kanton. Berlin-Grunewald, Vowinkel Verlag. 1929. (212 S.)
- (44) Minkner, E. — Ganz China unter dem Sonnenbanner des Suedens. (Anhang; Gedenschrift zum 3. Todestage Sun Yat-Sens.) Schiefen Verl. 1928.
- (45) Profintern — Korreferat des Genossen Su. In: Protokoll Ueber den 4. Kongress der RGI.
- (46) — Gewerkschaftsbewegung in den Kolonien und Halbkolonien (China, Beschlusse u. Resolutionen). Ebenda.
- (47) — Aktionsprogramm für die Gewerkschaftsbewegung in China. Ebenda.
- (48) — Die Arbeiter Chinas, im Kampf gegen der Imperialismus, Der RGI. Verlag. Moskou. 1927.
- (49) Poljakow, A. — Formen der Pachtverhältnisse in China. In: Agrar Probleme. Bd. I. Heft 4 (1929).
- (50) Rew — Die chinesische Frage auf dem Plenum als EKKI. In: Die Kom. Int. Heft 11. (1923.)
- (51) Roy, N. N. — Die Perspektive der Lage in China. In: Die Internationale Jg. 12, Heft 7. (1. April 1927.)
- (52) Sun Yat Sen — Die Grundlehren von dem Volkstum. (Uebersetzt von Tsan Wan.) Berlin Schiefen-Verlag. 1927. 200 S.
- (53) 30 Jahr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Uebersetzt. von Tsan Wan). Belrin Schiefen Verlag. 1927. (88 S.)
- (54) Schippel, Max—Imperialismus und Chinas wirtschaftspolitische Unabhaengigkeit. In: Sozialische Monatsheft. Jg. 33. (3. März. 1927).
- (55) Stalin, G.—Ueber Kriegsgefahr und chinesische Revolution. Berlin. Viva. 1927. (16 S.)
- (56) Strong, A. L. — China-Reise. Durch das unbekannte China. Blu. Neuer Deutscher Verl. 1929
- (57) Tang-Pin-Schan — Entwicklungsweg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Mit einem Vorwort Von K. A. Wittfogel und einem Nachwort von Raskolnikow.) Hamburg u. Berlin. Carl Hoyrn Nachf. 1927.
- (58) Tang Leang-Li — China in Aufruhr. (Mit Vor-

Worte von Dr. T sai Yuan-Pei.) Leipzig-Berlin. 1927.

denz) 中國革命(甘肅專署編) (1) A. G. — Zu den Ereignissen in China. ....

(59) Tschang — Die II Internationale und die Kuo Min Tang. In: Die Kom. Int. Heft 33/34 (22. Aug.).

(2) Browder — Briefe aus China ueber den chinesischen Eisenbahner=Verband. .... Nr. 40.

(60) Tang Leang-Li — Die Kuo Min Tang und die gelbe Revolution. In: Die Gesellschaft. Jg. 4. 4 (April 1927).

(3) Bucharin — An einen Wendepunk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 Nr. 70.

(61) Tsen Hung-Siang — Die gelben Gewerkschaften in Schanghai. In: Rote Gewerkschaft Internationale. Nr. 1. (Jan 1929).

(4) — Der Gegenwaertige Augenblick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 Nr. 67.

(62) Wittfogel — Das erwachende China. Agis-Verlag. Wien. 1926.

(5) — Die Krise der nationalrevolutionaeren Bewegung in China und die Aufgaben der Arbeiterklasse. .... Nr. 45.

(63) — Schanghai-Kanton. Viva. Berlin. 1927.

(6) Cachin — Nur die Arbeiter koennen den Krieg gegen die chines. Revolt. verhindern! ....

(64) — Sun-Yat-Sen. (Aufzeichnungen eines chinesischen Revolutionaers.) Agis-Verlag. Wien-Berlin. (O. G.)

(7) Dain — Kanton. .... Nr. 32.

(65) — Probleme der Chinesischen Wirtschaftsschichte. In: Archiv f. Sozialismus und Sozialpolitik. Bd. 57. (2 April 1927.)

(8) — Schanghai. .... Nr. 31.

(66) Wolin, M. — China zu Ausgang des Jahres 1928. In: Die Kom. Int. Heft 51/52. (27. Dez.)

(9) Eichenwald — Der Abfall der Militaer und die Aufgaben der KP. Chinas. .... Nr. 67.

(67) — Dasselb (Fortsetzung). In: Die Kom. Int. Heft 5. (1929).

(10) Goldschmidt — Die Schande von Peking. ....

(11) Heller — Klassenkampf u. nationale Front in China. .... Nr. 48.

(12) Iwin — Heilige Allianz gegen China. .... Nr. 17.

(13) — Tschang Kai Schek bieldert sich Grossbritannien an. .... Nr. 55.

● 一九二七年的國際通信 (Internation Presse=Korrespondenz)

- (14) — Tschang Tsun Tschang. . . . . Nr. 29.
- (15) — Zu den Ereignissen in China. . . . . Nr. 1.
- (16) — Zu den Ereignissen von Hankau. . . . . Nr. 6.
- (17) J. Sch — Japan und das revolutionäre Kanton. . . . . Nr. 6.
- (18) Komintern — Resolution über chinesische Frage. . . . . Nr. 58, Nr. 60.
- (19) Katayama — Die neue Provokation der Imperialisten. . . . . Nr. 35.
- (20) King — England und China. . . . . Nr. 15.
- (21) — Was hat Grossbritannien in China verloren? . . . . . Nr. 33.
- (22) L. U. — Das nächste Ziel der Imperialisten in China. . . . . Nr. 43.
- (23) — Wie die chinesischen Militaristen den Krieg gegen die Revolution fuhren? . . . . . Nr. 37.
- (24) Lenzner — Die Schwierigkeiten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 . . . Nr. 69.
- (25) Lian Hau Sin — Der Volksverraeter Tschang Kai Schek und die revolutionäre Kuo Min Tang. . . . . Nr. 42.
- (26) — Die revolutionäre Kuo Min Tang wird auch mit Tschang Kai Schek fertig werden. . . . . Nr. 46.
- (27) Platonov — Die Strategie der revolutionären Massen in China. . . . . Nr. 92.
- (28) — Der Kampf um Honan. . . . . Nr. 56.
- (29) — Die Kämpfe unter den Militaristen in Nordchina. . . . . Nr. 99.
- (30) Roy — Vor der Rückkehr Tseong Kai Scheks. . . . . Nr. 91.
- (31) — Revolution und Konterrevolution in China. . . . . Nr. 70.
- (32) — Der V. Parteitag der K. P. Chinas. . . . . Nr. 69.
- (33) Stalin — Die Frage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Thesen des Genossen Stalin für Propagandisten, gebilligt von ZK der K. P. S. U. . . . . Nr. 45.
- (34) Störin — Die militärische Lage in China. . . . . Nr. 60.
- (35) — Die Strategische Lage in China. . . . . Nr. 34.
- (36) Sun Yat-Sen — Rede in einer Versammlung chinesischer Arbeiter am 1. Mai 1924. . . . . Nr. 44.
- (37) Tang Shin She — Das britische Memorandum und die neue Interventionsgefahr in China. . . . . Nr. 3.
- (38) — Das Spiel den Kriette Tchang Kai Scheks und der Wuhanregierung. . . . . Nr. 67.
- (39) — Der Aufstand der revolutionären Truppen in Nantschang und ihr Vormarsch nach Kwantung. . . . . Nr. 87.
- (40) — Der japanische Imperialismus in der Mandchurei. . . . . Nr. 107.
- (41) — Der Kampf um Schanghai und die imperi-

- Altistische Interventionsarbeit..... Nr. 5.
- (42) — Der russische Oktober und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Nr. 100.
- (43) — Der Sieg der Arbeiter von Schanghai.....  
..... Nr. 33.
- (44) — Der siegreiche Vormarsch der revolutionären Truppen auf Kanton..... Nr. 96.
- (45) — Der Zersetzungsprozess in der Kuo Min Tang.....  
..... Nr. 103.
- (46) —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in China.....  
..... Nr. 71.
- (47) — Die Imperialisten, die Sozialdemokraten und die chines. Revolution..... Nr. 7.
- (48) — Die Kriegsschönungen der Imperialisten in China..... Nr. 30.
- (49) — Die militärische Lage in China..... Nr. 54.
- (50) — Die umgruppierung in der Kuo Min Tang.....  
..... Nr. 75.
- (51) — Wer wird Peking erobern?..... Nr. 102.
- (52) — Schanghai vor dem Fall..... Nr. 17.
- (53) Thälmann—Die chines. Revolution u. die Aufgaben der Arbeiterschaft..... Nr. 39.
- ◎一九二八年分 (匯編)
- (1) Asiaticus — Die Aussenpolitik der Nanking Regierung..... Nr. 103.
- (2) — Japans Anteil an der Ermordung Tschang Tso Lins..... Nr. 107.
- (3) — Sudechina und Nordexpedition..... Nr. 47.
- (4) — Nach dem Sturze Tschang Tso Lins.....  
..... Nr. 55.
- (5) — Der japanische Kriegszug und die imperialistische Einheitsfront gegen China..... Nr. 45.
- (6) — Die japanische Intervention in Schantung.....  
..... Nr. 44.
- (7) — Die japanische China-politik..... Nr. 43.
- (8) — Imperialismus und Bürgerkrieg in China.....  
..... Nr. 41.
- (9) — Der britische Imperialismus in Sudechina.....  
..... Nr. 36.
- (10) — Die gegenwärtige China-politik des politischen Imperialismus..... Nr. 33.
- (11) — Der Untergang der Kuo Min Tang.....  
..... Nr. 23.
- (12) Twin—Der Aufstand der Mohamedaner in Kansu.....  
..... Nr. 129.
- (13) — Das schanghaier Proletariat im Kampf.....  
..... Nr. 118.
- (14) — Die Kuo Min Tang und die Einigung Chinas.....  
..... Nr. 67.
- (15) — Das Plenum der Kuo Min Tang..... Nr. 90.
- (16) — Im "betriedeten" China..... Nr. 98.
- (17) Tang Shin She — Die Herrschaft der Kuo-Min Tang in China..... Nr. 131.
- (18) — Um die "drisee Partei" in China.....

- (19) — Der Jahrestag des kantoner Aufstandes..... Nr. 132.
  - (20) — Massenhafte Niedernetzung von Bauern in der Provinz Kansu. .... Nr. 136.
  - (21) — Aussenpolitische "Siege" der nankinger Regierung. .... Nr. 120.
  - (22) — Umorganisation der Nanking-Regierung.....
  - (23) — Vorstoss des Yankee-Imperialismus in China. .... Nr. 116.
  - (24) — Der Terror der Imperialisten und der Militaristen in China. .... Nr. 58.
  - (25) — Neue Schachzüge der chinesischen Generale.....
  - (26) — Die chinesische Bourgeoisie im Schlepptau der Imperialisten..... Nr. 19.
  - (27) — Bauernstände und Sowjets in China.....
  - (28) — Die Lage in China. .... Nr. 14.
  - (29) — Tschang Kai Scheks Rückkehr nach Nankin. .... Nr. 10.
  - (30) — M. — Bedeutung und Lehren des kantoner Aufstandes..... Nr. 13, Nr. 14, Nr. 16.
  - (31) — Berg Bao Sing—Das Blut erstarbt in den Adern. .... Nr. 67.
  - (32) — Bennt, D.:—Eine neue Etappe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Nr. 26.
  - (33) H. N. — Die revolutionären Frauen Frauen im kantoner Aufstand..... Nr. 17
  - (34) Johnson — Die revolutionäre Gewerkschaftsbewegung in der Zeit des weissen Terrors..... Nr. 66.
  - (35) Liang Men Tze — Probleme der chinesischen Gewerkschaftsbewegung. (Zum IV. Kongress der RGI.)
  - (36) L. G. — Der weisse Terror in China..... Nr. 66.
  - (37) L. T. S. — Die Streikbewegung in China im Jahre 1927..... Nr. 69.
  - (38) Magyar — China hungert!..... Nr. 142.
  - (39) Pepper — Eine neue "friedliche" Intervention in China..... Nr. 12.
  - (40) Wang Tscheng Ming — Die revolutionären Gewerkschaften Chinas vor der Epoche des weissen Terrors..... Nr. 67.
- ◎ 一九二九年 三月 (國語)
- (1) Tang Shin She. — Die Bedeutung der Hinrichtung Yang Yu Tings in Mukuden. .... Nr. 8.
  - (2) Tschang Kai Scheks "Abrüstungskonferenz". .... Nr. 18.
  - (3) — Kriegsvorbereitungen der Kuo-Min-Tang-Generale..... Nr. 25.
  - (4) — Partisanenkämpfe in China..... Nr. 33.

自日本雜誌思想本年七月號特輯支那號



# 社會問題研究

## 要研究現代社會須先研究過去歷史

林 民

要研究社會問題如何解決，須先研究社會問題如何發生。社會問題是因為社會組織失去均衡而後發生的。然一定的社會組織乃適應於一定的生存技術。生存技術隨時進化的，所以社會組織亦必隨時進化。換句話說，在一定的時期之內，有一定的生存技術，伴隨亦有一定的社會組織，所以由社會組織失去均衡而發生出來的社會問題，乃隨時而異其形態。比方在歐洲各國，社會問題會表現為文化問題（文藝復興），宗教問題（宗教政策），政治問題（法國革命），其所表現的形式和解決的方法，固然各各不同，然到了現在，則皆集中於勞動問題了。何以會這樣呢？歐洲各國的社會都是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大約相同，故由此而發生的社會問題亦有很多的類似點。資

本主義愈發達，則各國的社會組織愈有統一性，因此，各國的社會問題遂由類似而趨於統一，即集中於勞動問題。

由上文所說的看法，關於社會問題，實有二種法則：

第一、社會問題是隨着社會組織的變化而變化的，在某種的社會組織之下，就有某種的社會問題。封建時代的社會問題與現在的社會問題，絕對不同。

第二、社會組織是隨時進化的，而其進化又有一定的法則，所以社會問題的變化，亦有一定的法則，奴隸時代的社會問題絕對不會一躍而變成資本主義時代的社會問題。

由上述的二個法則觀之，可知要研究社會問題，不可不研究歷史，因為研究歷史，而後才能知道歷史發展的法則，由此而認識了社會組織何以進化，並認識了每時代的社

會問題何以發生及其如何解決。本篇的宗旨，則在於說明歷史發展的法則，牠的立場，雖然有些地方與我們不能一致，但亦可供我們的參考，所以把牠譯述出來。

★ ★ ★ ★

我們何以有知道過去的必要？我們何以要研究距今十  
年前、百年前、千年前、一萬年前的事？我們知道現在的事，知道我們生活所依據而又環繞於我們周圍的事，不是更有益麼？

我們研究過去，便是所以理解現在。地上一切的事物都會發展的，都是變化的。在數億萬年以前，地球包裹在水蒸氣之中，而呈出巨大而赤熱的球狀。任何生物都不存在於其上，也不能存在於其上。數千萬年以前，地球上而已經有了生物了。數百萬年以前，地球上又有無數的草木、森林、水棲及陸棲的動物了。但是當時的世界却與現在的世界不同，雖然不同，然現在的一切，又是過去世界經過了長期不斷的變化，而後發達而成的。今日的植物、今日的動物，都是數百萬年前存在於地球上面的物的子孫。

何以會有這樣的事情呢？這不是偶然的事，是從一定的法則而發生的。如果我們只觀察現在的生物，我們必定不

能認識這個法則，即不能認識這些變化的合法性。當人們不知研究過去的地球的時候，當人們尚未發掘存在於數百萬年前的動物和植物的時候，學者都以爲現在的世界本來就是這樣，而於一時創造出來的。在百年以前，雖有少數的研究者主張反對的學說，但人們都笑其荒誕無稽，然這些學者則說：地上的生物是於過去無數年月中積漸發達而成，這是自明的道理，無容懷疑的。

古代的植物和動物乃埋沒於數百世紀以前，到了我們的時代，尙復保存着，我們觀察這些遺物，便可知道變化是怎樣地發生的了。由是所謂世界乃是遺物於七日中創造出來的舊典，便粉碎無遺了。現在的人，雖然不是學者，只要他們是受過教育的，一定不信過去的動物和植物能夠和現在我們所看見的完全一樣。任何一人都能由書籍（住在都會的人，便可到博物館參觀），知道了從前的動物和植物的世界是與我們現在的不同；現在的世界乃是過去無數年月中漸次變化而成；一切的事物到了現在還是變化的而且還要變化的。這是自然的法則。

所謂世界是不變化的，所謂一切的事物是於一時創造出來的，在長期之中所以能爲學者或非學者所支持者，決不是無意義的事，即不是單純由於他們的無知，乃是因爲這

個學說有益於一部分的人們。如果在這個世界，一切都不變化，那末，人類社會自然也不變化，一旦創造了之後，他便永遠像現在的一樣，常住不變。古人何以要使人們深信人間社會要永久同現在的一樣呢？便是因為在過去的社會，這個思想有益於壟斷一切利益的人。操縱權力或財富的人是常常設法傳播這個思想的。富豪和貴人是居於社會的最上層，他們喜歡國民、工人、農民永久代他們工作而侍候他們。因此，他們自己，尤其是對於被支配的工人和農民，遂設法使其深信一切的事物都是和現在的一樣，除了像現在那樣的之外，沒有別的事物。

若使研究過去的地球，研究過去的動植物，研究地質學及古生物學，而可粉碎世界是於一舉之下創造出來，永久不會變更的舊說者，則人類社會常住不變的舊說，亦將粉碎無遺了。人類和其他事物一樣，常常變化的。即某種類的社會秩序崩壞了之後，必代以新的秩序。至其變化的結局，我們是不能預知的。但是我們若能數十年或數百年的光陰，而觀察其變化者，則我可以理解變化的合法性而認識變化的法則。我們雖然不能預測數千年後人類社會要成爲甚麼樣子，但我們必能知道人類社會在數千年間經過如何途徑而變化。能夠預測未來，對於未來，必有支配

的權力。何以呢！能夠預測未來，則我們可請求種種方法，避免未來的不幸，而享受未來給與我們的更大的幸福。「知」便是「預測」，「預測」便是「能做」或「支配」。過去的知識對於未來，是可給與我們以這樣的權力的。

因此，遂有知道過去的必要。

但是我們雖然只惟觀察長期中的變化，而後才能認識人類社會變化的法則，但我們的研究，又不必追溯到最遠的過去。我們可用逆行的方法以認識之。其實，人類社會變化的法則，若由現在而回溯到最遠的過去，反能容易認識出來。

試看目前發生的事件罷。現在世界已經發生革命了。勞動者打倒有產階級的權力，即打到掉取勞動者的人們——這些人們乃利用勞動者而自肥，盡力使勞動者工作。而對於工作又只給與以極少的工資，由此遂橫領了勞動者所製造的貨物與他們給與勞動者的工資兩者相差的剩餘。但是我們試問掉取只惟現在才有麼？從前貴人和富豪未曾掉取貧民麼？否，掉取是常常存在的。當有產者社會組織——這個社會有工廠、銀行、鐵路等——尙未發生以前，有了封建社會，有了農奴制度，當時不是工場主橫領勞動者的全部生產物，而只給與以些許的工資；乃是地主橫領農民

勞動的一切結果，對此毫無代價。那末，在當時，被採取

位了。

者對於採取者有沒有反叛呢？在當時有沒有像現在那樣的革命呢？是有的，不過不能成功罷了。何以呢？農民不能集合商量，所以不能把自己組織起來，從一定的計畫，而作行動。他們何以這樣呢？因為農民各自耕種自己的土地，平素已經缺乏互助，而到了販賣自己的生產物，又復變成競爭者的緣故。野菜、枯草、麥等在市場上，如果分量

觀察現在發生的事，或觀察發生於比較的近代的事，我們在歷史的變遷之中，就可認識其合法性。即歷史是由一定職業的人所推進，且又由甚麼階級創造歷史，甚麼階級發起社會的變革，而變化的。在國民大眾由農民集合而成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出歷史乃與勞動者站在運動前鋒的今天，異其趣向。

稀少，則其價格愈高，農民販賣的時候可以得到巨利。反之，分量愈多，則其價格愈低，農民所得的利益，亦從而減少。因此，農民遂不能發生一切人類應該互助、他們自己已有互為關係的意識。這便是所謂使用外國語，不能發達連帶思想。反之，勞動者乃集合於工廠之內而工作，他們工作的時候，又復互相幫忙。一人的勞動者若使沒有別的勞動者幫助，無論何事都不能成功。一切的人必須互相扶助。所以在勞動階級的內部老早就發達了農民所沒有的連帶思想。勞動者比較農民容易組織，勞動革命在往時比之農民的叛亂，亦更強有力而且有團結，便是因為這個緣故。農民不能打倒他們的採取者，農民的叛亂往往不能成功，農民未曾得到權力。反之，勞動者在世界大國之一，即在俄國已經得了權力，在其他歐洲諸國亦漸漸達到這個地

那末，這些階級又如何而構成呢？何以古代生產乃在於農民的手上？何以當時不但麥、亞麻、獸毛須由各人自己製造，就是靴和衣服也要由手工業者在自己的家內製造；反之，我們今日何以乃有製靴工廠和衣服商店呢？因為當時人們是處在不能不自己製造的境遇之中。機器是不存在的，只有水力的機器，例如水車，但亦幼稚不堪。二百年前，人們才造出蒸汽機器，又又造出用電力或火力而動作的機器，今日則能造出煤油等的發動機了。機器一旦出現，一切貨物使比較從前更大量更迅速地生產出來了。我們只舉一例，就可明白。比方棉花在手工時代，要紡一磅的棉花，須費一天的勞動，然在今日，則因為使用了機器，一人的勞動者每天可紡一百磅的棉花。

於是每人各自勞動，遂覺得有損失了。何以呢？各個勞

動者絕對不能自己購置機器，因此，他們遂成爲大衆，而集合於機器的周圍，終則發生大規模生產，又設立工廠了。有機器的人，即企業家和資本家是一切事業的主人。他們可使勞動者利用機器工作，而收他們全部的生產物爲己有，對此則給與以上述那樣些微的工資。

勞動階級遂由此而構成了。他們非在自己的宅內，乃在僱人的家中，非用自己的手，乃用不屬於自己所有的機器，而作勞動。由是遂形成了無產階級。所以要說明社會階級如何發生，只要說明經濟如何進行，便可知。古代經濟是小規模的，人們都要自己勞動。——這是社會組織的一種。其次，則任何事物都要共同勞動，由是復產生了別一種的社會組織。一切變革的根底都有經濟的變革在中作用。

何以人類要經營經濟呢？這是人們都知道的，所以不必再加考慮。我們只看農民所生產的物，和現在工廠所生產的物，便可知。農民經濟，是生產麥、肉、獸毛、亞麻，一言以蔽之，是生產我們衣食所必要的原料。工廠由肉製造了罐頭，此外更製造了衣服冠履——一言以蔽之，即把原料變爲便利的形狀，以供我們的利用。所以一切的東西，由其結局觀之，都是用以維持人類的生存的。人類要

使生存可能，遂有了經濟。這個事情，實在不必說明，也不必證明，雖三尺兒童，亦可知。一切歷史的變遷既有經濟的變革在中作用，那末，人類所以動作，實是由於他們的要求，他們的物質的要求，即因爲飢寒所迫，而欲自救的意志了。

一切人類的行動和一切歷史的根底，既有物質的要求在中作用，在這裏遂發生了史的唯物論以說明歷史。這個史觀只惟能夠理解一切勞動者有共同的利害連帶而又能夠實行革命的階級才能創造出來的。歷史之唯物的解釋就是歷史之無產者的解釋。在從前教育爲有產者所獨占的時代，即在教育爲生產機關、工廠、鐵道、土地等的占領者——一言以蔽之即爲掉取別人而作生活的階級所獨占的時代，歷史的說明，是與我們不同的。那個時候，人類社會的一切變革乃用權力者和富豪的腦中所發生的變化，以說明歷史。他們的說明是這樣的，在古代，人們向來不問這樣或那樣的社會秩序何以發生出來，而只服從其秩序。在這個時代，沒有革命。到了社會有的部分的人們出來批評社會，而指摘其缺點的時候，大衆的心理對於秩序的正確，遂發生了疑問。如果大衆傾聽這些煽惑家及教唆者的言論，那末，暴動又開始了。有產者的見解以爲革命是這樣發生

的。

一言以蔽之，有產者乃以歷史視為工廠與商店。在這裏，主人作了判斷、擬了計畫、下了命令，勞動者或拿權則唯唯惟命是從。

要指摘這個說明中的錯誤：並不是艱難的事。其實，如果沒有我們在上圖所述的事情，即勞動階級的搾取者——資本家奪取勞動者的生產物，或對於這些生產物賠償以相當的東西，則煽動者何能使勞動大眾暴動？如果煽動的力量，即言語或文字的勸誘，可以發生暴動，那末，一切階級都應該出來暴動，從而有產階級亦可同勞動階級一樣地出來暴動了。何況要使有產階級暴動，更是容易的事，因為他們更有教育，而能理解一切煽動的緣故。然何以今日接受煽動的人們都是最貧苦而最無學識的階級；至於有教育、有產者則到處都反對革命，任何煽動家的言論都聽若不聞、視若無視呢？若再推究他們何故這樣，便可知這完全是因為這個煽動不利益於有產階級，又與他們的物質的利益相衝突的緣故。因此，有產階級若故擁護自己的物質的利益，若欲貪食珍珠住華屋而維持自己的權利，則不但不傾聽煽動家的言論，而且煽動家若落入他們的手上，他們一定把他鎗斃絞殺，若者且進與欲改良自己生活的勞動階級作

激烈的鬥爭了。

這樣的看來，可知第一，歷史是由被壓迫被搾取的階級（農民和勞動者）與壓迫搾取的階級（地主和有產者）的階級鬥爭而進行；第二，階級鬥爭則為物質的利益所左右，即為人類對於食物、衣服、住居、燃料等的要求所左右。人們得為這些要求的滿足而突進。其實，人們必須突進而這些要求能夠得到正當的滿足，換句話說，人們必須突進而把一切地上的幸福，應各人要求的程度，而分配於一切的人。——社會主義便是努力達成這個任務的。

看了上述的例，可以知道我們惟由過去纔能理解現在，又惟由現在纔能說明過去。但有一個條件，便是須觀察較長的期間。何以呢？我們只觀察發生於我們周圍的事件，則我們必不能得到正當的理解。如果我們只觀察我們周圍的事件，則我們看不見階級，只能看見個個的人，以為歷史是由個個的人製造出來的了。要觀察歷史的過程，即整個地觀察歷史的變遷，必須離開現在，從另一方面，下以觀察。

歷史本質是存在於人類社會之漸次的發達，即漸次的合法的變化。其發達的最近的目的——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目的，則為社會主義的實現，把土地及其一切生產物，連

同一切生產機關、工場、一切運輸機關、鐵道等，歸到勞苦階級的手上。這是最近的目的，但人類社會的發達并不只此而已。此後社會是怎樣的？社會主義是怎樣發達的？我們現在不能預測。不過我們若能知道人類社會發達的法則，則不但最近的將來，便是數十年數百年以後的發達過程，亦可預言。將來的事情現在姑且置而不論，只觀察現在和過去的事情吧。

上面所論，不過指示人類社會的發達，其本源乃在於經濟的發達，即人類爲了生存而與自然界鬥爭，爲了麵包和暖爐而作鬥爭。這個鬥爭自然是與環境人類而存在的自然界，有很大的關係。要理解歷史的過程，即各國歷史發達的方法，必須知道該國的自然條件。若使我們能夠注意各種開化的、未開的、文化的、野蠻的民族怎樣分布於地球上，那末，我們便可知最開化的民族乃住居於比較的暖的地方，即不太熱也不太冷的地方；反之，最野蠻的民族則非住居於極熱的地方者，就是住居於極冷的地方。最與數萬年以前的人類類似的原始民族，一方有棲息於沒有草木，只以漁撈狩獵爲生的北極的哀斯基馬人，他方有棲息於錫蘭島的味斯塔人和中部斐洲的矮小種族。這兩個種族所住的地方，幾乎沒有冬天，只有酷熱或驟雨二

種氣候，輪流存在着。

但是在赤道以下的熱國——只要牠不是低地，而是涼快的山地，則經濟亦可發達。例如在南美，亦可發見有進步的農民和人工的灌溉而爲開化人種的印卡種族。這個地方，今日是厄瓜德爾國的領地，但是印卡種族乃住在海拔二——三俄里的高地。所以我們不但要考慮這個地方的緯度——在熱帶或在寒帶——且須考慮海拔高度——是山地或是低地。

自然界對於經濟，不僅氣候可以發生影響而已。有時其他狀況如某種動物棲息於其地，對於經濟亦有影響。例如住在歐亞二洲極北的種族乃以鹿爲生。鹿對於他們，供給了食物（肉）、供給了衣服（毛及皮）、又供給了武器的材料（角）。這些種族常追逐野生的鹿，鹿的死亡，雖不是對其全種族，然至少對其全家族，也無異於餓死，這樣的事情，除野蠻人之外，對於開化的民族，也是一樣。西部法國西的大西洋沿岸住民的幸福，在今日仍依存於鱈魚。鱈魚較鯊魚爲小，常成羣集聚於沿岸，住民則以釣鱈魚爲生。但是鱈魚不是每年來臨的，在鱈魚不來的時候，法國的漁夫，無異於俄國的農夫逢著凶年。

這個影響不是永久一樣的。其實，人類是變化的，當他

們變化的時候，他們對於自然界的關係也復變化。例如俄國平原的住民，當他們沒有鐵器的時代，森林乃是一種障礙物，開拓森林是極艱難的事，橫斷森林則更爲冒險，森林之中乃包藏有無數的怪物而爲可怖的地方。在當時，俄國人常住於森林的傍邊，或住於森林與曠野之間。然未幾

最初的移住民——斯拉夫人竟然奔到中部俄羅斯來了。他們是携帶鐵斧而來的。我們今日若發掘斯拉夫人的部落和墓地，便可由鐵斧而認識他們。他們用鐵斧開拓森林，建設了「村落」，由是從前視爲可怖的地方，現在則爲人類經濟的主要根據地了。何以呢？移住民的最初經濟乃是森林經濟，就是採蜜、養蜂、狩獵、獵取野獸的毛皮及肉，及採伐森林的農業等。如果森林開拓之後，燃木成灰，則可得到極好的肥料，若再種麥，則又有了收穫。全部經濟是這樣地與森林有密切關係的。

上面所述大約可以指示人類生活變化了之後，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可以發生如何變化。下述的例，則更明瞭。當最初歐洲移民到美洲的時候，其地黑人乃專以狩獵爲生，種族不多，彷徨於廣漠的草原，獵取野獸，隨此之外，他們並沒有別的職業。然自歐洲人民出現於美洲大陸之後，不及數十年，狩獵種族所占據的平原，乃出現了世界

最文明的國家而有農業工廠和鐵道。今日美國，就其技術說，即就其經濟的方法說，在世界各國之間，可居於第一位。美洲對其原住民，只能供給狩獵的方法；而歐洲人一旦携帶歐洲的文化，即歐洲的習慣和勞動方法而來的時候，則可發生了上述的變化。

我們把眼光移到俄國，我們又可發見：在俄羅斯民族所占據的東部歐羅巴平原，其自然的條件是很嚴酷的了。俄國是冬長而夏短，所以農業勞動每年只有小半部的光陰。在中部俄羅斯，耕作、播種、收穫每年共有五個月。我們若再觀察德國，則可知道牠在七個月之中，可以從事農業經營，即每年的大半部可利用於經濟活動。反之，俄國農夫則每年的大半部，乃無所事事。若再把眼光移到更遠的法國和大西洋沿岸，那末，冬期亦可勞動了，質言之，其氣候的條件乃許人們在全年中勞動了。例如布勒塔紐的農夫和巴黎近郊的園丁，全年之中都在田園勞動，從而野菜亦可分別爲冬期的和夏期的二種。既然全年之中可在土地上面耕作，則該國農民的勞動生產力，比之一年之中只能作小半部的勞動的，自然要大了。換句話說，一切價值的蓄積，在前者的國家，一定迅速地發生。由於氣候不良的結果，遂使俄國之經濟的發達，比較在良好境遇之下的國

家，爲緩慢。

俄國人民的職業若尙以農業爲主，則俄國比之其他各國爲落後，乃是理之當然。俄國能夠追隨牠們乃在於製造工業發達工廠成立了之後。工廠的成立，可再生產輸入的原料，卽再生產俄國自己不生產而爲遠方輸入的物。俄國的紗廠已經再生產土耳其斯坦或美洲所生產的棉花了。商業及工業可以促進經濟的發達，使其不受自然條件的妨害。

但是商業的發達，俄國比之中部歐洲各國，亦在於不良的條件之下。在今日，最良的通商路，還是水，各國之間的最良通商路則爲海。古代沒有鐵道，這是惟一的交通路。最大規模的商業只惟由海；才能實行，其由陸路者，不過少許的高價的商品。何以呢？用馬車由一國而輸送於他國，須用很高的代價的緣故。這種差異，在今日，還是存在的。由車站坐馬車回家，比之坐鐵道回家，縱是距離相同，然其費用必昂貴數十倍。

在這裏，要反覆說明的，則爲沒有鐵道的時候，海乃是最便利而最便宜的交通路。很多的商品只惟由海纔能輸送。由於這個事實，便可知重工業及商業在歐洲何以乃最先發達於近海的各國了。希臘與義大利，地臨地中海，沿岸常受海水浸洗，所以其商業最先發達。次爲島國的英吉

利。然荷蘭的陸地一部分距離海面很低，與海有密切的關係，而且以前又是海底的一部分則到了最近，尙受海水浸洗，所以牠的商業發達亦較早。俄國離海很遠，其在歷史上最見發達的中部俄羅斯，距離最近的海，亦有六〇〇乃至八〇〇俄里。而且最近於俄國的波羅的海、白海、北冰洋的灣、在冬期又常結冰，不能航行。俄國南部的黑海，雖不結冰，但距離中部俄羅斯又遠，不但六〇〇——八〇〇俄里，且有一千俄里以上。固然在俄國南部有幾條大河——德聶譜河、頓河、烏爾卡河。但是這些河流，第一至冬結冰，第二其中最要重要的河流而流入於黑海的德聶譜河乃到處有淺灘，妨害航行。第三，最大的烏爾卡河不流於海，而流於因其廣大乃稱爲海，而其實乃是湖沼的裏海，沒有別的路。

有了這些原因，在中部俄羅斯，商業、工業亦和農業一樣，比之其他各國，都不容易發達。不但不容易發達，且難開始實行。然一旦開始了之後，其進步又較他國爲速。何以呢？商業及工業的出現，可促進科學和技術的新進步。又科學和技術的新進步又可促成經濟的發達，人們不但能夠與不良的自然條件相適應，且可征服自然。現在試舉一例，以說明之。

誰都知道斐洲的北部是不毛的沙哈拉沙漠。當遊牧的亞拉伯人住在那裏的時候，農耕殆不可能。惟於有水的地方，形成了Oasis，但其數目亦僅少許而已。自從法國人占領北斐之後，他們遂把自己的技術移到那裏。他們掘地取水，沙哈拉是有水的，不過極深，惟用最新式的掘井方法，開到數百尋以上，而後才能發見水流。法國人掘地取水之後，又用人工灌溉的方法，種植椰子，而成立無數的人工的Oasis。椰子的果實在這地方，由亞拉伯人觀之，乃是代替麥和肉的主要食品。這樣，由歐洲的優秀技術，遂令不毛的沙漠變成繁茂的花園。

其次的例則更新鮮而可使人驚異。人類由科學的進步，不但可於不毛之地，生長了草木，而且又能創造草木的新

種。例如美國的園藝學者拍爾班克，創造了十四年就可成熟（比普通快二倍）的胡桃，無核的杏，直徑一寸餘的莓。——這些一切不是由數百年的物競天擇的努力而後成就的，乃是某人用了現代科學的方法，於其一生之內，即看見其成功的。

人類是依存於自然的，歷史乃是某特定的國民由自然的條件而徐徐發展的。但自然對於人類的支配力，不是無限的。人類可以征服自然，所以經濟的基礎不是自然。自然對於經濟，不過一種材料。經濟的基礎乃是人類的勞動力。勞動力愈完全、愈巧妙，則人類愈不必依存於自然。是故科學和技術若能完成，則人類可播弄自然，可視自然為蠟丸而任意捏造之。

## 新生命書局

（版）

（出）

### 歐美無產政黨研究

施伏量譯 實價六角

無產者的勢力，在現今既以政黨組織，而出現於政治舞台，且具有左右政局的偉力，其展開的過程果是如何，其國際運動又為如何，還有各國的現勢又是如何，凡欲知勞動黨，社會黨，共產黨等的實況者，應讀此書。

### 日本無產政黨研究

施伏量著 實價五角

澎湃的日本農工政治運動是日在發展之中，中國的報章雜誌雖不斷的有記載，然求其能系統的詳述起源派別及發展形勢者，實屬難得，即在日文書報，亦不易得其頭緒，本書之出，實可說是應着此迫切的需要的。



## 國際近事

樊仲雲

### ——今日的世界之十二——

#### 一 法內閣又起變化

自七月之末繼着樸蔭開雷而組閣的白里安內閣，十月十二日，忽然以議會之不信任，提出總辭職。總辭職的原因，是因在下院，信任投票失敗，但為投票對象的問題，可不是重大問題，質言之，還是手續上很輕的問題。即關於外交問題的討論，急進社會黨提出動議於十一月十五日開始，而政府主張延期，問題非常簡單，但因政府提付信任投票，致結果以對政府之不信任，遂不得不出於總辭職。所以我們由此，若說內閣的辭職是由於外交問題，究竟不免是不明法國政情者之談，我們須知白里安內閣之倒，其原因實別有在。

當七月末，白里安內閣成立之時，我即說過這是一個暫

時內閣，因為那時正當解決賠償問題，萊茵撤兵問題等重大國際會議，橫在面前的時候，樸蔭開雷以病去職，內閣無改組的餘裕，所以繼起的白里安內閣，不啻樸內閣的延長。因此，白里安總理對其閣僚，固未必能十分滿意，即擁護前內閣樸氏的下院的黨派，亦不必對白氏表示擁護。同時，如急進社會黨，雖對白氏表示好感，但對繼樸內閣而來的閣僚，却心懷不滿；在七月底新聞閣成立舉信任投票時，急進派即以棄權，消極的表示反對。在這樣的情勢中，白里安內閣是根本沒有安定，政變的到來，實不過時間問題。

當此之時，海牙會議既告結束，白里安之「外交內閣」，已完成其使命，恰好議會休會後再開，於是舊內閣遂這樣告一段落。即以急進社會黨借着外交問題的動議，加上右

黨對於白氏在海牙會議的不滿，不信任案於以成立。但白內閣倒後，後繼人選，却是問題。因為法國是許多小黨並立，在議會中，誰也不能得到大多數，若要組閣，非結合他黨不可。前次（一九二六年）樸蔭開需以右派之擁護而組閣，但卒不能不與急進社會黨相結，擢赫里歐等四名，與以重要的閣席，但自去年十月，內閣改組，急進黨四閣員俱行退出，內閣之右派色彩遂頓為濃厚，白里安承襲這樣的內閣之後，當然是為左派所不滿的。

白內閣倒後，在萬十日，內閣迄未能成立，當初擬以急進社會黨總裁達拉狄（Daladier）與社會黨組織聯合內閣，但雖得社會黨議員之贊同，卒以社會黨全國評議員會之拒絕黨員入閣，歸於失敗。其間，社會黨之龐古爾（P. Boncour）亦曾呼聲頗高，然以社會黨之黨議不許與他黨妥協，事不成功。其次，上院急進黨員克來曼脫爾欲以中央黨與急進黨之提携而組閣，亦不成功。於是這樣到了最後乃有為中央黨的左翼共和黨泰爾狄（Andre Tordis）內閣。總理泰爾狄——左派共和黨，或兼任內長，外長白里安——社會共和黨，財長雪隆（Henri Chéron）——共和黨，陸長馬奇諾（Andre Maginot）——民主社會左派，海長雷格（Georges Leygues）——共和左派，航空愛

那克（Laurent Eynac）——共和左派，勞動魯休爾（Lois Loucheur）——急進左派等。綜觀名單，則右派色彩實非常濃厚，除殖民部長，餘俱為舊內閣人員，故謂為樸白兩內閣的延長，亦無不可。所以這個由中央派結合右派而成的內閣，其基礎到底是浮動的。而新內閣中，因為外長仍由白里安蟬聯，法國外交或不致有變。在這倫敦五國會議再再到來之時，這一點是值得我們的注意的。

## 二 日本共產黨事件

日本共產黨事件，說起來是許久以前的事，第一次大檢舉在去年三月十五日，今年四月十六日為第二次，但是一向以禁止揭載，故內幕如何，到底不得而知。到了十一月五日，記事解禁，乃知被捕人數多至八百二十五名，這在日本共產黨自是一個很重大的打擊。在被捕者中，有不少是日本有名的著作家，如福本和夫、佐野學、淺野晃、淡德三郎、市川正一等等，而其中學生人數，單就東京一地專門學校程度以上者，多至百卅名，（內東京帝大居四二），又被捕者年齡，大半為二十五至三十歲的壯年，四十以上與二十以下者，為數極少。以當世最優秀的青年，乃相率而入於共產黨，無怪日本司法當局認為日本空前的思想

犯罪事件了。

茲據日本司法省之所發表，略記事件之經過如次：

由去年三月第一次檢舉，日本共產黨，喪失了大多數的黨員，黨的活動，幾於完全潰滅，但當時在逃諸領袖，仍不中止，決定再建立共產黨的第一期活動方針，努力於中央事務與印刷局之再建，黨員相互連絡的保持，機關新聞的復興，他合法團體內黨團之確立，工場細胞之再組織等。同時，日本共產黨中央派往莫斯科東方勤勞者共產主義大學研究共產黨理論、組織、戰略、戰術等之留學生二十餘名，以國際共產黨本部的密令，於大檢舉後再組織日本共產黨，自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相率歸國。這樣，前面所述的殘黨遂與此等學生，一致開始黨組織的準備、擴大、並黨活動的統制。第一是繼續刊行黨報赤旗，以爲黨員間之連絡機關並煽動機關，同時，由黨的中堅分子繼續無產者新聞的發行，以爲黨報，對大眾聲訴官憲取締的暴壓，或借着山東出兵問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或高揚着對華絕對不干涉的口號，或排斥合法政黨主義，主張惟共產黨是惟一的無產階級政黨。這樣，漸漸的暴露其對無產大眾，謀擴張共產黨組織的手段。

政府方面，自第一次檢舉後，依然毫不放鬆，對於殘黨

的活動，付以十分的偵察，結果自六月下旬至七月下旬，在謀關西黨之再組織運動者，其中領袖都相率被捕，以後八月間在橫濱方面活動者亦被捕。而東京及各地殘黨，則自八月至十月下旬，亦續有捕獲。這樣，到了十月，黨的再組織運動遂來了一個頓挫，赤旗的發行，至此中絕，無產者新聞則因記事偏激紊亂安寧秩序，於八月十五日以違反新聞紙法起訴，禁止發行。這樣，當去年十月，日本共產黨殘黨謀黨之再建的第一期運動，以其中堅分子之被捕，乃一時終止。

但是到了十月下旬，所有餘黨始謀赤旗之再刊，又着手於黨的擴張之第二期活動，即自十二月起，赤旗在東京開始印刷，由各地組織者之手，頒布全國，其內容，大抵不外以革命運動之指導組織爲基調，傳播黨的革命的政策於大眾之間，每期都揭着「建立勞動者農民之革命的民主的政府」、「勞農階級獨裁」、「保衛蘇維埃俄羅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殖民地完全獨立」、「土地無償沒收」等標語，或主變革國體，或主以大眾行動破壞帝國議會及府縣會，而始終高唱以共產黨爲勞動者農民的唯一政黨。同時，於赤旗外，並發行赤旗 Pamphlet，以淺明的文字，解釋關於黨的革命的政策及決議指令等，更分散種種宣傳的傳

軍，調查各地革命分子，派遺有力黨員，謀黨之再組織。

今年二月以還，黨勢漸漸復振，因之乃有四月的第二次大檢舉。以後更努力於殘黨之搜捕，至六月中旬，佐野學以中國官廳之協力被捕於上海，乃告一段落，日本共產黨始成立於前年十一月山形縣五色溫泉之創立大會，在受到這樣一個巨大打擊之後，一時或難恢復。但是，正如小山檢事總長之所言：「共產主義者之大部雖可加以檢舉，但我國的共產主義者，却不能因此而完全絕滅，今後若有機會，必將繼續其潛行的運動。而當此之時，如近衛預後備兵落伍事件之發生，實不由得不令人想到日本資本主義前途之可危。」

近衛預後備兵事件者，即當最近近衛師團秋季演習之際，有預後備兵千餘名，從隊中落伍，不參加演習。「近衛兵者，」大阪每日十一月十三的時論云：「向爲自全國選取的兵士，在軍隊中實是本質最優良的，然而在這樣的軍隊中，竟有此多數不肯參加演習，真是令人不能無疑。……」

近來思想的宣傳，即在軍隊方面，亦進行頗烈，這是事實，但以軍部有嚴厲的警戒，我們相信兵士亦不致爲其所惑，因此，不單是近衛師團，即一般師團兵士，我們覺得沒有在思想上爲所動搖的。……」但是該報雖沒有指出這次

事體的原因來，我們從其欲言又止的語句中，却知道正是思想爲所動搖的緣故。

一般的思想之所以發生動搖，是因爲對於現狀的不滿與懷疑，而社會主義的思想，則爲自資本主義的破綻中所產生的事物，這有堅實的社會的根柢，所以如日本樣想用治安維持法及緊急勅令等高壓手段，以謀去除，到底是不可能，反而因爲高壓，愈激其反抗之心，成爲地下潛行的行動，或者引起冒險探求的意欲及對於禁果的好奇心。東京朝日說得好：「在共產黨得肆其誘惑以前，已有使一般純真青年陷入魔道的社會的原因。乘着民衆日常生活的一切不安與不滿，遂點起了運動之火來。然而從來的政治，則依舊對於民衆日常生活之不安與不滿，毫不之顧。既成政黨的議會政治，對於民衆不但沒有光明的希望，反如賣動事件外，有許多的疑獄，明白表示政治的腐敗，暴露政治與金力的相結，因之產生協力共產主義運動的結果。」

### 三 印度自治問題

英國勞動黨內閣自登台以來，因維持其資本主義之所謂超帝國主義時代，如保守派之強硬政策，在今日既不相宜，於是不免有多少的轉換。今年八月，既對埃及有協定的

成立，稍稍表示帝國主義的寬大，然而在要求真正獨立的埃及人民，當然不能滿意，因此在十月二日，簽訂該約的馬基特內閣，卒以占絕對多數的反對黨，華夫特黨的拒絕對該約發表意見，不得不總辭職。同樣，英國對於印度的政策，也有相當的表示，印度總督伊文爵士 (The Earl) 在十月三十一日發表印度統治方針宣言：「英國以給與印度以自治地位 (Dominion) 爲其政策的目標。」主張在倫敦召集會議討論印度憲法改革問題。

原來英國當大戰期間，爲見好印人，在一九一七年曾有宣言，謂印度若能竭其忠誠，從事戰爭，則今後英國的政策，當視印度爲不可離的部分，以漸進的實現自治政府爲目的，與印度以自治的設施。但是到了戰後，英人食言自肥，在一九一九年來，發布印度統治法案，以十年爲期。當時曾激起甘地等之反對，然卒無成。今年一九二九年末，該案滿期。去年保守黨內閣爲準備法案滿期後的統治政策。曾派遣西門委員會調查一切。今西門委員之調查結果，雖未公布，但當此勞動黨時代，而該統治法案又將滿期之時，有這印度自治問題之提及，殊亦不足爲異。

自伊文的宣言發表後，印度國民運動之右派分子如甘地等認爲滿意，表示歡迎，發布與政府協力以實現印度自治

邦 (Dominion states) 的計畫。原來當去年十二月國民會議時，其所要求，本是自治，當時左派分子要求印度完全獨立，右派曾言：「倘若到了一九三〇年，還不能夠成爲自治邦，那末我們再來以獨立運動爲目標。」但是我們須知伊文的宣言，不過一個提議，結果如何，還有待於討論，其所以如此者，蓋藉以緩和印度的反抗熱，記者之見，正恐欲求成爲自治邦也不是易事。我們看自伊文宣言發表後，上下兩院，都有激烈質問，如印度前總督里定 (Reading) 謂：「政府初未與西門調查委員會有何等商議，即命總督發表此類聲明，實不勝遺憾。」自由黨領袖德喬治則謂：「由伊文總督的宣言，殊令人覺得英國政府將遠過其所誓約，有政策的變更。」保守派領袖鮑爾特溫亦對此表示異議，致一時勞動黨內閣有陷於危機的風說，由此可知勞動黨即欲對印度統治政策有表更張，恐亦甚爲有限。

因爲英國現在的所謂「自治邦」，自大戰以後，尤其是一九二六年倫敦帝國議會以後，其意義與前大異，不單是普通樣具有自治權。即不但在內政上各邦有其自由，如外交上，各邦也有同樣的權利，可以單獨與外國締結條約，交換公使，其與母國政府的關係，不過同戴一君主，彼此之間，一切平等，無主從的關係，在目前英帝國中，其具有

此資格者，不過愛爾蘭、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等屬於白人之地。若謂勞動黨的對印政策，將一舉而兩有此突進的轉換，則殊令人不能置信。質言之，勞動黨的政策，即充其至極以言，或者亦不過如在立法權方面稍稍讓步而已。說起來這到底只是勞動黨為緩和右傾分子——買辦、資產階級、地主等——的反抗的政策，而如最近在我國之交還鎮江租界，究為同一筆法，因為鎮江租界根本無關重要，若如上海租界，恐非至最後，根本談不到此也。

#### 四 英國勞動黨年會

照例每年十月，英國勞動黨有全體代表大會召集，九月三十日開會於勃來登 (Brighton)，至四日而閉會，大會目的在改正黨的規約，擴大幹部範圍，以謀黨勢之強大。

這次會議，對於內閣政策，頗多攻擊，最甚者如獨立勞動黨，希望大會宣言能於家族津貼的原則，有所注意，而對於勞工大臣失業保險法的處置，攻擊尤為激烈。工會的保險專家赫兌 (Hayden) 謂勞動政府雖已上台，但其政事對於人民福利，殊欠注意。當時勞工大臣龐斐爾女士 (Miss Bondfield) 因事不到，由克萊英 (Clynes) 代為答辯，然仍不能使反對者滿意。

關於失業問題，由拿印大臣湯麥士 (Thomas) 申述一切，謂與加拿大政府磋商結果，已得其在關稅上的讓步。而如倍文 (Bevin) 的攻擊謂由英蘭銀行利率的增高，表示六個月內，失業人數增加二十五萬人，湯麥士但言失業救濟的困難，應假政府以時日云。

外交問題，由外交大臣赫特生報告一切，首言巴勒斯坦事件，政府決無放棄委任統治或取消倍爾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 之意，繼言一九三二年伊拉克加入聯盟，其有關諸條件所以取消之故，謂現正另立草約，大抵以最近英埃決議為基礎。此英埃決議，即許埃人得自由選舉，並有正當合法的議會者。關於英俄復交，政府所訂條約，深信必能使兩國關係，臻於和善。至海牙會議，當由斯諾登席說明，茲不贅述。

赫特生更進而述日內瓦方面的「堅實工作」，如理事會的改正，及關於煤礦工作時間與條件，關於一般關稅之低減，關於有毒藥品的製造等國際會議之召集等。至裁軍會議，赫氏宣稱英美協調，五國會議，俱將大有成功。

會議於四日閉會，然如煤礦改革，扶養條例的改正，工會法之修改都未曾提及。質言之，勞動黨標榜社會主義，然其與社會主義之相去，實遠不及與資本主義的密切呢。



## 玩弄悲劇的人

陳醉雲

在午後的陽光中，一隻小輪船從江上駛來。船上的汽笛，發出勝利似的叫聲，同時速度也加緊起來，把本來不安定的水波，嘩嘩地激成兩道巨浪。它馱着一切悲喜的重載，已漸漸地近岸了。

它從鐵烟窗中吐出了最後的一口煤屑，被江風捲到岸上，立刻和車馬馳驟的市聲及灰塵混合起來。騷動的搭客們，都爭先恐後地跳上碼頭。

這時，有一個婦人，帶着一個四五歲的女孩子，也隨着衆人走上岸來，她顯出很老練的樣子，在路邊雇了一乘車子，領着女孩坐了上去。可是那女孩呢，她像完全進了另一個世界一樣，對於那高聳的房屋，縱橫的電線，軒敞輝

煌而又疾如閃電的車輛，樣樣都覺得新奇，陌生，同時又感着有一種神秘龐大的力量在她周圍鼓盪，使她怯生生地帶着些微恐懼。

車子曳着她們向西跑去，從繁華的市場而到比較冷靜的區域。

當她們停下車來，在一座石庫門前叩着銅環的時候，裏邊的張太太正在樓上抹牌，這叩門的聲音，正像叩在她心上一樣，使她的心發生一種喜悅與期待的顫動。她手中剛拿着一隻待發的牌，聽到叩門聲，便先驟了坐在對座的張先生一眼，似通知又似問信的說：「是她們來了罷？」然後纔拍的一聲，把手中的牌打了出去。

這時張先生也一樣的聽到了叩門聲，可是同時又要顧着面前的牌，頗像有點應接不暇的樣子；他口上衝着的一根

捲菸，因為沒有工夫吹彈，菸灰已足足有一寸多長，等到用手拿去菸捲，向他妻子答應一個「唔」字時，便落了一桌子的菸灰。他連忙伸出長指甲去拂拭，可是並沒有拭去多少，還是坐在兩旁的兩個同賭的客人，幫着他把菸灰吹了下去。

正在這個當兒，一陣雜沓的樓梯聲，他們的老媽子已把那個婦人和女孩領上樓來了。這使他們不得不暫時停下打牌的工作，却用四道目光去注視這新來的人物。

那個婦人，向張先生夫妻倆招呼了一下之後，便教那同來的女孩子向張太太喚媽媽，並且向張先生喚爸爸。那女孩子顯出十分忸怩的樣子，但到底都照着喚了一回。

張先生摸着他的鬍子，一時找不出甚麼話來，還是張太太提醒了他，說要給女孩子取個名字。張先生沉吟了一會，口中念念有辭的哼了幾呼，便說道：

「現在正是桂花時節，就叫她桂寶罷！」

他說着，仍舊用手摸着鬍子，覺得這個名字想得很適當，可是似乎却也很虛心的，徵求他太太的同意，並且向那兩個客人問了一聲「怎樣」？

他的太太首先贊成，兩個客人也毫不反對，並且用照例

文章說了幾句：「好的！好的！」

於是那個伶俐的婦人，便笑嘻嘻地拍着女孩子的肩膀說：「銀花！你現在有一個新名字，叫做桂寶！懂得嗎？」

女孩子聽了這話，抬起頭來，用烏溜溜的眼珠看了他一看，很率真的回答道：「懂得！」

「桂寶！」那婦人陡然向女孩子這樣一叫，就做起實地試驗的工夫來了。

女孩子呆了一呆，知道是叫她自己的，便「嗻」的答應了一聲。

於是張太太笑起來了，張先生笑起來了，兩個客人和老媽子等也都跟着笑了起來。

笑聲剛剛停止，一個客人就開始感到不耐煩起來，他攪動着桌上的牌說：「來呵，來呵，時光寶貴啊！」

「對啦，快點，快點，我們繼續工作要緊！」還有一個客人也這樣的應和起來。

張先生把椅子拉正了一點，剛想伸出手去摸牌，張太太却遞了他一個眼色，說：「那個……」

她不算把話說完，張先生也不需要把話聽完，他立刻會意了，便從桌旁的小抽屜中檢出五塊白樟的銀圓，用腳踢起拖鞋，走前幾步，一把塞在那個婦人的手中，說

：「要你辛苦，這點錢給你做謝禮！」

張太太也跟着說：「難爲你，難爲你！」

「啊，不要，不要，你們太客氣了！」那個婦人一邊笑，一邊這樣說着；可是她雖然這樣說着，却早已把錢接在手裏，而且很快的放到衣袋中去了。

她似乎對於自己的任務和願望，都已告一段落，便裝出滿臉的笑容向張先生夫妻備告辭，又哄了女孩子一番，一步一步轉身的溜下樓梯去了。

## 二

當一個月以前，雖然樹梢頭上已經颯着秋風，可是天氣還頗熱；傍晚時候，張太太和同伴們偶然在弄口乘涼，看着路上來去的人們，她覺得最有意思的，是那些漂亮的外國女人，她們常常在樹蔭下的步道上推着孩車，一邊走，一邊逗着她的孩子說笑；又有些年青的母親們，雖然沒有丈夫伴着她肩兒並肩兒的走，可是跟前却也常有玉雪可愛的孩子們跳躍着；就是那些沒有孩子的女人，也多牽着一隻大黃狗做伴侶，這使她覺得非常羨慕。她心裏想：

「啊，天哪，我怎麼沒有一個孩子呢？我也得要有一個孩子纔好！至於大黃狗，我倒不喜歡，你看拉着它們多麼費力，那些洋鬼婆當是直着腳骨跟它們跑。」

她想到這裏，把她那雙軟弱無力的腳伸了一伸，恨不得也跨開大步來跑一陣。

她惘然地看着自己那雙纖纖的腳，心裏想：「從前她也會時髦過的，怎麼現在就會不時髦呢？假如從前不跟着趕時髦，現在不是反成了時髦嗎！」

當她這樣胡思亂想的時候，忽然她的同伴楊太太打趣她道：「哎呀，我的乖乖，你在想甚麼心事啊？」

於是她就乘機把心事說了出來，可是她祇說希望有一個孩子，却沒有牽到腳的問題。

「那麼，你同張先生爲甚麼不努力一點呢？」楊太太常常從她丈夫口中聽到過努力兩字，現在就把它應用起來打趣張太太了。

後來還是另一個許太太替張太太打了主意，說：「窮苦人家的孩子多得，你祇須花幾塊錢抱一個來好了！我們隔壁的王媽，常常替人家買賣小丫頭，祇要去托她，包你有辦法！」

真的，在甚麼都是商業化的現在，祇要有錢，幾乎不論甚麼都可以用金錢去購求，何況像這樣的事，更不是一樁難事，於是，當離開這次談話的一個月後，張太太的願望便實現了。

現在，張太太已有一個孩子了，就是剛纔由那個伶俐的婦人——王媽替她找來的。

張太太和張先生及兩個客人，從新坐下去，繼續打牌。

起初，她是怎樣的渴盼着一個孩子，可是現在願望既然達到，倒也並不覺得怎樣希罕了。她從「忙裏偷閒」，又看了那女孩子一眼，像察看她的商品一般，覺得那樣子並不錯，纖長的眉毛、烏黑的眼珠、白嫩的雙頰，找不出一點破綻來，這顯然是經過幾度選擇的結果。

「可惜不是一個男孩子！」張太太一邊疊牌，一邊心裏這樣想，她開始有點感到缺憾。

關於這一點，張先生也正和她不約而同，他也轉到這一個念頭上面：「可惜她不是一个男孩子，否則……」他想到這裏，輪到他打骰子了，便把他其餘的念頭打斷。

這時，那個女孩子因為感到寂寞，忽然哇的一聲哭出來了。這却給了張太太一種意外的麻煩，她用十二分的好意，想找出一個方法來彌補這種糾紛，結果，便在座旁的茶几上的藥盒中，找出了幾張小畫片來。

「桂寶，桂寶，不要哭，看這個花花！」張太太把那些小畫片當作唯一的恩物，欠着身叫老媽子遞給桂寶，並且叫她帶着桂寶到後樓去玩。於是，她自己纔得安心打牌。

打牌的玩意兒一直繼續下去，直等到九點鐘纔吃晚飯。這時，正是桂寶日常睡覺的時候，她已在後樓靠着老媽子的床睡着了。

老媽子擺好菜飯，張太太忽然記起了桂寶，便問道：

「桂寶呢？她到那裏去了？」

「在後面，她已睡着了。」老媽子回答。

「她還沒有吃飯呢，去喚醒她，領她來吃飯罷。」張太太這樣吩咐。

於是老媽子便去把桂寶喚醒，帶着她來到前樓。她惺惺地走着，帶着惶惶的睡態，對於那懸在室中的一百支的電燈光，似乎有點怕懼，却頻頻用小手去揉她的眼睛。

張太太叫老媽子替她盛了一碗飯，並且使她坐在自己身旁，又用筷子夾了一塊雞肉和一些炒蛋，放在她的飯碗裏，叫她自己端起碗來吃。

這是多麼豐盛的菜餚呵，桂寶從有生以來沒有吃過，甚至於沒有見過。她見那桌上七碗八盤的擺列着，便先好奇的看了一會。並且，雞肉、雞蛋、更是她平時所想要的東西；她的家裏，雖然也養着幾隻母雞，並且母雞也常常生蛋，而那些蛋，又多是她親手拾起來去放在竹籃子裏的，可是她却好久好久不會吃過雞蛋了；尤其是她的媽媽捨不

得吃，常常這樣說，「吃一個雞蛋要七八個銅子呢，自己還是吃些青菜罷！」結果，那些雞蛋總是被販子們收買了去。并且，那些雞也是被販子收買去的，雖然一隻一隻的養起來，每天要餵它們，可是自己却總不會上過口。

就是那些白米飯，她也還是第一次看見。她的爸爸起先也種過田，可是好些的米總挑到城裏去，他們自己祇是吃雜糧；後來她爸爸因為沒田可種，便到城裏做工去了。

現在，桂寶雖然吃着雞肉、雞蛋、白米飯，但和面前這些人怪生疎；她帶着一半迷惘的睡眠，半意識地似乎心裏眼裏浮着一幅圖象：那就是她的媽媽和兩個姊姊兩個弟弟，還有她自己，一同坐在灶旁的板桌上吃晚飯，石油燈放出半明半暗的光，照着各人的不甚清晰的面孔。她幾乎疑心現在所咀嚼的，還依舊是那些粗糙的東西。

她對於這一頓豐盛的晚餐，並不感到甚麼趣味，一半是因為陌生，一半是惦记着自己的家，而且因為已過了平素吃飯的時候，被一種睡意纏繞得很不安寧。

她祇吃了半碗飯，還剩下半碗便吃不下去了。

兩個客人已喝醉了酒，談鋒比白天健了許多，有時更張口哈哈大笑。張先生也談着他做局長時候的故事，雖然他現在已經脫離政界，但對於政治的興味似乎還頗濃厚。

好像愛在夜間出來的老鼠一樣，張公館裏的客人，這時便漸漸地多起來了，有男的，有女的，連楊太太和許太太也在內。他們或她們，都把灼灼的目光投向桂寶，像賞鑒甚麼似的，談、笑、贊美，并且向張太太道喜。

人數一多，就有人提議打撲克，這提議立刻就被通過。於是老媽媽就忙着去買紙牌，換銀角子，等到買好換好回來時，接着又是倒茶水，遞手巾，上下左右的忙個不停，祇顧桂寶一個人在屋角裏，痴痴的坐一會，站一會，人家愈熱鬧，她却愈像感着寂寞似的。

在白茫茫的電燈光下，幾乎每個人都衝着一枝菸捲，噴滿了一屋子熱辣辣的烟氣。桂寶聞着了這氣味，頓覺喉間一陣難過，覺起她的小口一連咳了幾聲；并且眼睛縫裏也癢癢的，要想流出淚來。但是大家都忙着在紙牌上勾心鬥角，沒有一個人理會她；就是站在旁邊看熱鬧的人，目光也祇隨着紙牌和金錢而轉移，似乎沒有別處分心的餘暇。因了那些烟氣的刺激，却把桂寶的睡意消失了，她等着，換着，曼長的時光，從她的等待與狹延中逐漸過去，十一點、十二點、一點、終於到了二點鐘。

座客中有人打起呵欠來了：「啊呼，唔，二點鐘了，早點休息，明天再來罷！」

得吃，常常這樣說，「吃一個雞蛋要七八個銅子呢，自己還是吃些青菜罷！」結果，那些雞蛋總是被販子們收買了去。并且，那些雞也是被販子收買去的，雖然一隻一隻的養起來，每天要餵它們，可是自己却總不會上過口。

就是那些白米飯，她也還是第一次看見。她的爸爸起先也種過田，可是好些的米總挑到城裏去，他們自己祇是吃雜糧；後來她爸爸因為沒田可種，便到城裏做工去了。

現在，桂寶雖然吃着雞肉、雞蛋、白米飯，也和面前這些人怪生疎；她帶着一半迷惘的睡眼，半意識地似乎心裏眼裏浮着一幅圖象：那就是她的媽媽和兩個姊姊兩個弟弟，還有她自己，一同坐在灶旁的板桌上吃晚飯，石油燈放出半明半暗的光，照着各人的不甚清晰的面孔。她幾乎疑心現在所咀嚼的，還依舊是那些粗糲的東西。

她對於這一頓豐盛的晚餐，並不感到甚麼趣味，一半是因為陌生，一半是惦记着自己的家，而且因為已過了平素吃飯的時候，被一種睡意縈繞得很不安寧。

她祇吃了半碗飯，還剩下半碗便吃不下去了。

兩個客人已喝醉了酒，談鋒比白天健了許多，有時更張口哈哈大笑。張先生也談着他做局長時候的故事。雖然他現在已經脫離政界，但對於政治的興味似乎還頗濃厚。

好像愛在夜間出來的老鼠一樣，張公館裏的客人，這時便漸漸地多起來了，有男的，有女的，連楊太太和許太太也在內。他們或她們，都把灼灼的目光投向桂寶，像賞鑒甚麼似的，談、笑、贊美，并且向張太太道喜。

人數一多，就有人提議打撲克，這提議立刻就通過。於是老媽媽就忙着去買紙牌，換銀角子，等到買好換好回來時，接着又是倒茶水，遞手巾，上下左右的忙個不停，祇顧桂寶一個人在屋角裏，痴痴的坐一會，站一會，人家愈熱鬧，她却愈像感着寂寞似的。

在白茫茫的電燈光下，幾乎每個人都銜着一枝菸捲，噴滿了一屋子熱辣辣的烟氣。桂寶聞着了這氣味，頓覺喉間一陣難過，蹙起她的小口一連咳了幾聲；并且眼睛縫裏也癢癢的，要想流出淚來。但是大家都忙着在紙牌上勾心鬥角，沒有一個人理會她；就是站在旁邊看熱鬧的人，目光也祇隨着紙牌和金錢而轉移，似乎沒有別處分心的餘暇。

因了那些烟氣的刺激，却把桂寶的睡意消失了，她等着，挨着，曼長的時光，從她的等待與挨延中逐漸過去，十二點、十二點、一點、終於到了二點鐘。

座客中有人打起呵欠來了：「啊呼，唔，二點鐘了，早點休息，明天再來罷！」

但是立刻就有人提出反對，主張延長，尤其是張先生主張延長，不過，到底還是贊成結束的占多數。

等到吃過了點心之後，仍然有人主張打第二場，可是因為人數湊不齊，終於就此作罷。

張先生橫躺在一張榻上，惋惜着說：「你們一定不來了嗎？我是不怕天亮的！」

但是這些客人，終於從他的惋惜中一個個散走了。

張太太沒有替她的乾女兒另備牀鋪，她和張先生商量了一番，便決定叫桂寶同老媽子去睡。

直等到老媽子把几上滿盤的菸蒂傾入痰盂，把地上的灰屑和瓜子壳掃淨，把一切收拾停當，於是那靠在椅上打盹的桂寶，總得跟着她到後房去睡覺。

### 三

現在，桂寶又回復到的快樂的境地了。她在自家茅屋前面的空地上遊玩着。她的母親坐在簷下，用手搖機紡着棉花，兩個弟弟坐在母親旁邊的階沿上，用竹節管盛着一些草葉，搬來搬去的玩着，這是她送給他們的，她曾經對他們說過，這叫做：「菜，一碗菜，兩碗菜！」於是他們也一邊玩，一邊「菜，菜」的嚷着。

黃泥牆上的烟突中，縷縷地飄出烟來，她知道她的大姊姊和二姊姊都在裏邊燒飯了。

屋角上幾株蜀葵花，紅的花瓣，黃的花心，開得很好看。幾隻母雞，很悠閒自得的在花下草地上找東西吃。

她知道這時候用不着餵雞；到了要餵雞的時候，她母親常常會這樣喊她的，「銀花！好餵雞了！」是的，她一點也不懷疑，她的名字叫銀花。

不知怎的，忽然一隻黃蜂飛來了，螫了她一下。「哎喲，痛呀！」她想這樣的叫起來。

可是不等她開口，她的眼睛已睜了開來。這一轉眼間，她的家，她的母親，她的弟弟，全都消失了，她明白自己是睡一張陌生的牀上，旁邊還躺一個陌生的老媽媽，正呼呼的打鼾。

她揉着自己的手，還覺得痛，借着從窗外邊透帳中來的陽光一看，見自己手上一處一處的紅腫着，癢癢的怪難熬。她用指甲搔着，越搔越覺得癢了。

「媽，痛！」她帶着驚異，一骨碌坐起身來，用手推動着正在酣睡的老媽子，向她訴苦。

老媽子轉了一個身，微微睜開倦眼看了一會，摸了摸桂寶的手，發出一種夢囈似的聲音說：「唔，臭蟲，不要緊

的！」

她一邊說，一邊接着桂寶的身子使她躺下，她自己就又呼呼的睡着了。

桂寶雖然重復躺下，却再也睡不着了；她昨天雖然睡得很晚，而且睡眠的時間很少，但因為她的一向早起慣了的習慣，使她不能再睡。

她輾轉反側的牽動着身體，挨延了不少時候，終於又悄悄地爬了起來。

這時，老媽子被她打攪得不能再睡了，也就懶洋洋的穿好了衣服起來。可是前樓的張先生和張太太，却還依舊沉寂無聲的睡着；一任晨光照在他們房門外面的門帘上，那幅門帘依然悄悄地垂着，好像毫無生氣一般。

老媽子起來後，跑到樓下去洗滌打掃，桂寶也跟了下去。這時，桂寶第一件惦记的事，就是想餵她的雞，可是她的雞，現在已不在她的周圍了，也不再聽見它們那裏「咯，咯」的可愛的鳴聲了。她茫然無主的從前面走到後面，又從後面走到前面，知道那裏是沒有一隻雞的。她忽又想起昨晚所吃的雞蛋和雞肉，同時她的小心兒裏也起了一種詫異：「爲甚麼自己不要雞，倒有雞蛋和雞肉吃呢？」

她走到前面的小院子裏，見那水泥砌成的地上，硬硬的

，平平的，好像一塊大石板一般，也沒有那好看的蜀葵，甚至於沒有一株別的花和一莖小小的草。

她覺得舉目無親似的，感到一種難言的寂寞，後來幸而在廚房的椅上發見了一隻貓。

「貓！貓！」她高興得叫起來了。

那隻貓，灣着身子，很柔馴的躺在椅上，上半身是黑的，下半身是白的，像一片烏雲蓋着雪似的模樣兒，十分討人喜歡；祇是頗有點憔悴，一種被環境造成的憔悴。

桂寶用手撫摩着它；它用嘴吻着桂寶的手；溫婉地叫着，表示它的友誼，於是桂寶便找到了唯一的伴侶了。

當主人睡着的時候，廚房裏是照例不舉火的，老媽子沒有吃早飯，桂寶沒有吃早飯，貓也沒有吃早飯。

一個上午過去了。張先生和張太太直到一點鐘纔起來，吃午飯的時候，已經兩點鐘多了。老媽子是餓慣了的，桂寶的肚子，却咕嚕嚕的響了多時了，等到飢火一過，食慾反而消失，午飯陳列在桌上時，張先生和張太太都津津有味吃着，可是桂寶却覺得口中淡淡的，好像病後飲食無味的樣子，依然祇吃了半碗飯。

吃過飯，客人又來了，張先生躺在榻上吃足了煙，依舊起來打牌。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的過去，張先生和張太太，都過着和先前一樣的生活，桂寶也隨着墮在和這樣同一的命運中。

#### 四

張先生和張太太，連日都輸了錢，都有點不自在。

更有一樁不幸的事情，就是那隻美麗可愛的花貓，竟漸漸的消瘦不堪了，而且常常從口中吐出髒東西來。張太太討厭它，老媽子也討厭它，有時竟把它逐出門外。但是不久，它就失蹤了，不再在她們面前出現了。

這是桂寶最大的損失，她不見了她的唯一的好友，早晚憶記着，并且因為她自己的身體也感到不舒服，便常常用悽惻寡歡的聲調喊着：「貓！貓！」

「貓沒有了，過幾天再替你去要一隻好的來！」有時候，張太太就這樣的安慰着她。

張太太心裏也明白這隻貓已不再生存在世界上了，決不想去找它；不過當心裏偶然像微波似的發生感動時，也頗漾出一些悔意，抱怨老媽子沒有好好的餵它。老媽子心裏不高興，要想反駁，可是不敢說。

「貓！貓！」桂寶帶着病容，含着悲苦的聲調，依舊不時這樣的喚着。

張太太本是一個閒暇的人，可是似乎也很忙。上午呢，忙着睡覺；下午和晚上呢，忙着打牌，而且常常被同伴們拉着到外面去打，張先生也是這樣。所以桂寶的喚聲，都沒有分他們的心；就是聽見了，也祇像淡淡的風從他們耳邊飄過一樣。

可是自從沒有貓之後，鼠子的紛擾，顯然利害起來了，有一次，竟把張先生的一件花氅袍子咬了一個大窟窿，因為他的衣袋裏放着一包未曾吃完的口香糖。睡覺以前忘記拿出來，便被老鼠們所發覺了。

張先生見好好的袍子被老鼠咬破，又因連日輸去了不少賭錢，手頭日漸拮据，不覺有點發急，便氣憤憤的說：

「唉，非再去做官不可！」

他說完了話，端起杯來啜了一口茶，又無聊地躺在榻上了。

「唔，做官！」他又這樣的重複了一句。

張太太睜了他一眼，撒嬌似的說：「我早就勸過你了，現在等錢沒有了，纔想到這一著！」

他們說到這裏，聽得樓梯「登，登，登」一陣響，一會兒，便見楊太太跨進房門來了。

楊太太常常是有說有笑，愛走動的。她坐了沒多一會，

便拉着張太太向外跑。

楊太太脚步很健，老是走在前面；累得張太太好跟，她叫着說：「要死的，走得這樣快！」可是這樣一來，却一連跑了好幾家人家。

張太太身子雖然在外邊，心裏却還惦记着家裏的老鼠，深怕它們咬破了她丈夫的袍子不算，也許更會咬破她自己的衣服，所以她就順便在那些熟識的人家到處探訪，想找一隻貓去捉老鼠。

第二天，就有人替她送一隻貓到她家裏。不過這是一隻大貓，是一隻黑褐色的花斑貓。要養熟一隻大貓，當然沒有小貓那樣容易，可是現在不是春天和夏天，在沒有小貓的時候，不能因張太太的需要而產生小貓，也不能使那些已長成的暫停成長，留着待她來馴養；所以張太太沒法，祇能在那貓的頭上繫一根繩，繩的一端繫一塊木頭，免得它仍舊逃回老家。

同時，張先生也從打牌和吸煙中抽出一些時間，把請托的函件繕寫好，分別用快郵寄出。他還準備着，到必要時，就拿點家藏的古董去打點打點。

天氣漸漸的冷起來了，桂寶受着感冒，有點咳嗽。她惦记着她的母親，有時候，不知不覺的嚷着「媽！媽！」接着

就是一陣咳嗽。

這喚聲偶然被張太太聽見了，便說：「媽在這裏！你自己好好的去玩罷，媽現在沒有工夫陪你玩！」

一天，張太太起身較早，偶然高興，便帶着桂寶在里口玩，暮秋的陽光，帶着適當的暖意，照在身上頗覺愉快。地上已有幾片黃葉，車輪捲過，颳起一陣風來，那些落葉也隨着颯颯地轉動。一個賣花的人，挑着花擔，恰巧從那裏走過。

「花！花！」桂寶指着那擔上的花，露出愛好的神氣。賣花的人聽見聲音，便立刻停下來殷勤兜銷。張太太看了也覺歡喜，便同他講好價錢，買了兩探菊花和兩探雁來紅。

張太太叫老媽子找出幾個花盆，把這四棵花種好，放在小院子裏。從此桂寶便得到了一點事情，她每天用小鉛壺在自來水機頭下放些水，拿去噴灑；因為這是她家裏灌漑慣的，好像她在家裏時每天要銀雞一般。

那隻花斑貓，頭上套着一根繩，拖着一塊木頭，行動很不方便，它常常躁急的叫着。有一次，它從樓梯上一眺，不料木頭絆在欄上，它却高高的倒懸在梯旁，費去了許多回掙扎，纔得脫離險境，可是它的身上已經碰傷了。

殷紅的血跡，黏在它的毛上，它用舌舐着它的傷痕，嚙出訴苦的聲音。桂寶呆呆的看着，要想解去它的繩索，但是她不敢。

老媽子因為忙於侍候張先生和張太太，又要忙裏偷閒，溜出去和自己的夥伴們談談天，遇到那隻貓叫着要吃的時候，她罵了一聲「畜生」，便睬也不睬的走開了；有時，她在主人處受了委屈，還簡直拿它出氣，拿起掃帚柄來一打，打得它一聲狂叫。張太太依舊不再把貓放在心裏，張先生呢，却是照例不管這些事的。

一天，他們覺得好多時候沒有聽見貓的叫聲了，尋覓的結果，却見繩索和木頭都在廚房的桌子底下，那隻花斑貓却不見了。

張太太詫異地說：「是誰放走它的！」她說着，用眼睛看着桂寶。桂寶沒有聲響。

「誰放走它呢，想是它自己掙脫的！」老媽子這樣的說。

## 五

桂寶的咳嗽一直沒有好，并且更加厲害，身子發着熱，躺在牀上不能起來。

因為驗了錢，使張先生做官的心更加迫切。他無聊地憑

倚在前樓的窗欄上，望望天空，又望望那樓底下的小院子。天空中蒙着一層陰雲，充盈着一種初冬的淒清的寒意。小院子裏的兩棵菊花和兩棵雁來紅，還不會達到應有的繁榮的程度，這時却早已次第枯萎了。但是里口却仍舊不時有賣花聲飄過來，仍舊隨時有許多從田園移來的花，搬到都市來補充。

「怎麼還沒有信息呢？」張先生從岑寂無聊中吐出這樣一句話來。

「大概不久總會有消息來的！可是桂寶的病，怎樣辦好呢？」張太太聽見躺在後樓的桂寶的咳嗽，也加了一句問語。

「唔！」張先生似乎有點感到麻煩，便用手摸着鬚子，算是替代他的答語。但是，他的心裏，却從沉吟中這樣想：「請一趟醫生，至少要五六元，況且我這幾天輸得太多了！抱她到外面去看，又太麻煩；叫老媽子同去，不成，自己去呢，也許搭子就來了，就誤了打牌的時候……」一會兒，客人們果然又來了，於是牌聲便蓋住了桂寶的咳嗽。

到了晚間，張先生不但不會撈本，反而又輸了不少。張太太也是輸的。

桂寶的咳嗽更厲害了，身上熱得像火燒一般。這時，張太太心裏不免有點着急，她叫老媽子到外面去買香燭，沒法子，想求求神的保佑。

時候已經不早，老媽子到外面街上，敲開店門，總把香燭買來。張太太連夜擺好几案，點起香燭，口中念念有辭的禱告了一會，又撮了一些香灰，調在開水杯中，拿去給桂寶吃。

張先生眼看着張太太弄這玄虛無聊的把戲，因為自己捨不得拿出錢來請醫生，也不反對。

神方不但沒有絲毫功效，反使桂寶的病更加劇增，第二天，她的面上沁出汗來，鼻孔一開一闔似的翕動着，咳嗽聲也漸漸低微了。

老媽子呆頭呆腦的一會兒立，一會兒坐，一會兒又莫名其妙地忙着。

張太太嘆着氣，悲涼襲上心頭，聲音有點嗚咽。

張先生從前樓踱到後樓，從後樓踱到前樓，一聲不響的踱着。

「媽，貓，花貓……」一種微弱的繼續的聲音，從桂寶的

喉底顯出，接着，她的眼睛一閉，便不再聲響了。

張太太開始放聲，悲悲切切的哭了起來。

張先生用長指甲彈去眼角的淚滴，吩咐老媽子去喚人來料理後事。

張太太的同伴們，聽到消息，紛紛跑來慰藉。

這時，張先生已不能再顧惜他的錢了，他從皮夾中檢了又檢的，檢出兩張五元的鈔票來，立刻就有人去替他買好應用的東西。

只聽得樓下一陣叮叮當當的鈴聲，一個道士在吟誦了。

接着，一種釘子，入木材的聲音，窸窣窸窣的響了起來。張太太一陣心酸，不禁又哭起來了。許多同伴們，立刻勸住她，並且勸她到外面去打牌解悶，於是便簇擁她走下樓梯，打後門出去，因為這時前面還在窸窣的敲棺材釘。

張先生一個人冷清清地躺在樓上的榻榻裏，口中罵着：

「狗肉的，醫生，五塊錢一趟，不是為人命，儘是為錢！」

……但不久，他又沉入做官的幻想中了，他似乎聽得有送電信的人在敲門，「棗，棗，棗……」

一八，一〇，二五

# 新 生 命 書 局

新 書 預 告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By Lyford P. Edwards

## 革 命 的 發 展

李 進 之 譯  
樊 仲 雲 校

革命是怎麼一回事？是怎樣發生的？經濟的動因，固然很大，但此外還有種種。又革命的徵象是怎樣？在最初的時候，在社會騷亂動搖不安的時候，在革命爆發的時候，還有在革命失敗的時候？而因革命的失敗，社會的變化怎樣？反動派的抬頭，恐怖時代的到來，最後，革命又復重興，慢慢的社會恢復秩序，而在這當中，再蘊釀第二次的革命。本書以獨到的革命理論為經，串以英國之清教徒革命，法國之資產階級革命，及俄國之無產階級革命，原原本本，有條不紊。現在正是革命的時代，處在這時代中的人們，欲真正的認識革命，都應該看這一本書！

# 新生命第二卷總目錄分類一覽表

分類題名		作者	期號	
論	革命和不革命	蔣中正	第三號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使命(專轉)	賀耀祖	第三號	
	理論的鬥爭	薩孟武	第四號	
	中國革命之過去及現在	朱佩我	第四號	
	中國革命的必然性及其必然的轉變	薩孟武	第五號	
	中國在世界經濟的地位和中國的危機	何思源	第五號	
	總理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周佛海	第六號	
	中國革命之史的分析	朱佩我	第八號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解放	林民	第九號	
	反動思想與反動運動之社會的意義	東平	第九號	
說	憲法與自由	方岳	第十號	
	上海報紙的改造	樊仲雲	第十號	
	人權與憲法	梅思平	第十號	
	論國民會議	蕭成	第十號	
	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	薩孟武	第一號	
	黨			
	五權憲法的設計	梅思平	第二號	
	五權憲法與民生主義	薩孟武	第二號	
	五權政制的分權論	張雲伏	第二號	
	中國經濟問題之三民主義的考察	周佛海	第三號	
民生主義實現的前提	薩孟武	第三號		
三民主義國家的建設導言	實君	第四號		
訓政時期與憲政時期黨政府民衆團體三者之關係	蕭鈺	第四號		
民族主義之民族學的說明	王鏡清	第四號		
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	悲天	第四號		
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黨共產革命的區別	蔣中正	第五號		
對於梅同志「五權憲法的設計」之商榷	金鳴盛	第五號		
民生主義的經濟組織	鄺振翎	第五號		
國民革命的本體	薩孟武	第六號		
三民主義之社會史的意義	方岳	第六號		
總理思想與時代環境	實君	第六號		
行易知難之心理的說明	陳德榮	第六號		



問		際	
歐戰後的國際經濟與國際勞動問題	資耀華	第二號	第二號
總統選舉後之美國	樊仲雲	第二號	第二號
美國資本集中化的發展及其前途	馬哲民	第二號	第二號
日本的土地問題	蕭錚	第二號	第二號
一九二九年歲首國際大事記	樊仲雲	第二號	第二號
法西斯運動共產運動與民族運動	悲天	第三號	第三號
法西斯統治下的意國經濟	郭成信	第三號	第三號
美國資本集中化的發展及其前途	馬哲民	第三號	第三號
國際近事	樊仲雲	第三號至第十二號	第三號至第十二號
日本農民問題	蕭錚	第五號	第五號
世界經濟是甚麼	康生	第六號	第六號
勞農政治結果的考察	向默安	第六號	第六號
杜洛斯基之放逐	樊仲雲	第六號	第六號
最近各國軍備之擴張熱	于郁齋	第七號	第七號
中東路的過去與現在	林時懋	第八號	第八號
蘇俄之前途	方岳譯	第八號	第八號
印度革命運動之今昔	孫軸人	第八號	第八號
布爾什維克主義與西方文化	張欽益	第九號	第九號

資		際		國		題	
法國工資法	廣化	第四號	第四號	法國的資本輸出	胡愈之	第十號	第十號
英國三政黨之實業政策	文舉舉	第四號	第四號	新錫蘭的土地政策	周憲文	第一號	第一號
德國土地政策之變遷	鏡如	第四號	第四號	英國最低工資法規	廣化	第一號	第一號
德國家內勞動者工資法	廣化	第二號	第二號	英美事務官考試的比較	張大同	第二號	第二號
歐美資本主義的爭霸戰	胡愈之	第七號	第七號	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	朱佩我	第三號	第三號
英帝國主義下印度的經濟情形	郭成信	第七號	第七號	國際政治現勢力的解剖	李立俠	第七號	第七號
鐵工業與帝國主義	何維華	第七號	第七號	德意志的反動運動	陳寶驊	第七號	第七號
資本主義十年的危機	瓦爾加	第十二號	第十二號	美國政黨之分析的研究	程方	第七號	第七號
猶太人與猶太主義	丁作潮	第九號	第九號	法西斯黨的獨裁政治	熊廉生	第九號	第九號

社 會 學 科										料		
史	要研究現代社會須先研究過去歷史	家族起源及其發達	文化問題	孔子學說之發展	中間階級論	蕭伯訥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觀	勞動法的兩個傾向	社會進化說與文化傳播說	社會的法則可否成立	治權分立的制度和學說	芬蘭的農地改革	最近十年關於中國的英美俄德文獻
林 民	馬頌五	仲 文	方 岳	仲 文	張維楨	鏡 如	陶希聖	陶希聖	梅思平	趙亦民	彭補拙	彭補拙
第七號	第十號	第九號	第九號	第八號	第七號	第五號	第二四六號 三五號	第一號	第一號	第十二號	第十三號	第十三號
藝 文												
	玩悲劇的人	又一次	叛徒？	馬古斯帝布	珍異的片屑	殞落	范某的犯罪	三年	血淚	革命的女兒	蛾死	
	陳醉雲	黃河清	程碧冰	鍾憲民	傅東華	左幹臣	謝六逸	光 人	石 心	傅東華	黎錦明	
	第七號	第十一號	第九十號	第七號	第六號	第五號	第四號	第三號	第二號	第一號	第一號	